

張君俊著

首都地
位與民族再造

國都研究會印行

謹以此書紀念

先慈

張母唐太夫人

恭錄

恭錄

委員長名言之一

「這回視察的結果，和二十四年視察的結果，格外不同，覺得西北不但是抗戰的根據地，而且是建國的重要基礎」。

卅一年九月卅日戰幹半月刊

委員長名言之二

「在西安的人，總以爲西安很普通，沒有甚麼寶貴，我到了西安，才覺得中國歷史的真正重心是在西安；到了西安以後，才感到西安是中華民族的真正的根據地」。

卅一年九月卅日戰幹半月刊

恭錄

委員長名言之三

「我到西北，更認識西北的重要了。以後玉門關要做中華民國的大門，新疆是中華民國的前花園；山海關要做中華民國的後門，而東三省，則是我們的後花園」。

卅一年九月卅日戰幹半月刊

委員長名言之四

「西南是抗戰的根據地」。

「西北是抗戰的根據地」。

卅一年九月大公報社評

葛序

我和君俊認識，以迄深交，而至於結構；共同生活很長遠的日子，他平「除了伏案寫作之外，便是授課，講演，看書，看報，或者上圖書館找材料，他沒有不良的嗜好，乃至於偶爾看戲，都是他所想不到的事。有許多朋友對於我這愛活動的性格，而能與他合作，常常射出疑問的眼光。」

但是，我相信，我對於他精神上的調劑，却有不少的裨益；我在機關工作的時候，限制他在下班時停筆，在家閉居的時候，便不讓他有繼續三小時的凝思，雖然我不能停止他去思想，不過片刻的談笑，也能使他呼吸些新鮮的空氣。

有時我問他：「你為什麼要如此忙着？」他毫不思索地而且肯定地回答我：「人生只有短短的幾十年，我要說的話又多，能夠因為我的發現，而使中國進步幾十百年，我雖勞瘁，精神却是快樂」。又說：「人生要不冤枉，要能不朽，不是安樂可以換來的。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我既無耶蘇，釋家，孔子立德的心願，又無秦始皇，漢武帝，唐太宗立功的能力，但僅有運用三磅多灰白質的腦筋來立言的本領；所以只好厚

戰後首都之研究

二

着臉皮，追隨達爾文，哥伯尼，加利流學率創而不因的思想」。

近幾年來，他所埋頭研究的首都問題，確是關係國家民族復興之樞紐，國家的首都，就如人的頭腦，是國家神經中樞，應該考慮週詳，不可以隨便安置，常常搬場，而忽略首都所應具備的各種必要的條件。他根據歷史的證例，及目前的事實，所以大胆的鼓吹西安建都。

本書問世，倘聰明的當道，能從善如流，接受他心血所凝成的鑰匙，去啓那民族復興的寶鎖，非特他個人之幸，也是國家之福了。

我與他日夕相處，對於他的人格，道德，及其造詣之深，自然習見，用不着對讀者誇張。然他無時無刻不在研究，不在發掘真理，以求有利於國家的精神，却不可埋沒，本書研究範圍之廣博，目光之遠大，研究之認真，及致證之週詳，他在導言中及自序中已經闡述；本書價值如何，讀者自能分曉，我因見他書成，一時興奮，故自請將其研究的苦心及其生活剪影，特書數語，以為介紹。

卅一年六月夏君曼於西安

自序

著者在過去廿餘年中，常以生物學者的立場，研究中國民族，發現華族受地理環境的支配，至鉅且大，尤以首都一事，為最特別，既顯著的證例。在中華書局出版之拙著，中國民族之改造前後兩書，已說明一二；最近委託商務印書館刊行的民族素質之改造一書，尤有所發明。

茲為充分發揮此種原理起見，應另有專書討論的必要。

民國二十五年友人約往南京講學，偶遇孫哲生先生，即聘我在中山文化教育館，主持民族生物研究事宜，我在該館三年，特別注意首都地位與民族盛衰之研究。二十八年秋，應天水行營程頌雲先生約，作關中遊，從事西北之研究。以後各種有關材料，日積月累，至今已洋洋大觀，現正從事最後之整理，擬貢獻國家，倘蒙採納，關係個人之榮幸問題小，關於民族之富強問題大，甚望海內賢豪進而教之是幸。

常謂凡讀本書而不動於中的，其人非天下第一等奇人，即天下第一等傻瓜。所謂奇人，必是頂天立地，無人間煙火的鉅無霸，目光注視六合之外，對於宇內事，不屑過問，所以無動於中。所謂傻瓜，必是行動如蝸牛，目光似虫蟻，在此四大皆空之內，事事空，物物空，遑論

戰後首都之研究

二

味同嚼臘戰後首都之研究與他們風馬牛之不相涉，即與他們癟瘍相關的生命問題，亦是夢事。所以天下之傻瓜，必不同情此項研究，是又理有必至，事有固然者矣。

總之，本書真理，急待推行，我們不要求奇人與傻瓜之同情，我們却真摯誠懇的要求天下之英雄，宇內之豪傑的協助，務把此種科學真理，實施在戰後建國的偉業之上，而使這個華族復興運動，不折不扣的兌現，不使秦始皇，漢武帝，唐太宗的光榮歷史專美於前！

著者前後出書多種，每次無不順利，從未有如本書出版之波折橫生者，此足象徵我們主張之貫澈，尚有無窮之周折，正需要最大之努力與奮鬥，才能克服各種困難可知。

本書問世，章行嚴，田恩沛，杜月笙，石鳳翔，毛禹岑，葛修銓，郭蜀江，丁冠洲，張伯英，周介春，洪範馳，葉聲明諸先生皆給予精神與物質之協助，特此書明致謝。

卅二年六月張君俊於西安

首都地位與民族再造

(戰後首都之研究)

導言

中國在戰前的情形，與在戰後的情形，必然不能同日而語。進步退步，可在戰事結束時看出。中國如在在進步，當然歸功於抗戰的結果；萬一不幸而表示退步，則此次之戰爭可謂白。我們有充足的信念，此次抗戰是中國進步的表示，在抗戰結束之後，尤能促進中國的進步。我們不僅有此信仰，我們尤應有此行動，因此之故，我們不安於現實，在抗戰未結束之前，特別研究協助國家如何進步之道的戰後首都，及建國安危之關係。

這問題在表面看來，或能滑口讀過，而不引起什麼嚴重的反應。但由科學的眼光看來，而詳加研究，便知這是中國盛衰的根因，也是華族今後對於世界能否有貢獻的樞紐。這話說來很長，本書的出發點，完全着重此義而加以充分之說明。讀吾書的，假使虛懷若谷，必完全閑意吾人之觀點，又可以斷言。

我們為了解此義起見，先將戰前之中國情形，略加敍述罷。我國在九一八以前，內部糾紛

未息，國家空虛散漫，已到極地，瀋陽之役一旦暴發，只好蒙恥受辱，東三省失於前，熱河隨於後，以後接二連三的冀東問題，察省問題，淞滬問題，以及七七事變以前各種不斷的問題。當此時也，藩籬盡失，政府偏安一隅，大有朝不保夕之概，國際既無仗義直言的君子，國內又無充分之準備，所謂大難臨頭，舉國騷然也。

時至今日，抗戰業已六載，我們的力量不特未見削弱，反天天增強，由一國單獨之抗戰，現在已聯合廿八國協同抗戰，由兩國之鬥爭，而變成全世界之鬥爭。我們在此好轉之中，戰後中國必又是一番氣象——整個中國，獨立自由，藩籬盡復，再造河山——列強之一，建國建軍——吐氣揚眉，發揮精神——以上種種，可以想像及之。

然則戰前戰後的中國，必起鉅大的變化，所以戰前的技術，不問屬於軍事的或政治的，皆不能用於戰後，亦正於戰後的策略，不能用於戰前，同一理由。此因對象不同，環境亦異，各方面的要求，也有深淺濃淡之區別。故戰前的首都對於戰前的種種工作之推行，已盡了最大的努力，並且恰到好處，而完成了抗戰初步的準備。在那時南京確有相當的作用，而發揮她的特點。但到戰後，中國整個局面已非，一切的一切，皆須重行調整，方能適應戰後的需要。假使我們仍以南京為戰後首都，南京能否發揮戰前一般的威力，却是絕對的疑問了！根據我們精詳的分析，南京在戰後決不可作為首都，故意違反此種原理，未嘗不可維持於一時，但最後結果亦必歸於失敗之一途。

此因南京在戰後作首都，絕對無法應付戰後的需要。我國在戰前是一種偏安之局，所以南京爲首都，尙能因地制宜，因時制宜，而適應當時之需要。我國戰後的局面，却是由局部而全面，由零碎而整個，倘仍以南京去勉強對付，不僅不能圓滿應付，反會產生空前的慘案。此不是危詞聳聽，乃是先天註定的命運。我們治民族生物學的知其然及其所以然，故乃大聲疾呼，警告國人，不可再蹈覆轍，而重鑄大錯！

中國在戰時，當然重在抗戰，若到戰後的平時，又當注重建國了。戰後首都，不僅直接影響建國，還註定國運之安危，因此之故，我們對於此種嚴重問題，所以不惜全力爭持，以冀國人之醒覺，而糾正過去之錯誤，倘蒙政府採納，非特個人之幸，亦國家之福了。

都城在北方，而國運悠長的，有唐、虞、夏、商、周、前漢、後漢、唐、北宋、元、明、清，其他如黃帝、北魏、僚金，等十五起，前後共長四千三百九十二年。

都城在南方的，有蜀漢、孫吳、東晉、宋、齊、梁、陳、南宋，太平天國前後共九起，長約五百二十七年；若與四千三百九十二年較，誠有天上人間之別！都城地位之影響國運，乃不可爭辯的事實。讀者欲知詳細，請詳讀本書正文罷。

中國省區雖多，然各地的軍事價值，極不一致，全國軍事價值最高的，首推陝西，明末清初大地理學者，顧祖禹有這種論斷，「陝西據天下之上游，制天下之命者也，是故以陝西而發難，雖微必大，雖弱必強，雖不能爲天下雄，亦必凌淫橫決，釀成天下之大禍」。以上不是全

憑幻想，乃他研究歷史所得的結論。倘我國戰後能在該區把軍事政治配合起來，便能發揮秦始皇、漢武帝、唐太宗之偉業了！

西安建都與民族復興，有不可分離的關係，若我們能促其實現，所謂民族復興的奇績，必能不折不扣的兌現。本書關於此點，列舉十八項大理由，每項皆有獨立的價值，而值得選都關中，今把十餘項理由匯聚一處，其論據之充實，無出其右者。

除以上論列之外，容我們更進一步討論各地建都優劣之比較，使讀者了解全國究以何地爲妙。暫以燕京爲例，胡人都之則安，漢人都之則危，宜於金遼元清，而不宜於爲明都。北京形勢，背重山，而面平，居庸天險，自東至西則險，自西而東則夷；古北喜峯亦是天險，自南而北則險，自北而南則夷；山海關也是天險，自西而東則險，自東而西則不險，可作金遼，元清的屏藩，而不可爲明之保障。所以金遼元清，都北京無後顧之憂，進可鞭撻天下，席捲南粵。退而閉守雄關，虎視鷹瞵。明都燕京，不過爲明成祖深恐方孝孺，鐵鋐等大臣起而謀變，不敢南下，然其後世，受患無窮，如正統十四年，燕京屢遭荼毒，土木之變，英宗爲囚；嘉靖二十九年，俺答入京，焚掠一空，三十年復來肆虐；崇禎十一年清兵大掠而還。以後李自成由豫晉入，無險可守，而朝亡矣。滿清主政，圓明園義和團兩役，外兵皆由大沽登岸，而京師莫保，割地賠款，幸免於危。民國肇基，然中東鐵路屬於俄人，南滿鐵路爲日卵翼，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日人運兵朝發夕至，由南滿鐵路附我之背，秦皇島襲我之衝，其危險之大，又可以想

見。

這樣看來，北平不宜爲明都，更不宜爲民國之都，茲爲筆者爲幅起見，欲知其他各地不審爲都者，請參考正文爲幸。

西北建設與民族改造，發生互爲因果的關係，又西安建都與西北建設，亦發生一種因果關係。這些原理，皆是循環式的，我們在這大自然界內，無法超脫他的控制，倘我們順序推行，當然事半功倍，若違反此種自然秩序，不僅不能成功，反要貽害子孫，這是天然的結果，讀此書的，尚希有所警惕是幸。

我國的國防建設，與西安建都不僅有一種推動的關係，還有一層掩護的意義，我們若能了解此點的真實價值，對於西安建都的運動，必能全心全意的無保留餘地的擁護。須知今後的建設，是以國防爲第一義，又以掩護國防建設爲無上的條件。中國建設，以南北爲秩序，應先北方，然後南方；以流域爲出發點，應先上游而後下游，倘再反其道而行，又必再度食其惡果無疑。

西北開發之能否迅速成功，完全以西安建都與否爲樞紐。都城如遷西北，只要三個五年計劃，便能解決西北的建設問題，同時亦可解決整個北方建設問題。西北開發與北方建設，有互相推移的因果關係，這兩種建設的先後，當然有其自然的秩序，否則，必發生不可克服的困難。

我們對於西北開發，如不運用遷都西北的政治手腕，聽其自然發展，則西北之建設，恐怕要三、四百年才能實現。但國際形勢，一日千里，在此種條件之下，我國西北是否能保為已有，殊屬疑問。因為應付國際戰爭起見，又因門主張運用遷都的手段，來促成西北的建設，從而刺激整個北方的建設。

西北水利與根治黃河，是一事的兩面，我們對於西北水利有切實的辦法，根治黃河，當然亦迎刃而解。此種現相之能否完成，亦完全以吾人能否運用遷都手腕為樞紐。

其他關於民族感情之調和，蒙疆安危之註定，皆有待於關中是否建都。然則為整個民族之融洽與安全起見，我們應有促成此種運動之必要了。

此種運動不僅不與總理遺教抵觸，反能在在把他的精神發揚光大，而達到登峯造極的地步。所以我們應運用最大的努力，務於最短期中，把此已經一千零三十八年遺忘的長安，再變為全國的首都，而促成民族復興之偉業！否則，其結果之惡劣，必不堪設想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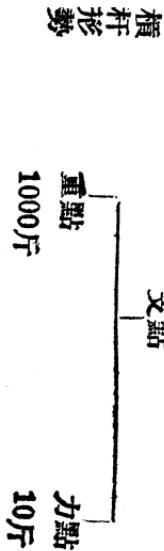
然則西安建都，實實在在對於中國的盛衰強弱，有決定的作用，尚望海內賢豪羣起嚮應，而促成此種運動之實現。

除以上種種敘述之外，還有一個都城地位與內政統一的問題，須詳加說明。此因首都位置與政治心理，發生不可分離的因果關係。我們為了解此點起見，容我們分析此種現相罷。民國廿二年於茲，常常叫統一，其實統一的真局面，總離理想太遠，此非人為的措置不夠條件，乃

是首都地位不夠理想，所反映出來的現相。論者不察，總以爲過去我國之變亂與政治之波動，皆係野心家所耍手法的結果，所以大家總想運用各種政治手腕及軍事鎮壓，來消滅各種對立的形勢。此誠然是釜底抽薪之一法，但專門運用此種軍事政治的調整，充其量只能苟安於一時，事過境遷，一切致亂之根因，仍然未曾解決。我們如真要控制對立的形勢，非切實了解首都地位與內政統一的關係不可。

我國過去局面，多是東呼西不應，南喚北不來，對於鄰近對峙的勢力，尙不能應付裕如，那些天高皇帝遠的單位，更無法加以控制了。大家總以爲政治未上軌道，應有的現相，此誠然不錯，但他們却未詳審此種現相之根因，究在何處。我們爲了解此層內容起見，容我們根據事實，說明種種致病之原因罷。

我們爲易於說明此種現相，請以物理學上之力學原理來解釋各種相連的狀態。我們可以借用橫杆之原理，來闡明省力的祕訣如左：



以上是以樁杆原理所製的秤，只要支點距離恰當，便能以不過十斤小小的秤錘與千斤重的物件分庭抗禮，而保持平衡的局面。假使支點向力點方向移動，則力點不知又要增加多少倍的力量，才能與千斤重的重點保持平衡。此種現相，是最普通的，民間智慧實不會，無不了解此種原理。

殊不知首都地位與內政統一，也可以拿此樁杆原理從事說明，我們若運用此種省力的原理，內政統一，不費吹灰之力，倘故意違反此種原則，不僅我們要運用千百倍的氣力，才能對付野心家之反動，即算我們完全成功，在此焦頭爛額之下，也只能維持於一時，說不定在最近之將來，又告橫決了。我們所謂的原理有如左表：

1，支點，即是軍事政治的首都。

2，力點，即是軍事政治的力量。

3，重點，即是叛亂的反動。

我國各地最合樁杆原理的支點，莫過於西安；最合於樁杆原理的重點，又莫過於關中軍事政治之配合所發揮的力量。我國過去、現在、及將來，最合於樁杆原理的重點，皆莫過於四川、山西、新疆外蒙等等。我們過去年年叫統一，而對於統一發生障礙的，莫不因以上各重點對於支點，距離不能恰當配合，所以力點——軍事政治雖運用了九牛二虎之力，仍然無大成功。換而言之，若以西安為軍事政治的支點，四川如有動搖，只需少數的軍事力量出漢中經甯

，完全奪去蜀軍之勢。倘便以南京爲支點，如以少量的軍事力量進據宜昌，恐怕只是水打鴨毛，全不擾亂了。若用西安爲支點，中西如有風波，只須運用少數的軍事力量，出宜昌，渡壘口，即能致風平浪靜之效。倘以南京爲支點，非使用數十倍的力量，必無濟於事。此無他，支點，力點，重點，皆不互相配合，所以須運用十百倍的力量，方能生效的原故。其他如新疆，如外蒙無不事同一種，而發生遠近不同的反應。

由此說來，我們即知以西安爲首都，對於全國之統一，是易於反掌的事，倘舍此而不圖，便是自絕於橫杆之原理了。

尤有進者，天下未治蜀先治，天下未亂蜀分亂，這是過去所表演的史績，我們對於蜀的治亂，總有一種切實的認識，然後才知如何控制蜀的治亂。西安作軍事政治的支點，對於蜀的治亂，最易應付，倘以南京或其側處爲支點，便難於控制了。

或有難之者曰：『以西安爲首都，誠如君之議論，易於控制四川、山西、新疆等地，但對於東南的兩廣，西南的雲貴，東北的遼吉黑的變亂，又有鞭長莫及之勢』。答曰：『此誠然不錯，但先生只知其一，未知其二，今請以門拳之原則，來說明政治心理罷。例如揮拳的能手，雖有數百人圍攏，但他仍能邊退自如，而無受困的危險，此因圍攻的人數雖多，而能直接發生接觸的，只有身邊三數人而已。倘拳師能把身邊三數人打倒，其餘呐喊的人見勢不佳，便各樹倒猢猻散了。此湘諺所謂「打得一拳開，免得百拳來」的道理。國內的四川、山西、新疆等地

乃門爭中之最頑強者，若能把他們打倒，所謂東南的兩廣，西南的雲貴，東北的遼吉黑以及其他各地，無不氣奪而存戒心，再運用巧妙的政治手腕，便能戕其野心，而使他們服服貼貼的常常站在統一心理之下。換而言之，我們對於四川、山西、新疆等重點，不能配合在有效的支點半徑之內，便永無省力的方法，對於以上各地的反動；若對於各頑強的重點無法控制，則中國整個局面又無法促其統一了。

然則首都在西安，乃槓桿原理上最恰當之支點，一方可以運用輕微之力而就近鎮壓頑強之重點——叛亂——由此可以招致統一的政治心理，而完成全國性的內政。此種眞理，至爲巧妙，倘國人虛懷若谷，詳細推敲，便知此論之不謬。倘有力者眼明手快，採納此種神密性的政治手段，不僅中國區區本土之不足平，則整個亞洲亦不足平矣。時乎時乎不再來，我國政治家其猛醒！

第一章 戰後首都問題

「人無遠慮，必有近憂」的真理，對於個人如是，對於國家亦復如是。我國此次抗戰的根
因，雖出於敵人殘暴的野心，但捫心自問，何莫出於我們過去太無深謀遠慮的原故。此次滔天
戰禍之掀起，敵人雖負很大的責任，但我國從未針對來勢，事先預防，亦不能辭責，假使我國
過去一切措置得宜，我相信必無九一八之禍，更無七七之變了。根據我們現在的觀察，中國抗
戰，必能安全度過，此因外面的壓力一天一天的緊逼，裏面的團結也只有一天一天的密切。所
以在抗戰期中，責任雖然重大，當無重大的危險，但我國最危險的時候，乃是抗戰結束的時候
。此無他，即我們常常謂的「共禍易，共利難」的原故。在抗戰期內，前面有共同敵人，全國
皆目不轉睛的對付這個目標，一旦外面壓力消失，大家回轉頭來，重算舊帳，賺錢賠本，各有
是非，這便我國真實危險開始的時候。——我們若要減少將來真實的危險，只有現在研究各種
有效的方法，一方防止危險之發生，一方計劃戰事結束後之大計。

我國戰後的首都，若得到恰當的解決，乃防止危險發生最有效的方法，因此之故，我們對
於此點，不可輕易放過，而不加以充分之研究了。我國過去首都由北京而南京，一二八之役，

由南京遷洛陽，淞滬協定之後，由洛陽回南京，二十六年放棄上海，由南京遷武漢，以後由武漢遷重慶，民國才三十二年，而六七遷其都，這種常常搬場式的首都，到底與國家有無不良的影響，這是應該考慮的。按首都之爲物，是一國的政治神經中樞，應當擺在一個極端安全的地方，一旦搬動，便動搖一般國民的政治心理，大家不僅對於政府不相信，即對於自己也無信仰了。民衆旣存此種心理，則國事之危殆，可想而知。須知『前事不忘，後事之師』，我們對於過去首都的經驗，總應不重蹈覆轍，方爲聰明的舉措。

重慶已明令定爲陪都，戰事一旦結束，國府勢必遷出，而進入永久的首都。根據一般人的推測，南京必爲正統的首都，殆無疑義。因爲如此，所以我們站在民族生物學的立場，即提出這個『戰後首都問題』，而不敢苟同普通一般的推論。南京居長江之南，自古守長江者必先守淮河，此因淮河爲長江之屏障，輕重得失，皆以淮河爲樞紐。近之鎮江、揚州爲重鎮，四通八達，水路得勢，垂手可破，東吳不得淮南，晉兵出廣陵，壽春，而吳亡。東晉經五胡之亂，江淮之間，如壽春、合肥、淮陰，即爲晉室重鎮，至陳宣帝，失淮南之地，韓擒虎趨金口，采石磯而陳亡。至長江上游如九江、黃州、武昌、荊州、襄陽，爲歷代金陵之重鎮。其兵費之多，不減淮南各鎮，防患之難，不易於淮南各鎮。外之啓王濬王渾之戎，內之啓王敦蘇峻之亂；換而晉之，重鎮多，遠之則叛，近之則篡；費兵多，則國不易強；費財多，則民不易富。我們根據史料，即知南京不易防守了。

過去苟非偏安之局，決不奠都金陵，孫吳都武昌建業五十九年；東晉都建康一百零二年；宋都建康五十八年；齊都建康二十二年；梁都建康五十四年；陳都建康三十一年；太平天國都金陵十一年。以上的金陵、建康、建業，皆現在之南京；然則南京建都，不僅不能鞏固國本，反為禍亂之階，我們若以中國歷史，尚有可以借鏡的話，則戰後之首都，真有再三考慮的必要，萬不可盲目的遷進遷出了。

再以前而論，南京所受的威脅，無不有目共觀，當江西左傾洪流暴發之時，幸中央以全力應付，假使稍失機宜，北趨九江，東向南京直撲，則東南半壁又必改觀了。昔石友三在浦口叛變，孫傳芳二次渡江，均為險中之險，所以南京形勢，無險可守，自然防患難週，在控制內亂上，很難發生有效的作用。

我們若以此次中日戰爭而論，更知南京之脆弱，到了極地，一聞國際有警，南京即應立刻遷都，方能收政治生命延長，否則無法行使職權。究其實在，我國海軍實力尙甚薄弱，以這種海軍能力，我們根本不配都海濱，這是不可爭辯的事實。又當現在飛機發展威力的時候，我們即算建設了偉大雄厚的軍，也不應該建都海濱，此次證以歐戰之經驗，英國擁有世界第一位的海軍，前年德國以四千餘架飛機轟炸倫敦，莫大危在旦夕，倘德人能繼續轟炸數日，英倫便有淪陷的危險。英國三島本係彈丸之地，首都雖不欲建於海濱，亦無內陸可遷。但我國形勢不同，有的是內陸，以海軍而言，尙無起碼價錢的設備，自然不應該建都南京，即戰後能建

設英國同等的海軍，也不該建都南京，而嘗試英人所嘗試的痛苦。然則首都應在內陸，乃爲最安全的策略了。

尤有進者，現在是空軍發揮威力最大的時候，南京對於空防絕對無安全的可能，地下挖進三尺，便水如泉湧，若我們再行奠都南京，一遇敵人空軍之威脅，便只有束手待斃之一途。這樣看來，爲避免無謂犧牲起見，我們亦不應該建都南京。

南京西北兩方有長江，敵人海軍溯江西上，整個城市，即在敵艦砲火射程之內，一二八之役，倭寇毀我上海、真茹、吳淞相繼失守，敵艦船艦千里，馳驟長江，下關一炮，中樞震動，若非上海協定，忍辱圖和，敵人海空兩軍威脅南京，指顧間耳。

這樣看來，南京對於敵人海陸空之襲擊，皆無法應付，是南京之安全，不僅無力保障，並在政治心理方面，而使一般國民喪失自信心理，而導入禍亂之源了。由此說來，南京實不宜於建都，乃是眞知灼見的事實。

對於政令之執行，我們亦不能不道及，南京地理位置，偏於東南，在過去對於西北、西南、東北，皆有鞭長不及馬腹之嘆，卒致不能發生密切聯繫。在此種情形之下，不是這裏指揮不靈，便是那裏政治脫節；因此之故，全國不能實現精誠無間的統一。在統一呼聲之下的阻力，不是晉蜀發生問題，便是甘青又有困難，不是南服漸有動搖，便是北省不服指揮，所謂東呼西不應，南喚北不來。中央因首都地點不適中，反形成一種「偏央」的局面，戰後我國應糾正過

去一切錯誤，而位置中央政府於全國適中的首都，這才能控制東西南北四方上下之中國。所以爲政令統一與指揮靈活起見，南京不可再爲首都，這是千古不易之定論。

須知面積太大的國家，首都應該適中。交通不便的國家，首都更應適中。中國是面積太大的國家，亦是交通不便的國家；我們既具備這兩個條件，所以戰後的首都，不成問題的應該適中。假使我們戰後仍奠都南京，對於邊疆各省之距離，必無法可以克服；距離不可克服，鴻溝必天天的加深，此種情形，對於邊疆之統制，必發生致命的打擊。

南京因過於接近從前帝國主義大本營的上海，正如北平過於接近天津，故易受列強軍事、政治、經濟、社會之影響，而喪失國人之自尊自重的心理。從前一般大人先生口裏唱着如何應該打倒帝國主義，如何取銷治外法權，如何收回租界，但他們却在租界大賣其地皮，大築其洋樓，而圖洋大人的保護，此種口是心非的矛盾現相，便是喪失民族氣節中自尊心理的結果。讀者如懷疑我故意挖苦，只要看他們常常在京滬道上往返不暇的狂奔現相，十有九是中了還不能自尊自重的洋毒！國家爲救濟喪失靈魂的國民起見，也應當不遷回南京。

南京在北緯三十二度，故氣候常熱而濕，不及北方之優越，南京夏季太陽下溫度與屋內溫度比較，相差不多；西安太陽下溫度與屋內溫度比較，有二十五度之差，此因南京空中濕氣過濃，經太陽晒熱，歷久不散，一經流通，屋之內外，皆充滿傳熱之濕氣，故內外溫度多有一致之可能。西安空中潮濕較稀，雖然晒熱；不易歷久不衰，故傳熱之機能較弱，所以太陽下之溫

度雖達百度，但屋內溫度亦只七十五度而已。以夏季而論，西安雖熱，但屋內仍能相安於無事，南京則不然，屋之內外，皆有不可終日之勢。南京熱時過長，法氏六十四度以上之溫度，常七個月以上不衰，故為完全南方次熱帶之氣候。南方氣候，乃民族生理健康之大敵，我們若要提高民族素質，而使智力體力得到均衡的發展，就應離開南京，而建都北方，方符合民族生物學的原理。

戰後如建都南京，政府有意無意之間，必又側重東南之發展，是沿海城市又重鼓旗，一如往昔之邁進了。在最短期中，東南將又為我國經濟重心所托命的地方。平時固無大區別，倘以後國際戰事再起，勢必又遭敵人之蹂躪，一如此次暴日故事。關於此點，我們站在民族生物學的立場，一再警告國人，東南之繁榮，不是民族之福，反是民族前進發展中最大的不幸的障礙。東南愈繁榮，全國優秀的人力愈向東南移動，殊不知該處優秀人力愈多，彼優秀民質生理的退化亦愈大。須知劣等民質之退化，自不值得我們之注意，但多數質本優秀的民族，偏向東南之移動，而不知不覺的進入了東南最不利於民族健康的地理環境，而使進佔者，一再變為智力體力不能平均發展的民族，此却是中國莫大的損失了。我國東南溫度高而過久，特種寄生蟲如鉤蟲、瘧疾原蟲、血絲蟲、日烈體蟲、姜片蟲、肝蛭蟲，以及其他各種原蟲之猖獗，病菌之橫行，食物之單調，皆為東南地理環境所產生的惡果。同時以上種種，又是南方居民體力智力不能均衡發展最基本的根因。然則戰後我們千萬不可遷回南京，而使民族中之精華，再行受到

屢屢的摧殘，却是太重要了。若戰後我們仍都南京，則無異民族之自殺。

我們把地圖打開一看，世界一切國富民強的民族和他們的都城，皆在北方；一切國不富而民不強的民族和他們的都城，皆在南方；倫敦在北緯五十二度；華盛頓在北緯三十九度；莫斯科在北緯五十五度；柏林在北緯五十三度；羅馬在北緯四十三度；東京在北緯三十六度。我們再列舉北緯三十三度以南的南方民族，如暹羅、緬甸、安南、印度、尼泊爾、不丹、波斯、阿弗汗、猶太、亞拉伯、伊及、摩拉哥、墨西哥、古巴、非利賓、台灣等民族皆與長江流域，或珠江流域同緯度。他們皆為民族單位，誰也不能否認，但他們在政治能力發揮上講，皆受北方民族之欺凌，不是被壓迫的民族，便是被征服的民族。此是說明任何優秀民族一經走進南方，便被南方地理環境所控制，而成為智體不平均發展的畸形民族。我們若要避免這種劫運，便不應建都南京而走上自殺之途。

南京氣候全年中對於智力工作最起勁的時候，為時五個月，自陽曆十一月至三月，為該地居民活潑有為的時候，每天可作八小時的緊張工作。其餘七個月的溫度，常在法氏七十四度以上，在此期內，故無論學生、工人、商賈、公務員、以及任何階級的工作效率，皆不起勁，成績異常低劣，此因該地持續不斷的高溫，使南京市民皆陷於半催眠的狀態之中。在此種情形之下，市民無不倦眼矇矇，皆有不能撐支的情形，一切工作無法緊張，漫道他們不能做八小時的緊張工作，即每天二三小時屬於用腦的緊張工作，亦難維持，而達到最大有效的成績。故以南

京的地理環境，製造農業社會的文化，自然綽有餘裕，但運用他創造科學社會的文化，則太嫌不足了。此因科學文化，完全依賴繼續不斷的工作精神，方能產生絕大的效驗，決不似農業文化，可以運用偷懶，取巧，以及各種皮毛不切實的手段，而盜取之。愛迪生為科學界的怪傑，他有絕大的成就，係因他在五十七歲以前，每天作十八小時以上的工作，五十七歲以後，每天不超過十七小時。倘愛迪生在南京必不能有很大的成績，縱然他比普通人努力，但亦必受南京地理環境之支配。

若以地理環境優越的北方與南京比較，前者每年可作十二個月的緊張工作，後者只有五個月的成績。換而言之，在北方一年的成績，可抵南京兩年多的工作，此點可以說明中國與日本同時學西洋，但他們老早學會了，我們還是在在落伍的樣子，此因我國多數優秀的人力，皆在不宜於生理健康，與工作效率較低的南方，每年五個月的時間，可以做緊張的工作；但敵人因在地理環境優越的北方，却能作緊張工作十二個月；中日名雖同為一年，但他們一年可以抵我們兩年有餘，此又宜其我們事事落伍，不如人了。由此可知我國北方氣候，最宜於科學文化之發展，南方氣候，只宜於高度農業文化之培養。倘我們不了解此種原理，反其道而行，未有不焦頭額爛而歸失敗的。所以我們堅決主張我們民族應作地理環境之調整，戰後從速建設北方，吸回南遷之優秀民族，此點之能否成功，又在我們能否舍棄南京為首都了。

尤有進者，中國的國防建設，以南北為秩序，我們應先建設北方，然後建設南方；以流域

爲出發點，我們應先建設上游，然後建設下游。此因上游建設了，然後可以掩護下游的建設，華北建設了，然後可以掩護華中的建設；亦正如華中建設了，然後可以掩護華南的建設。但不幸得很，我國過去的建設，以南北爲秩序，是先建設南方，然後建設北方，以流域爲出發點，是先建設下游，然後建設上游。此次抗戰，所謂南方的建設，何去了？所謂下游的建設，何去了？不是敵人摧毀，便是敵人利用，這是我們過去一種絕大的錯誤。假使戰後仍都南京，這種錯誤，勢必重演，這是無可避免的。我們爲糾正國防建設的錯誤起見，所以主張放棄南京，而建都北方，又是最有力的理由之一。

現在要問的，不建都南京，是否違反總理遺教？關於此點，著者曾請教於張溥泉先生，據說總理在時，曾謂中國如只有十八省，建都南京，未嘗不可；但爲統制全國起見，應建都西北，若對於亞洲起作用，應當建都於新疆。又謂總理生平喜地圖，常常手執鉛筆，由東南畫至西北；他對於西北興趣極濃，我們讀他的西北實業計劃，便知他的眼光，是如何偉大了。又民國元年設立南京臨時政府，此因當時革命勢力，瀰漫了東南，既設政府，必有托脚之地，自不便放在租界；只好設在南京，是南京爲臨時首都，並無永久之意。假使他堅持非都南京不可，則絕對不會准袁世凱遷都北京了。是當時之南京，明爲因地制宜，當時之北京，亦因時制宜而已。總理爲眼光遠大之政治家，對於首都問題，從來不作肯定的措詞，這是給予後來國民一種因時因地制宜的選擇機會。我國戰後既經多年的戰爭，全國上下已打成一片，政府是全國的政府

，人民是全國的人民，局面是全國的局面，自非偏安之局可比，自然用不着去南京，而偏安東南了。這樣看來，戰後不遷回南京，不僅不與總理遺教相抵觸，反能發揚光大。總理不死的精神。

我們對於南京不宜爲首都，已說了一車子的話，無論何人，如公而忘私，必取同情的態度，倘遇到私而忘公，南京有地皮的朋友，必定不甚歡迎，如在政治舞台上有勢力的人，又必設法阻撓，這也是意料中事，用不着駭怪的。又邊疆各省的野心家，對於首都之北遷，亦不表贊同，此是利害衝突之作祟，我們應燭破他們的奸邪，方能知道他們是別有用心。還有一派軟脊動物，亦不願接受此種主張，他們只顧暫時安樂，貪戀秦淮風月，宮室壯麗，灑江紅塵，吳儂軟語，固執成見，亦在不免的。所望全國有大志，勤遠略的同志，外審國際之風雲，內察政府之安危，深謀遠慮，促成北遷之大計，而奠定國家於磐石之安，然後始能慰黃帝在天之靈。

南京既不宜作首都，已如前面的論列，今後要問的，到底以何處作首都，方能避免南京所具的弱點，這是我們急得研究的問題，在我們未提出具體答案之前，應列舉一些基本原則，爲選擇首都之指導，任何地點若與原則符合，便可選爲首都。

戰後首都應有的條件

一 居高臨下，控制全國。

- 二 地點適中，易行政令。
三 進可以攻，退可以守。
四 難受國際陸軍威脅。
五 不感國際海軍威脅。
六 便於防空，不畏轟炸。
七 一勞永逸，不再遷都。
八 便於根治黃河。
九 便於掩護全國建設。
十 北方建設短期促成。
十一 預防西北之國際侵略。
十二 提高民族自尊氣節。
十三 有調和民族感情之作用。
十四 促成民族生理之改造。

以上十四點皆是戰後首都應具的條件，任缺一項，皆不宜作首都。試問南京有何資格，足夠以上所舉列的條件？我們分析南京所有的優點，皆不足當任何一條，是南京絕對無首都的資格，已經證明。全國足夠以上十四點的地點，僅有西安一處，欲知詳細，請另行專文討論罷。

第二章 都城地位是否影響國運之盛衰

此題在我心裏已經多年，總無機緣着手草爲專文，來表示其中相互的關係，前因主持中山文化教育館民族研究工作，故搜集許多材料，特撰專文一篇，以酬我數年未遂的宿願。本文純粹採取客觀的手段，絕不搜尋違反事實的論據，尙望海內學者留意及之。如能大家從事深究，而達到科學真理的途徑，非特國家之幸，個人亦與有榮焉。

都城地位，與國家盛衰，究竟發生什麼關係？我們治民族生物學的，不能不深加注意，如能精密詳明的研究，說不定我們能獲到解決環境與人類關係之神祕。因此之故，我們對於此題，即應知自勉了。

前面是一些介紹的話，目下我們可以進入正題，而從事分析了。現在我們可以根據中國歷代事實，列表於後：

朝代	帝王	中歷	西歷	都名	年代	總年代
黃帝軒		甲子元年	二六九七		居有據	

周 商 夏 唐

帝摯 帝堯 帝舜 帝堯
后禹 筒 爰 湯 仲丁 祖
河亶甲 乙 盘 紂 仲丁 祖
平王 武王 紂 爰 乙 盘

甲辰元年
丙戌元年
丙子元年

一三五七
一一五五
一一〇五
一七八四
一七八三
一五六三
一五四四
一五二五
一五二四
一三八八
一一三五
一一三四
七七〇

初封陶繼封唐
蒲阪(山西永濟)
安邑(山西解縣)
毫(河南商丘)
鄆相耿邢殷
洛陽
鎬(長安西南)

三六四 一五六 二五三 六四八 三八九 一二三 四二一 五〇 一五一 三九九

戰後首都之研究

二四

五二三 八八七

秦

咸陽

三九

三九

始皇
二世

二四六
一〇七

一一〇
一一〇

一一〇
一一〇

漢

長安

一九四
一九四

一九四
一九四

高祖
淮陽王

一〇六
一一四A,D.

一九四
一九四

一九四
一九四

後漢

洛陽

四四
四四

四二
四二

光武帝
文帝

二一五
二一九

四四
四四

四二
四二

魏

長安

四四
四四

四二
四二

蜀

成都

四四
四四

四二
四二

吳

(?)

四四
四四

四二
四二

吳王

黃龍元年

二八〇

二二九

二二九

建業

五一八

五一九

西晉

秦始元年

二六五 洛陽

五一

東晉

武帝
元帝

三一六 建康

一〇三 一五四

北周

天王

五五七 長安

一〇八 一〇八

北魏

道武帝
孝文帝

三八六 平城（山西大同）

一一一 一二一

北齊

（東魏）
孝靜帝

四九四 洛陽

一〇八 一〇八

宋

宣帝

五三四 鄭（河南安陽）

一八一 一八一

齊

永初二年
昇明二年

五七八 建康

二八 二八

武帝

建康
建元元年

四二〇 建康

五八 五八

高帝

（周）

四七八 建康

四七九 建康

漢

周

北宋

南宋

出帝
高祖
隱帝
太祖
恭帝
太祖開運三年
天福元年
乾祐三年
廣順元年
顯德六年
建隆元年九四六
九四七
九五〇
九五九
九五六
九五九

汴(河南開封)

三
八
八九六〇
九六〇

汴

一六六
一六六

臨安(浙江杭縣)

一四九
一四九一一二六
一一二七
一二七六

熱河

欽宗
(梁)
高宗
(宋)
恭帝
(宋)
太祖
太祖靖康元年
建炎元年
德祐二年

貞明二年

九一六
一一二五

會寧(吉林)

二〇九
二〇九

(九主)

徽宗
(宋)
政和五年

宣知七年

一一一五

(宋) 理宗 端平元年

一三三四

一一九 一一九

世祖 頤帝

一二七七 燕京

九〇 九〇

太祖 洪武元年

一三六八 金陵

五三

成祖 永樂十九年

一四二一 北京

二三三 二七五

思宗 崇禎十六年

一六四三

二六七 二六七

世祖 順治元年

一六四四 北京

二六七 二六七

宣統帝 宣統三年

一九一〇

一一九 一一九

太平 天國

(清) 文宗 咸豐三年

一八五三 金鑾

一一一 一一一

穆宗 同治三年

一八六四

一一一 一一一

右表是從黃帝唐虞夏商周，一直到清至宣統三年止。換而言之，從西元前二六九七年至西元後一千九百一八年，其中經歷總共四千六百一十八年。此種時間在個人看來，似覺很長，但在地

質學者眼光觀察，却爲時甚暫。我們大可利用此種材料，參演驗生物與環境相互之關係。

我們根據上表，可以看出數點足堪注意的事實，如左：

(1) 黃帝軒轅氏都有熊，經三百三十九年。

(2) 唐虞都陶唐蒲阪（山西永濟）歷二帝，共一百五十一年。

(3) 夏自后禹至桀，歷十六帝，共四百二十餘年，都安邑，今山西解縣。

(4) 商代自湯至周武王歷二十八主，前後六百四十八年。其都城地位如下：毫鶩相耿邢及殷等地。

(5) 周朝自武王至赧王，共歷三十四主，前後經過八百八十七年，曾都長安西南之鎬，及河南之洛陽。

(6) 秦代始皇至二世都咸陽，共三十九年。

(7) 漢代自高祖至淮陽王共十四主，歷時二百三十年，漢都長安。

(8) 後漢自光武至獻帝，前後十二帝，共一百九十四年。後漢都洛陽，獻帝時遷長安。

(9) 魏都洛陽，歷五主共四十四年。蜀漢都成都，歷二主，共四十二年。孫吳都武昌，後遷建業，前後共五十九年。

(10) 西晉都洛陽，歷五十一年，東晉都建康，一百零三年。

(11) 宋都建康五十八年，齊都建康二十二年，梁都建康五十四年，陳都建康三十一年，

太平天國都金陵十一年。

(12) 唐自高祖至昭宗歷二十主，共二百八十七年。唐都長安。

(13) 梁都洛陽十四年，唐都洛陽十二年，晉都汴十年，漢三年，周都汴八年。

(14) 北宋都汴一百六十六年，南宋都臨安，即浙江杭縣，一百四十九年。

(15) 元都燕京，自世祖至順帝，中經八帝，共九十年。

(16) 明朝都金陵五十三年，後遷都北京二百二十二年，共二百七十五年。

(17) 清代都北京，前後二百六十七年。

(18) 其他如北周都長安二十三年，北魏都平城，即山西大同縣，後遷都洛陽，共一百零八年；東魏四十年，北齊都鄆，即河南安陽縣，二十八年。又遼居熱河，歷九帝二百十年；金都吉林之會甯，共一百一十九年。

根據以上十七點，我們可以有以下的結論：

都城在北方，而國運悠長的，有唐虞之一百五十一年；夏之四百二十一年；商之六百四十八年；周之八百八十七年，前漢之二百三十年；後漢之一百九十四年；唐之二百八十七年；北宋之一百六十六年；元之九十年；明之二百七十五年；清之二百六十七年，其他有黃帝之三百三十九年；北魏之一百零八年，遼之二百十年；金之一百一十九年。

右方前後共十五朝，共佔時間四千三百九十二年，這點我們不可隨便看過，因為這是都城

在北方所發生連帶的結果。望今日之治史地學的學者，深深考慮其中的特殊意義，不可專門像一般皮毛學者，附和人家的睡餘，而把這科學的事實忽略，方為正當態度。

我們已把都城在北方而享受比較長久的國運，都列舉在上面，現在我們又要研究都城雖在北方，但他們所享受的國運，並不長久的於後：

秦都咸陽，國運只三十九年；魏都洛陽，歷時不過四十四年；西晉都洛陽五十一年；五代時之梁都洛陽十二年；唐都洛陽十二年；晉都汴十年；隋都長安二十八年；漢的國運三年，周都計八年。北周都長安二十三年；東魏四十年；北齊都鄴二十八年；以上共短命朝廷十二起，前後所佔時間共二百九十八年。

我們以十五起都城在北方的長治久安的國運，四千三百九十一年，與都城也在北方的十二朝，前後共佔時間二百九十八年較，立見天上人間之區別。然則北方是很適宜於都城之建設，不特可以提高朝氣，還可以大大延長國運可知了。

現在容我們討論南方之都城罷。在漢高祖時，南越王趙佗稱帝，旋起旋滅；以後蜀漢都成都共四十二年；孫吳都武昌，後遷建業共五十九年；東晉都建康一百零三年；宋都建康五十八年，齊都建康二十二年；梁都建康五十四年；陳都建康三十一年；南宋都臨安一百四十九年；太平天國都金陵十一年。以上共朝代九起，長命朝代是東晉之一百零三年，及南宋之一百四十九年，兩共二百五十二年，似是異數，其餘的短命朝廷的總共壽命，亦不過二百七十七年。

這樣看來，以都城在北方所有的長治久安的國運，四千三百九十一一年，與南方長命的國運二百五十二年相提並論，真是有大巫與小巫之別。但南方的短命朝庭共是二百七十七年，若與北方短命朝代共二百九十八年較，則北方似仍可以自豪，而不似南方之更短命了。

現在我們要問的有什麼理由，東晉都建康（即今之南京），南宋都臨安（即今之杭州），前者竟延長至一百零三年，後者一百四十九年？這種異數是出於偶然，還是出於必致之結果？我們對於此點，須待詳盡精密的研究，方能作肯定的答案。

東晉與南宋之都南，竟延長他們的國運，超過百年以上，這其中理由雖是異常複雜，但我們亦要把頭緒清理，來分析其申祕而不宣的內容，以圖根本之了解。須知我們稱都城地位有南北之不同，毋甯稱為氣候有南北之不同，反為直截了當。不是南北都城本身能影響歷代國運之盛衰，實是都城所在地之氣候，直接間接影響歷朝的國運之盛衰。

換而言之，北方緯度高，故氣候比較冷，南方緯度低，氣候則比較熱。因此之故，北方比較寒冷，所以宜於建都；南方比較炎熱，不便于政治及軍事領袖之久處，所以不宜於建都。如能使日中黑子增加到相當的程度，使南方之暑熱減低，則南方亦未嘗不可為都城地位。須知東晉與南宋建都有南方，一能維持一百零三年，一能偏安一百四十九年，雖他們皆為北人南渡新遷的民族，他們的生理亦需相當時間，方能漸漸退化；但彼時南方之氣候，確實起了變化，所以他們才能使他們的國運，延長到相當的時間，而不與蜀漢之四十二年；孫吳之五十九年；宋

之五十八年；齊之三十二年；梁之五十四年；陳之三十一年；太平天國之十一年。謂日而語！

我們討論到氣候起了變化，却不能不向前說明一二，以便了解其中眞實情況。白盧克納（Brückner）調查歐洲過去的候氣，他說歐洲在十二世紀的初葉，至十四紀初葉，二百年間，其天氣似較其餘各世紀爲冷。彼時實爲我國南宋（一一二七年）至元代（一三六七年）初葉。茲據竺可楨氏推測，亦以南宋時代之氣候，實比其餘各代較冷。二十四史中降雪的紀載，首推南宋爲最多。自高宗紹興五年（西元一一三一年）至理宗景定五年（西元一二六四年）一百三十年間，杭州春間降雪，共有四十一一次之多。又竺氏謂南宋時，武林入春，往往降雪，爲期之晚，勝于今日。依近時杭州測候所之調查，自光緒三十年至民國四年（一九〇五至一九一四年）十年間，杭州終雪期是陽歷二月二十三。又根據日本中央觀象台出版之日本氣候表，而最後終雪期爲三月十五日。若以此推測，南宋時代武林降雪之日期，就更知南宋時代降雪之晚了。我們若將一一三一年至一二六年中之一百三十年分爲十三組，計每組十年，其中除開一二四一至一二五〇年及一二二一至一二三〇年兩組外，其餘各組中降雪日期，皆有晚於三月十五日者。又宋史所載，未必爲各年度之終雪日期，我們若將竺氏所列之表，將各組中紀錄降雪之最晚日期而平均之，則得南宋時代十年間，最晚終雪期爲四月一日。

自西歷一八七三至一九〇二年，三十年間上海最晚終雪期是四月四日，與南宋時代杭州每十年度中最晚終雪期不相上下。又依現在調查，上海與南京兩處平均溫度，均較杭州攝氏寒暑

表約低一度，由此可以反證南宋時代杭州溫度之低了。

我們若謂宋史所載或多謬誤，地名之遺漏，風雪之虛誕，在所不免。我們如根據白虞克納氏研究歐洲歷史溫度高下的方法，搜集各世紀中冬季特別嚴寒的年數，再與竺氏從圖書集或歷象彙編寒暑異部中，自唐至明各世紀中大寒之年數相互比較，必更得一層反證了。

中外各世紀中大寒年數表

世紀	中國史上大寒年數	歐史大寒年數	中國史上載有日子黑子年數
八〇〇—九〇〇	一九	一一	八
九〇〇—一〇〇〇	一一	一一	一
一〇〇—一二〇〇	一六	一六	一
一二〇〇—一三〇〇	二四	二五	一
一三〇〇—一四〇〇	二五	二六	一
一四〇〇—一五〇〇	三五	二四	一
一五〇〇—一六〇〇	二〇	二〇	一
一六〇〇—一七〇〇	二六	二四	一
一七〇〇—一八〇〇	二四	二六	一
一八〇〇—一九〇〇	二〇	二〇	一
一九〇〇—二〇〇〇	二六	二六	一
二〇〇〇—二一〇〇	三〇	三〇	一
二一〇〇—二二〇〇	三五	三五	一
二二〇〇—二三〇〇	三九	三九	一
二三〇〇—二四〇〇	四〇	四〇	一
二四〇〇—二五〇〇	四一	四一	一
二五〇〇—二六〇〇	四二	四二	一
二六〇〇—二七〇〇	四三	四三	一
二七〇〇—二八〇〇	四四	四四	一
二八〇〇—二九〇〇	四五	四五	一
二九〇〇—三〇〇〇	四六	四六	一
三〇〇〇—三一〇〇	四七	四七	一
三一〇〇—三二〇〇	四八	四八	一
三二〇〇—三三〇〇	四九	四九	一
三三〇〇—三四〇〇	五〇	五〇	一
三四〇〇—三五〇〇	五一	五一	一
三五〇〇—三六〇〇	五二	五二	一
三六〇〇—三七〇〇	五三	五三	一
三七〇〇—三八〇〇	五四	五四	一
三八〇〇—三九〇〇	五五	五五	一
三九〇〇—四〇〇〇	五六	五六	一
四〇〇〇—四一〇〇	五七	五七	一
四一〇〇—四二〇〇	五八	五八	一
四二〇〇—四三〇〇	五九	五九	一
四三〇〇—四四〇〇	六〇	六〇	一
四四〇〇—四五〇〇	六一	六一	一
四五〇〇—四五〇〇	六二	六二	一
四五〇〇—四五〇〇	六三	六三	一
四五〇〇—四五〇〇	六四	六四	一
四五〇〇—四五〇〇	六五	六五	一
四五〇〇—四五〇〇	六六	六六	一
四五〇〇—四五〇〇	六七	六七	一
四五〇〇—四五〇〇	六八	六八	一
四五〇〇—四五〇〇	六九	六九	一
四五〇〇—四五〇〇	七〇	七〇	一
四五〇〇—四五〇〇	七一	七一	一
四五〇〇—四五〇〇	七二	七二	一
四五〇〇—四五〇〇	七三	七三	一
四五〇〇—四五〇〇	七四	七四	一
四五〇〇—四五〇〇	七五	七五	一
四五〇〇—四五〇〇	七六	七六	一
四五〇〇—四五〇〇	七七	七七	一
四五〇〇—四五〇〇	七八	七八	一
四五〇〇—四五〇〇	七九	七九	一
四五〇〇—四五〇〇	八〇	八〇	一

現根據上表，我們立知我國過去之大寒年數，至十二世紀而忽增，歷十三，十四兩世紀，至十五世紀而忽減。彼歐洲歷史所載，亦不約而同；我們對於此種印證之推測，便能瞭解南宋

時代南方氣候必冷於現在又可知了。

又按天文家對於日中黑子已有共同結論，凡日中黑子增加，則地球上溫度必定減低，日中黑子稀少，地球上溫度必定增高。關於此種紀載，我國最早，在唐晉時代，即已現諸史籍，前表日中黑子年數與大寒年數，顯然有相關的現象。十二世紀日中黑子發現之多，自兩晉以來，要算首屈一指。即十三十四兩世紀之日中黑子，亦復不弱。我們根據南宋春季降雪之晚，大寒年數之多，及日中黑子之數，可以斷定當時之氣候必遠冷於今日。

又美國氣象學家顧爾謀 Kullmer 之研究，得知日中黑子之多少，可以左右美國風暴之多少。又風暴之行徑，皆以日中黑子之多少而不同。如日中黑子多，風暴則趨向美國南部，即北緯二十度左右，日中黑子少，風暴即趨向美國之北部。中國對於日中黑子尙無研究，但在同一帶內，其中相互之影響，亦必類似。若以此例彼，南宋時為日中黑子發現最多之時，則一切風暴必南趨長江流域，此亦所以當時南方多雪的原故。

以上把南宋的氣候已講了一車子的話，實實在在南宋的氣候之轉變，即是延長南宋偏安之局一百四十九年最根本的理由之一。我們對於此點須認識清楚，萬不可輕描淡寫的放過，而埋沒這層最根本的原理。東晉能維持一百零三年，大約亦有類似的現象，可惜我們對於該時期尙未經深深的研究，故尙不能如南宋時之詳細答覆罷了。

然則氣候之冷熱，可以左右國運之盛衰，已由前面數千年的歷史^{及詳盡的證明}，再無須我

們之懷疑了。

我們對於我國古今的國運，已略略道及，似是屬於縱的史實，現在我們再就全球各國的地圖，在北緯三十三度以南，即與我國長江流域與珠江流域同緯度的國家而論，更足證明此點正確可靠。我們把地圖打開一看，凡現在之都城或版圖與昔之建康即南京、臨安即杭州同緯度的國家，或更南如緬甸、安南、泰國、尼泊爾、不丹、印度、阿富汗斯坦、波斯、猶太國、埃及、黎波里、利比亞、阿爾及耳、摩洛哥、巴巴利、撒哈拉、墨西哥、美國南數省等等各各比較，各各測驗，沒有一國而能長治久安，而不被北方民族之宰割。換而言之，他們都是北方民族的殖民地，且都無政治能力，他們不僅現在如是，即過去的史實，也是證明他們最缺乏政治能力，無時無代不遭北方新來的民族之攻擊，且常俯首貼耳的受他們的統制。

這樣看來，北緯三十三度以南，即我國蚌埠以南，漫講不好建都，不宜於政治與軍事領袖之久任，即善民族之健康，亦分外摧殘，所以亦無向前活躍之傾向。因此之故，此帶內之民族的政治能力，異常薄弱，一方因氣候關係，很難產生長壽有政治能力的智體平均發展的偉大領袖，來領導一切政治動作。一方又因一般人民久處南方不利於身體康健之自然環境中，一切體內之生機能力，也只夠拿來對付自然環境之要求，而缺少剩餘的活力，從事深謀遠慮的舉措。這種趨向，便是南方民族對於政治活動的致命傷，也就是南方國家失敗的最大因數。又此帶中的民族，因炎熱之氣候過長，他們的性質漸起變化，一切行動與思想，不是過度

迂緩，便是浮而不沉。須知過度迂緩，便事事落後，而永遠趕人不上。這帶內的民族，常散落伍，便是南人不能前向邁進的迂緩病態。南人浮而不沉，是炎熱氣候所釀成的一種自然結果。這種心理現相的出發點，是由於南人的辯性，因天氣久熱，已走入煩躁易怒的階段，Irritative 及富於衝動與情操的行為，Impulsive and sentimental behavior，以致各人意見異常分歧，而缺乏合作齊一的能力。南方人之服從心與團結心，是比較難於生根，這便是受着自然環境支配的原故。一般民族既皆饒具這種劣性，故任何大規模的政治機構，是很難繼續不斷的推行有效。須知這些原因，皆是南方不宜於建都的原因，也是南方國家失敗的原因，更是歷史上北人常征服南人的原因。

又我國自民國十五年以還，首都南遷，其中列舉理由雖多，但對於歷史的事實，却未加以考慮，這是很失算的地方。明朝都金陵五十三年。後遷北京又二百二十二年，前後共維持二百年。民國都北京十五年，以後因種種關係，忽行南遷，這與明代似乎針鋒相反，我們不能不注意及之。如我國過去數千年的史實，真有可信的話，若我國歷史的經驗是確有可借鏡的話，則我們對於建都南方的一節，又嘗重行考慮及修正的必要。海內外不乏鴻儒學者，我們希望大家採取科學家求真理的態度，共同研究這個題目如何。

第三章 陝西之軍事價值

清初大地理學家顧祖禹先生在他所著的『讀史方輿紀要』內，對於陝西的形勢，有以下的論斷：『陝西據天下之上游，制天下之命者也，是故以陝西而發難，雖微必大，雖弱必強，雖不能爲天下雄，亦必浸淫橫決，釀成天下之大禍』。顧先生的推論，不是全憑幻想乃是他的研究歷史所得的結論。顧先生是三百年前的人物，我未見他的書之前，已有同一的論調，以後拜讀他的書，才知道天下之傻瓜，不祇張君俊一人，還有他老先生早在那裏說明這種原因。這真是德不孤，必有鄰的說法了。

陝西的地形，與軍事政治有一種神秘莫測的關係，這不是後人的發明，數千年前，即有生物界的人類，在那裏導演這幕莫名其妙的活劇，但無人道破而已。現在著者不敏，却願以現代的眼光，與海內外的學者，研究這個向來無人理落的冷淡題目。

人類具軍事與政治的行為，少不得要有三個必要的條件，互相配合，恰到好處，才能起很大的作用，否則不僅徒勞無功，恐怕還有殺身的危險。這三個條件非他，即我國古代所謂的天時——千載良機；地利——優越地形；人和——優秀人力。這三個條件若運用得宜，一切

屬於軍事與政治的行為，必能發生絕大的效果。我國上下五千年的歷史，寫了不少可歌可泣的故事；這些史跡之演成，皆因三個條件互相配合，到了一種玄妙的境地，所反映出來的現相。同時歷史上亦導演了不少爲親者所痛，爲仇者所喜，各種要權辱國，以及各類鮮廉寡恥的事跡，也無不是這三個條件不能配合到恰當好處，所促成的結果。屬於前者的證例，如秦始皇之統一，漢武帝之偉業，唐太宗之戰功，元世祖之遠征；屬於後者的證例，如東晉之五胡亂華，宋室之南遷，遼金之擾亂，明室之滅亡，滿清之入關，倭寇之進攻，亦無不以這三個條件配合之深淺優劣，而決定一般歷史事跡之成功與失敗。

目下我^國得天獨厚，這三個千載難逢的條件，居然不謀而合，樣樣皆到，只要我們稍假以人力，把他們配合起來，便能收到空前絕後的奇效，所以當今的問題，不是條件齊備與否，却是我們貴國大人先生願不願做這配合三個條件的工作。現在中國「天時」中的富強機會，是再好沒有的；「地利」中的優越環境，也沒有「我國之右的」，「人和」中優秀人力，也是沒有再比我們豐富的。關於「天時」與「人和」兩條件，我們暫擱一邊，容我們專門討論中國「地利」中的陝西形勢與我國民族盛衰強弱之關係罷。

我們若要利用陝西地形，即不能不談到西安之建都，同時亦不能不連帶着西安建都所產生的後果，即「所謂的一般軍事與政治的影響」。現在爲瞭解此點起見，又不能不乞靈於古代生物界內兩條腿的橫目豎心的動物——人類——所表演的歷史事跡，來說明各種相關的現相。

商周戰國時之關中

商代的活動，都在黃河下游，他們的都城，不外毫，囂，相，耿，刑、殷等地，他們勤於遷徙，且常在大河南北不遠，想係避免黃河汎濫的原故；商代歷史雖有六百四十八年，但他們還是受命於百里之岐周，如前有武王至孟津之觀兵，後有周公之東征，乃營洛邑爲東都；是當時之關中，即富有軍事價值，故能推動他們的政治手腕，而達到黃河下游，在歷史上應該大書特書，而證明陝西之形勢，有令人莫名其妙的地方。

我們研究戰國史跡，更能感覺關中軍事價值，有一種意想不到之妙境，爲明瞭此點起見，容我備略敘明罷。戰國七雄是秦，魏，趙，韓，燕，齊，楚，七國。當戰國初期，秦因天時，地利，人和三個條件不能配合到相當的好處，在七國之中爲最弱，故河西，上郡皆被魏佔有，而莫敢誰何。以後秦孝公立，用商鞅之變法，而作天時，地利，人和之調整，秦乃立見強盛，如是攻魏取河西，上郡，魏即大懼，故去安邑（山西安邑）遷都大梁（河南開封）。當時蘇秦說六國「合縱」以抗秦，但秦運用遠交近攻的軍事而兼政治的手腕，卒把六國的盟約拆散。張儀又說六國「連橫」以事秦。以後秦利用關中地勢，卒致破魏，滅蜀，敗楚，取漢中，攻韓，取宜陽（河南宜陽）於是長江，黃河兩流域皆被秦所佔有。

秦自起伐楚取郢（湖北江陵）；楚被秦壓迫，於是徙都陳（河南淮甯）及壽春（安徽

壽縣）。秦伐韓，拔野王。秦敗趙軍於長平，阨降卒四十萬，北定太原。周赧王納合諸侯攻秦，秦伐周，赧王入秦盡獻其地而歸。以後六國相繼淪亡，秦遂以關中形勢而統一天下。陝西軍事與政治之價值，又得一明確之證據了。

楚漢相爭中之陝西

我們研究楚漢相爭，亦以把握關中與否為當時兩方成敗之樞紐。劉邦部隊一進洛陽，即擬定都該地，後經婁敬等反對，力主定都關中為上策。劉邦有過人之才，立知有所選擇，以後驅兵十萬，西走關中，駐兵灞上。當時項籍既定河北，亦引兵四十萬入關，至則發現劉邦早已遺將守關，自然擋駕，但項籍勢力過大，一攻即破，於是大軍駐於鴻門（陝西臨潼）；項籍本欲擊邦，但因項伯從中緩頰乃免。是時項籍陳兵咸陽，天下大勢，皆在項手，惜乎不聽韓生之說，定都關中，而消滅劉邦勢力；反鑄成千古大錯，一方定都彭城，（江蘇銅山），自處退敗之地；一方任聽劉邦自王漢中，而使坐大，養虎遺禍，真是天下的笨伯。同時他亦虛到關中之危險，故他王秦降將三人，以為牽制：章邯為雍王，領咸陽以西，司馬欣為塞王，領咸陽以東，董翳為翟王，領上郡。項籍以天下之形勢，授託於至不可靠之降將，已經是至拙，復欲利用他們控制劉邦，又是一種失策，正如顧祖禹所謂「夫以三晉之強，不足以當一秦，而三秦之弱，乃欲以當一漢」，其計之失敗，又是一種必然的局勢。

彼老奸鉅猾的劉邦，羽翼未豐的時候，當然退避藏拙，迄至田榮叛於下游，霸王自將東擊漢王，即以爲有機可乘，以韓信爲大將，北定三秦，定都長安，因下韓，河南，西魏，殷四國，並驅塞，翟，韓，殷，魏之兵五十六萬人東向伐楚，攻入彭城。霸王雖一度擊破漢軍，但因漢王西拒堅守榮陽，成皋以拒楚，同時他韓信北定趙代，南攻齊楚。項籍因梁地爲彭越所擾，兵少食盡，乃與漢約，以鴻溝半分天下，解而東歸彭城，漢王背約追擊，圍籍垓下，籍突圍走烏江，兵盡援絕，自刎而死。項籍有勇無謀，不都長安，消滅劉邦勢力，反使他坐大漢中，有機會進據關中，宜其劉氏五年而成帝業，項籍自取敗亡也！

三國及晉武時之長安

我們研究三國時，亦感覺關中之把握與否，爲他們誰興誰亡之關鍵，諸葛亮以不世之才，助劉玄德三分天下，這似得到暫時之成功，但因曹操據有長安，彼紹漢孫吳，終無問鼎中原機會，且常受曹操之攻擊，有時尙少招架之可能。又司馬懿本屬中才，但因他坐鎮關中，善於運用陝西形勢，雖有亮之才，採取以攻爲守之計，五出祁山以伐魏，終無可如何。假使武侯真能據有關中，則東定中原之業，必屬於劉漢而非曹魏了。

以後司馬懿子孫，利用祖宗餘蔭，以關中爲據點，昭遣鍾會鄧艾兩道伐蜀而蜀亡。昭死，子炎繼廢魏自立，是爲晉武帝，不久兩道伐孫吳，攻入建業而吳亡。晉武帝雖都洛陽，但他對

於關中惟恐或失，故在太廟作石函之制，非至親骨肉，不准鍊關中。司馬炎對於關中真是防備周密，但他對於他的子孫屬於生理上的條件，却無法保障，子惠帝立而不慧，缺乏優秀的人力，所以西晉五十一年即壽終正寢。

當時北方有五胡之亂，關中亦爲氐族所佔有，故北方不能立脚，東晉元帝南渡，定都建康。以後庾亮，庾翼，殷浩同鼎中原，皆無寸進。桓溫因他們北伐無功，自將步騎四萬，敗秦兵於藍田，嗣因桓溫內向爭功，同時苻秦堅壁清野，溫軍缺乏糧食，不渡灞水，未撲長安而歸，卒無法恢復中原，故西晉之亡，是失在關中，東晉之失，亦以未得關中爲據點，所以不能控制黃河下游也！

李唐全盛之陝西

李唐之興，亦以長安爲軍事根據地，才能收拾隋末之亂，而統一天下。李淵本隋太原留守，於西元六一七年起兵，西取長安，當時李軌據河西，薛舉稱兵於隴右，李氏父子，知關中之重要，故竭盡智能，征服他們，才能鞏固新得之軍事據點。李唐佔有關中，聲威爲之一壯，他們心理上之振奮，自然影響對外的軍事部署，於是他們敗劉武周而定并州，破王世充而平河南，擒竇建德而定河北；其他如李密，劉黑闥，徐圓朗，蕭銑，朱粲，苑君璋等等皆被李唐所征服。

唐太宗仗其餘威，擒突利可汗；滅鐵勒薛延陀，西破高昌，焉耆，龜茲，西南破吐谷渾，反吐蕃，當時的交通，直達印度。惟討高句麗，未能稱心。後高宗立，復平西突厥，遣蘇定方，自成山泛海，滅百濟，敗日援兵，又遣李勣滅高句麗，於是東自日本，南至南洋羣島，西至波斯，皆年年進貢，歲歲來朝。李唐之偉業，亦不能不承認是他們善於運用關中形勢所反映的結果。

趙宋不用關中之局面

我們以歷史的眼光，分析趙宋對外不振，亦以他們一方未能運用關中形勢，一方昧於軍事知識所形成的一種病態現相。宋太祖：取周而代，即定都汴京，此着已早伏北宋敗亡之幾。此因宋室之根據地的汴京，四周並無天然形勢，足資攻守，一旦有警，自然心虛勢弱，而不足以言抗拒了。謂余不信，請看北宋與人交鋒的戰績，是怎樣的情形。太宗既滅北漢，遂攻遼人，敗績於高梁河。數年以後，曹彬，田重進，潘美等分道北伐，又遭大敗。契丹歲歲入寇，因宋本身無積極抗拒力量，常常立於消極的防禦地位的原故。以後遼聖宗入寇，趙宋馬上以歲幣銀十萬兩，絹二十萬匹成和議，遼主以兄禮事太宗云云。不久遼興宗使人求瓦橋關南地，趙宋無法據塞，只好又增歲幣銀絹各十萬。西夏拓跋氏作亂，趙宋討之，又敗。以後元昊立，宋人屢戰皆北，宋室只好每歲餌以銀絹，美其名曰歲賜，這可見趙宋之昧於軍國大事了。

最令人好笑的，莫過於宋真宗自和議後，常虛選人復啓鑿，以遼俗信天，乃託言有天書降封禪泰山，希望愚惑敵人，於是四方爭營宮觀，提高迷信，爲他們的國防手段，同時國家財用，亦有捉襟見肘之勢。

宋神宗用兵西夏，遣宦官李憲會合五道兵馬至靈州，不克；徐禧城永樂，又爲夏人所攻而敗死。童貫約金人夾攻遼人，金太祖遂由居庸關攻入燕京，後趙宋輸送歲幣銀絹各二十萬兩疋，綾二萬疋，金人乃允退還燕京。金人還宋燕京時，盡俘其民以行，衆苦之，過平州共推張覺爲主，以其地來降，金人以爲借口，兵端又起。在西元一二五年金宗望宗翰兩道伐宋，宗翰攻入燕京，長驅渡河而圍汴京，宗翰攻入太原。宋徽宗聞難，傳位於欽宗，後與金議和，條件於左：

- 1，宋主尊金主爲伯父。
- 2，割太原，中山，河間三鎮。
- 3，輸金五百萬，銀五千萬兩；牛馬萬頭，表綬百萬疋。
- 4，以親王宰相爲質。

以後搜括城內金二十萬兩，銀四十萬兩與之，以肅王樞爲質，金兵乃退。

時宗翰圍太原未下，聞此消息，亦遣人求賂，趙宋不許。宗翰大怒，宋人以爲敗盟，詔三鎮固守，金人再度伐宋，遣使宣言欲盡得兩河地，趙宋又復許之。金人南道長驅至汴京，徵

二宗及太子謹，宗戚后妃等一千二百餘人盡擄而北，至此遂完成北宋之覆亡！

按趙匡胤本非傑出的人才，自無深謀遠慮的計劃，不過當五代十國殘破不堪之候，諸國皆微弱不振，所以他能乘機取周自代；但他做了幾件很不高明的事，所以種下北宋積弱的禍根。第一他昧於關中形勢，不知如何運用，當西夏未消滅之前，即罷諸將典禁兵，其實他應利用機會，集中他的力量，征服西夏，鞏固關中之地位，然後才能控制中原。第二他不應定都毫無險可守之汴京，而應奠都長安，如是關中之亂源早已消滅，自無掣肘之虞，同時君臣上下，自信心必然壯甚，何至有遼金一交鋒，便以金銀財帛議和。第三他應配合關中形勢與優秀的人力，征服遼人。

可惜趙匡胤在強敵囂張之時，既都毫無軍事價值之汴京，又罷諸將之典禁兵，——諸州兵之強者，皆升爲禁兵，四方戍守，皆由中央之兵更迭任之，謂之番戍，如是兵將不相習，將士又不熟邊地形勢，動輒戰敗，而養兵日多更爲財政上之大累。——以上各種缺點，只要就各方面稍作人事上之調整，即可應付裕如。

我們不是反對趙宋之實施中央集權，特是批評他們認諸將之兵權太早，以致惹出許多邊疆大禍而已。

南宋君臣如驚弓之鳥，一聞邊禍，大有心膽俱寒的樣子，雖當時有許多忠臣義士主張遷都長安，但因西夏之威脅未消，不敢冒昧前來，所以不能不舍進可攻，退可守之長安，而反退處

海濱之臨安，殊不知這正是自取滅亡之道。以後金宗翰遣婁室取陝西，以制南宋之命，宗弼將兵渡江，攻入建康，由獨松關陷杭州，幸高宗先已奔明州，自昌國入海，宗弼陷明州，以舟師追之不及乃還……此時張浚宣撫京湖川陝，以金兵羣聚淮河流域，乃出兵以圖牽制，遂與金人戰於富平，可惜大敗，所幸任趙開理財，劉子羽，吳玠，吳璘，楊從儀等在大散關和尙原等地太收散卒，重整旗鼓，抗戰數十年，才能保守全蜀，開南宋一百四十九年偏安之局。

以後秦檜當朝，促成和議於左：

1. 東以淮水西以大散關爲界。
2. 宋稱臣於金。
3. 輸歲幣銀絹各二十五萬兩疋。

古亡人之國，不過如是，今人亡人之國，却不是這般簡單了。

宋金元時之關中

金人之亡，亦是蹈北宋之覆轍，河北既不可守，當然不應遷都汴京，早應伐夏爲盤據關中之張本，計不出此，反實行枝枝節節的防禦政策，這宜其被元人之控制。但成吉思汗，畢竟是傑出的軍事天才，他絕對瞭解要控制中國，必自控制甘陝始，所以他自西征歸來，率師四萬，

號稱十萬以伐夏，師駐六盤山，未克而死。在他彌留之際，尚再三告戒子孫，要征服中國，必以滅夏爲入手，夏滅然後可以進攻甘陝，盤據陝甘，然後可以問鼎中原。當時元人諸將深知此着關係太大，甚至違背元世祖的遺命，滅夏以後，再行發喪，所以元人進佔關中之日，亦正是金人~~已經亡滅~~之時。元太宗立，西元一二二九年令施雷假道於宋，出大散關逼漢中，出襄鄧而北，與金人戰於三峯山不利，四年以後，宋復使孟珙江海帥師約蒙古夾攻金人國攻蔡州，金遂爲元滅。

二十五年以後，元憲宗又由大散關經漢中大舉入蜀，圍合州，攻重慶。忽必烈亦經河南圍武昌，賈似道不敢戰，提出稱臣條件，畫江爲界，輸歲幣以請和。以後忽必烈乃還，而彼厚臉的賈似道，反以大捷聞於朝，此可見宋室之糟糕了。又元人圍襄陽六年而後陷，元使伯顏分兵平兩湖，自驅大軍陷建康，不久臨安亦陷，南宋於西元一二七九年而亡。

南宋因劉子羽，吳玠，吳璘，楊從儀等之戰於大散關與和尙原一帶，才能維持百數十年偏安之局。但自秦檜主持和議後，關中即撤防，敵人即可自由控制，以後之殘局，不過迴光反照而已。這真是南宋不自哀，而後人哀之，後人哀之而不鑑之，復使後人而哀後人也！

胡元之興，因成吉思汗遺命滅夏，以便運用西北高地，但胡元之亡，亦以不重視秦隴，把關中險要委託庸將李思齊，張思道，而招致最後之傾覆。元末於西元一三四八，草澤英豪，羣起發難，朱元璋從郭子興起兵，不久身帶一軍單獨渡江，帶葛陳友諒，張士誠，然後連徐達常遇

春分道北伐，元順帝遂棄大都北去，徐達入太原，乘勝定秦隴。當時李思齊、張思道徘徊關中，明將李宗思一入潼關，李張聞風敗遁，以後以臨洮投降，甚矣哉，徒險不能自固，終有緣於優秀人力之撐支也！

關中

朱明乘胡元四海紛擾之際，竟以皇覺寺之和尚，登高一呼，遂能定鼎中原，真一帆順風，古今不可多見。他能完全把握中原，亦因徐達乘勝定秦隴之故。太祖都金陵五十三年，成祖有_之出之卓見，又遷北京二百二十二年，假使朱明無遷都之舉，自無法控制北方局勢，早有壽終正寢之可能。明朝自太祖成祖後，皆是一班中才之主，朝政廢敗，多爲宦官羣小所操縱，末年陝西大饑，流賊蜂起，李自成、張獻忠等在西北發難，而朱明卒無挽救之方，以致李自成陷京師而毅宗自縊死。清太宗乘機自喜峯口入，而明室更無法抗拒了。

我們再看清之能一定腳跟，也是他們先佔關中形勢之原故。清世祖立，當時年幼，故由多爾袞攝政，此人爲清代比較優秀的人才，足智多謀，若瀟清無此老，恐怕祚運不見得有這般長久。當吳三桂投降之時，即與吳共同擊破李自成，自成走陝西，清兵入北京，一面分兵下山東河南，一面兩道攻陝西，務使李自成無立腳的餘地。此因關中形勢，在所必爭，有此不特可以控制黃河下游，亦能竊蜀而制長江下游之命脉。以後三藩叛變，四川雲南之平西王吳三桂，廣

東之平南王尚可喜，福建之靖南王耿精忠，聯合謀反。滿清即遣莫洛爲經略，率滿兵駐紮西安。總督西總兵王輔臣殺莫洛應三桂，三桂欲親出應輔臣，不及，但遣王屏藩三路犯秦隴。康熙十五年，清廷使圖海西征，大敗輔臣於平涼城北，圖海留守陝西，以分三桂之勢，而清軍得專心對湖南，以次削平三藩。此次又證明陝西之得失，實爲漢滿兩族盛衰之樞紐。

太平天國之失敗

我們研究洪秀全之失敗，亦因他們昧於中國地理形勢所致；否則滿清之亡，不在辛亥起義之年，却在九十年前已告一段落了。秀全於西元一八五〇年六月起事於桂平之金田村，清廷即命向榮討伐，不克，秀全陷永安，自稱天王，以後漸圍入湖南陷岳州，又陷武昌漢陽，沿江東下，又明年陷江甯。向榮追之，營於江甯城外，琦善亦兵駐楊州，秀全殊不顧慮，分兵一出安徽河南，自山西入直隸，一溯江西上，再陷武昌，局面漸次擴大，東南半壁，皆在煙火之中。嗣後曾、左、彭、胡、出而討平之。

究其實在，爲秀全萬全計，應由湘西入蜀，再圖秦隴，等在西北立定腳跟，然後徐圖中原，則他們勢力之雄厚，遠非東南流寇式之力量可比了。不此之務，專門盲目的狼奔豕突，顧前不顧後的向長江下游肆攻，充其量只能擾亂東南於一時，對於滿清控制全局之能力，仍不能搖動，這所以被湘中書生有諺可乘，而消滅他們反編制勢力！

此次倭寇戰略之失敗

我們研究倭寇侵略我國之戰略，即發現他們的弱點所在。須知他們的弱點，即是我們勝利所托腳的地方。查我國自九一八以來，倭寇有兩次絕好的機會，可以亡中國而有餘，但他們都沒有利用而使機會自然消失，這表示倭寇中沒有傑出的軍事天才，亦表示天佑中國而使這源遠流長的國祚，更有萬壽無疆的希望。

第一次機會，軍隊利於散開。（二百八十字選刪）

第二次機會，軍隊利於集中。（四百八十三字選刪）

既然如此，何以倭寇不採取這種戰略？這個答案，却不是一句話可以了事的，第一倭寇中確無第一流軍事天才，所以無中心主帥，如蔣委員長等人物。第二他們對於中國之侵略，是弄假成真的把戲，初心本不是要一口吞下，所以無整個計劃，因此只好零零碎碎做到一點算一點，只要看他們雜亂無章的情形，便知他們的情緒之不安定。第三他們估計中國太低，以為三個月便能解決中國，若把南京奪到，中國便會投降。第四他們中間恐怕沒有如顧祖禹張君俊一類的傻瓜，研究中國西北的形勢。以上種種，皆不無關係，其中最主要的原因，還是一個無心人物問題，所以海軍與陸軍取對立的形勢，所謂陸軍要出風頭，海軍亦不甘示弱，故在上海登陸，而牽動大部份的生力軍。敵人最利於集中力量，速戰速決，但因各部對立，却故意延擱戰

線，不僅在華中進攻，同時在華南，亦運用他們狼奔豕突的故技。殊不知道正是天佑中國的一種轉機，也是日寇不能征服中國最基本的原因！

庸才手中之關中

本文前幅許多證例，皆說明許多才智之士，善於運用關中形勢，而得到極大的收穫，但陝西地勢，並不是一劑萬應靈藥，有些人用下，不特不顯著特別的效用，還反爲身家性命之累。我們看胡亥爲二世皇帝，豈不承乃父餘蔭，據有關中，但爲趙高所弑，立公子嬰，嬰又殺趙高，這些庸才終無法用關中，關中亦無法伸訴其冤屈。楚漢相爭之際，項羽大兵四十萬，進據咸陽，當時天下大勢，皆在此公掌握，但他不能運用關中，亦等於關中不能報項羽。章邯爲雍王，據成陽以西；司馬欣爲塞王，據咸陽以東；董翳爲翟王，據陝北上郡，以上三人雖據關中，皆不能善用關中。西漢平帝爲王莽所弑，以後自立，改國號曰新，漢兵入長安，王莽自焚死，此又王莽有關中而不能用關中。同時劉玄自號更始將軍，由宛都長安，赤眉入長安殺更始，是劉玄有關中而不能用關中。隗囂據隴右及身而敗，是隗囂有關中而不能用關中。其他如劉曜有關中，敗於石勒；李茂貞王行瑜有關中而見殺於朱全忠。李軾詳舉有關中而見敗於唐太宗。唐穆宗有關中，不能討平朱克融等之叛逆。唐昭宗有關中而不能控制宦官之猖獗。又如李思齊張思道有關中，明兵一至，即爲臣僕；李自成有關中仍不失爲流寇。王輔臣有關中，亦見敗於關中。

海。

以上諸人，雖各有運用關中之機會，但各因天賦所限，故皆無結果。關中形勢，固依然存在，在不會改變絲毫，不過因運用非人，不能發生威力而已。然則優秀人力之配合，方能產生絕大的效驗。這樣看來，徒險不能自固，尤有待於人力之攜支，所謂湯城千里，揭竿可以亡秦，長江天嶺，投鞭亦可斷流。古人謂「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便有絕大的眞理。其實無所謂「如不如」，倒是三個條件要互相配合，然後才能發生絕大滿意的結果。

軍事與政治之關係

中國向來有一種德威並施的辦法，和寬猛相濟的論調，所謂德者寬者是政治的手段，威者猛者是軍事的功用，這兩種作用，是一物的兩面，並不是絕對不同的個體。軍事好似骨架，政治却是皮肉了。若我們免強把這兩種作用分開，便不能起有效的行動了，所以他們應互相配合，互相爲用，軍事才能補政治之不及，政治可以濟軍事之所窮了。

西安既是最利於運用軍事的地方，自然也是最利於運用政治的地方，我國歷代幾個傑出軍事人物，如秦始皇，漢武帝，唐太宗，元世祖（元未都西安）無不曾利用關中形勢，作他們的軍事政治根據地，也無不依傍他們強度的配合到絕妙的境地，於是不僅國內統一，即海外諸國，亦歲歲來朝，而實現海宇昇平的大同現相——然則他們之能發煌光大，亦確實因他們的軍事

天才，配合西北形勢，所反映出來的結果。

我國自辛亥以還，年年叫統一，天天唱合作，以後還免不了一個貌合神離的局面。此無他，殆因軍事與政治過於脫節所演出來的現相。這便是德威不並立，羌猛不相濟的結果。例如都北京時，對於西北西南東北，也無法監督他們執行行政令；此因中國軍事，政治的力量，不能在恰當適中的地點配合，所以政治成了無骨架的政治，即失之過軟的原故，軍事成了無皮肉的軍事，又失之過硬的原故。政治過軟則無人尊重，軍事過硬，則缺乏彈力性，又為敗事之由。過去中央對於邊疆各省，多採取缺乏骨架的政治手腕，所以能軟不能硬，這又宜其能敷衍假面子於一時，轉背之間，即又發生脫節的麻煩。此種失敗的現相，無不由我們沒有把握一種最利於運用軍事與政治的據點，所發出來的糾紛。

我國軍事與政治支點最有效的地方，便是建都西安了。根據我們澈底的研究，西安的軍事價值極高，古代如是，現在仍絕對如是，在此所維持的軍事力量，必能充分的發揮政治的作用而達到最高頂點。在此種情形之下，軍事與政治不僅無脫節的危險，且能充分的打成一片，而完成有效的方法。那便是國家樹立德威最實踐最有效的方法，也是中國走上富強大道的祕訣！

第四章 西安建都與民族復興

西安在我國歷史上佔了重要地位，根據民族生物學者的眼光，此後西安的重要，還要超過歷史上所表演的成績，因此之故，我們不憚煩的再描寫各種聯繫的現相，藉以提高國人之警覺。去年九月委員長在王曲軍事會議席，勸高級將領研究歷史，有以下幾句話：「例如西安這地方，你們以為是很普通、很平凡，但這次到此即感覺中國歷史真正的重心是西安，中華民族真正根據地是西安」。他又說，「山西是抗戰的根據地，西北乃建國的根據地」。他還說，「玉門關是中國的前門，新疆是中國的前花園；山海關是中國的後門，東三省是中國的後花園」。由以上委員長之昭示，我們即知西北之重要，更知西安之重要了。故目下實乃繫乎我國今後國運之盛衰隆替至鉅且大，不能容我們之隨便放過，而使朝野人士，對於此種決定我國整個民族之命運的地理環境，漠不關心。我們暫把一切理論拋開，只把歷史的事實，來證明西安的地位是何等的重要。

漢唐建都長安時之國威

在統一局面之下，我們可以引漢唐兩代來說明一般的現相。前漢都長安，關東諸將，遂有叛變，高帝皆依次討平。武帝雄才大略，三討匈奴，一次遣衛青、李息出雲中以西，驅走樓煥、白辛，取河套以南各地，設立朔方郡，恢復秦始皇時秦舊界。第二次遣霍去病幾萬騎出隴西擊匈奴，過焉支山千餘里，同年將兵出北方，深入敵境一千餘里，轉戰至祁連之天山。第三次又遣衛青、霍去病分途出師，衛青追擊至外蒙古實山趙信城；霍去病出代郡，深入敵境一千餘里，擊斬匈奴左賢王將相等八十餘人而還。他如有平閼越、東定朝鮮，皆為西漢對外征討的戰績。

唐朝自晉陽發難，定都關中，將王世充、竇建德、蕭銖、劉黑闥等叛依次削平。太宗因東突厥爲患，遣李靖，李世勣帶兵十餘萬，大破韻利可汗於鐵山，突厥諸部皆潰，漠南遂空。西突厥自恃強大，太宗遣郭孝恪擊敗之，金雞獸散。以後薛延陀和鍛勒諸部發兵三十萬，擾亂邊疆，太宗又命李世勣、李大亮大破之於諾真水，敵人羣請太宗爲天可汗。此外他又討服吐谷渾、吐番、龜茲、高昌諸國，於是唐之聲威大震，四夷潛伏，海外諸國，相繼來朝。以上種種，皆因建都長安，所以能發揚民族的威力。

過去外侮時西安之地位

一、我們再轉移視線，看在偏安局勢之下，對於民族之興衰有何影響，我們首先研究對胡作戰的經歷罷。晉在建國之始，對於關中異常重視，武帝作石函藏於宗廟，非至親可靠

者不得鎮關中，以後八王作亂，諸胡依次叛變，關中遂淪入異族符秦之手。元帝渡江，建都建康，以後庾亮，庾翼，殷浩，先後進兵圖復中原，皆無效果。桓溫以諸人北伐無功，自將步騎四萬，大敗秦兵於藍田及白鹿原，不幸因溫急於內向爭權，不即渡灞水，進撲長安，中原亦卒不能恢復。安帝之世，劉裕曾一度取長安，惜以委託非人，旋淪於夏王赫連勃勃之手，以後拓跋氏滅赫連，據長安，即造成南北朝對峙之局。他們的盛衰起伏，無不以長安之得失為其樞紐。

二、我們再行研究南宋對金之作戰，亦以陝西之得失為當時宋室臣民最爭論的問題。當金虜南下，兩河，中原，四京相繼淪陷，那時之昏君闔臣，無一不心向東南，以為乘桴浮海之計。但彼時之忠臣義士，亦無時不渴望其君由南而北，以圖中原之恢復，此因東南之不可往，亦正由西北之不可棄。當時有杜充之將棄東京，岳飛即諫曰：「中原土地尺寸不可棄，今一舉足，此地非我有，他日取之，非數十萬衆不可」。以後岳飛還鎮襄陽，上疏高宗曰：「錢塘僻處海隅，非用武之地，願速都上游，用漢光武故事，親率大軍，往來督戰」。張浚之將經略關陝，謂高宗曰：「中興當自關中始，慮金人或先入陝窺蜀，則東南不可保」。張浚將行未決，汪若海謂之曰：「天下者常山蛇勢也，秦蜀為首，東南為尾，中原為脊。今以東南為首，安能起天下之脊哉？將圖恢復，必在川陝」。又高宗卽位時，李綱上疏陳十事，其議巡幸曰：「車駕不，不一到京師，以慰都人之心，度未可居，則為巡幸之計，以天下形勢而觀，長安為上，襄

陽次之，建康又次之」。

龜張浚敗於富平，或議請徙夔峽，劉子羽叱之曰：「孺子可辱也！四川全盛，敵欲入寇久矣，直以川口有鐵山棧道之險，未敢遽窺耳。今不堅守，縱使深入，而吾僻處夔峽，遂與關中聲援不相聞，進退失據，悔將何及！今幸敵方肆掠，未逼近郡，宜但固當留駐興州，外繫關中之望，內安全蜀之心……庶幾可以補前衍耳！」吳玠因張浚敗於富平，收散卒，保大散關東之和尚原，自高宗建炎三年，直到紹興三十二年，宋金議和成時止，大小爭奪之戰，其重要據點，多在和尚原與大散關一帶。

又虞允文任用陝宣撫使，上疏高宗曰：「恢復莫先於陝西……一旦棄之，則窺蜀之路愈多。」馬懋上疏高宗曰：「今願陛下西幸巴蜀，用陝右之兵，留重臣使鎮江南，撫淮甸，破金陵之計，固天下之本，是爲上策」。金人之初取太原與真定，種師道上疏欽宗曰：「請幸長安，（詳見卷二）。印朴庸知欽宗將棄東京時，亦謂羣臣曰：「朕將往西起兵，以復都城」。是陝西之重要，當時君臣上下，無論智愚賢不肖，無不知之，惜乎南遷以後，一去不復返，卒亡其國，此所以令我們大惑不解也。無怪當時涇原經略使曲端，深惡而痛絕之曰：「不向關中興帝業，却來江上泛漁舟」，曲老雖因此二語殺身，但切中當時昏君庸臣之昧於地理大勢，無有出史跡，亦皆以陝西之得失，而註定南宋之壽夭。

三，又三藩抗滿之作戰，亦以陝西之得失爲當時成敗之關鍵，我們不妨引來證實我們之主張。清初封明降將吳三桂，爲平南王，領四川及雲南；尚可喜爲定南王，領廣東；耿精忠爲靖南王，領福建。三桂因清廷撤藩事，聯合尚耿二藩起兵抗清，三桂自稱招討兵馬大元帥，國號曰周，蓄髮易衣冠，移檄天下，與明室復仇。清廷聞變，遣莫洛爲經略，率領滿兵駐紮西安。後陝西總兵王輔臣殺莫洛以應三桂，三桂遣王屏藩三路犯秦隴，康熙十五年，清廷命圖海西征，大敗輔臣等於平涼城北。圖海留陝守敵，以分三桂之勢，而清軍得專心對湖，以次削平三藩。他們叛明降清，其人格本不足論，但此徵文證明陝西之得失，實爲漢滿兩族興衰之大關鍵。

以上數例，皆以當事人能否佔據陝西爲他們成敗興衰的樞紐。不過我們在地理環境之外，還有一個最優秀的人力問題，忽略此點，便不能了解他們成敗的真實原因。所謂「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便是此理。我們常見金城千里，揭竿可以亡秦，長江天塹，投鞭亦能斷流，此便是徒險不能自固，而終必有賴於人力之掩護。試看南宋當兩河既陷，四京盡失，關陝大震，危在旦夕之時，猶能撐支殘局，保全蜀地而維持西北至數十年之久，卒開南朝百四十九年之天下，皆因吳玠楊從義等在和尚原苦力奮鬥，使兀朮有乘虛之憂，韓世忠岳飛等可以收夾攻之效的原故。

地勢與人力配合之必要

然則西安之重要已有史跡證明，假使此種有利的形勢，而能配合優秀的人力，則秦始皇，漢武帝，唐太宗之光榮歷史，可以隨時重演於今日。所以我國民族復興之偉業，實有賴於我們再作地理環境調整之必要；使西北有利之自然環境，重行配合全國優秀人力，便能使這萎靡不振之民族，立呈活潑有為之姿態，此即是我們堅決主張建都西安之屬於歷史的理由。

在我們未討論其他理由之前，現在要問陝西之得失，何以影響我國民族之興衰存亡至鉅且大？對於此種究詰，我們且看古人的答案如何。清初大地理學家顧祖禹，在他著的讀史方輿紀要中謂陝西的形勢曰：「陝西據天下之上游，制天不之命者也。是故以陝西而發難，雖微必大，雖弱必強，雖不能為天下雄，亦必浸淫橫決釀成天下之大禍」。顧氏的答案，我們誠不能說不對，他是根據過去歷史的經驗，而有這種結論，但我們若作進一步的追問，為什麼以陝西而發難，雖微必大，雖弱必強，恐怕他老先生仍無正確之答案，充其量不過說些，「陝西之在天下，猶人之頭項，其勢必至於死云云」。究其實在，他只能說到猶人之有頭項然為止，此表示他祇知其當然，却不知其所以然。在沒辦法說明時，只好拿頭項的譬喻，來推論他說不出的理論。又章俊卿謂：「河北所恃以為固者黃河也，而陝西據黃河上游，下臨趙代，其勢足以奪黃河之險，是陝西常制北方之命也」。章氏亦同顧氏差不多，根據歷史事跡，來推論陝西之險要，至於如何有這種現相，却未一字道及。因此之故，我們須更進一步，方能覓到相當的答案。

我們要了解此種現相之真實原因，必須從地勢與人力兩方研究，才能得到正確之答案。陝西地勢乃高屋建瓴，從上向下，是順自然之斜面，故不論物力人力，皆是順勢推移，用力小而成效大，發難弱而影響強，如運用時機與時勢的當事人稍為狡詰，而配合陝西之形勢，當然能借此種潛伏的勢力，澆溼橫決釀成天下之大禍，自不難據上游而奪黃河之險，以制北方之命。很知地勢雖然重要，但優秀的人力，却應互相配合，方能收左右時局及制命之效。否則不能控制全局之起伏了。關於山地之人力，須詳加分析，便能了解一般特殊現相之內容，也才能明白形勢如何有利於人力。從生物學的立場來說，在山地的居民，整個生理的構造，與平原人民，雖無種類縣殊之不同，但一般生理的發達與習慣，却大有區別。山民之呼吸，循環，運動，消化，排洩，神經，等等系統，皆比平原居民來得特殊與發達，藉以適合高地之環境。其他如新陈代谢之作用，亦比平原人民快健。對於肌肉之運用，尤以四肢百骸之動作飢肉，更有使用之機會，若真與他們鬥力的話，平原人民勝過他們的技巧，却無多大的把握。此因高地之地理環境，須人民之生理起順用作用，方能生存的原故。又平原人民體內之紅血輪，每立方公厘是五百萬個，但海拔四千公尺，便增至七百萬個，是山地之高矮，影響山民體內之紅血輪；據高地空氣較稀薄，故營氣亦較少，生理上為應付需要起見，故增加紅血輪的數目，以便多多運輸養氣，達到體內之各部。凡營養充足的人民，動作能力亦有比較快健的趨勢。倘高原的人民真夠優秀，同時有機會配合陝西的地勢，他們必能充分的發揮他們內在的能力，正如顧祖鴻所謂的

「在陝西發難，雖微必大，雖弱必強，雖不能爲天下雄，亦必浸淫橫決釀成天下之大禍」了。由以上各種解釋，我們便立刻了解陝西地勢如何控制黃河下游之真實意義。古人雖知歷史的見相固應如是，但他們無法來說明這種多方面配合所形成的現相，此便是他們只能運用譬喻如「殞然等等字眼，來解釋一般說不出的啞謎罷了。

西安在今後民族復興中之地位

前文已把歷史的既成事實，詳論一番，現在不妨轉移視線，從另一觀點，來討論西安之地理價值。過去十餘年中，我研究我國民族生物基礎與地理環境之關係；不知不覺又走上都城地位與民族盛衰之研究，以後愈加追求與探討，我們更感覺這種現相之真確性。我們開始探討的時候，是純以民族生物學之立場，凡合乎此種條件的，便可肯定某地有建都的資格。因此種論證，只能對少數治民族生物學者說明，却不能應付全體社會之要求；吾下爲對付此種需要起見，容我們從政治、經濟、軍事、外交、地理、生物，各方面，來說明西安爲最合建都的條件，如左：

一、首都永奠一勞永逸

民國自辛亥革命以來，不過三十二年，便已數易其都，首都北京，繼遷南京，再遷洛陽，

又由洛陽回南京，然後由南京移武漢，現遷重慶，這些舉動，雖有不得已的苦衷，但從心理方面說來，一國的首都，乃政治神經的總樞紐，絕對不容採取「浮舟泛宅」的策略，隨便轉移，而啓國人輕視國家尊嚴之暗示。倘國人對於國都之遷徙與否，漠不關心，則他們的政治心理，早已陷于麻木不仁之狀態。過去國人對於國家認識不深，原因雖然複雜，但國都之一再變更，亦足以引起他們徬徨無主之疑慮。若民元建都西安，即可免一切搬遷之麻煩，恐怕我國早已走上建設的康莊大道了。

二、政治心理平均發展

我們若以政治心理爲出發點，北平與南京皆不宜于建都，此因北平偏於東北，南京偏于東南，而對於西北與西南，皆有鞭長莫及之勢。所以一旦發生變故，以上兩地，皆不能應付裕如。故過去在北平與南京政令之下，西北與西南人民的政治心理中的向心力極度薄弱，而離心力反日形濃厚。此無他，因中央距西北與西南太遠之故，不但當地人民向背的心理不甚明瞭，並且易于接受奸人從中挑撥的詭計，如是中央對於邊疆更加隔閡，而足資誤會之材料，亦日見其多，久而久之，漸漸形成兩不相下之僵局。假使建都西安，西北與西南之政治問題，自然易於明瞭，而許多不必疑之誤會與磨擦自然易於廓清，此又是必然的趨向。而全國之統一，又更易於鞏固，縱有一二野心家之不甚安分，中央可以運用以西安爲根據地之政治軍事所發出之力

量，隨時鎮壓，而無困難了。

三、民族氣節自應提高

我國當年由北平遷南京，其中理由之一，便是因北平過於官僚腐化，及與帝國主義過於接連，故大家贊成遷都南京，以新天下耳目，其實南遷之後，一方並未脫離帝國主義之威脅，一方所謂的官僚腐化，仍未少減，反有變本加厲的形勢。從前北京建都時，一般公務人員無不每週有三天在北京逗留，四天在天津鬼混。他們到了南京，也無不是換湯不換藥的一幕一幕的重演，每週三天在南京生活，四天在上海盤桓。至於辦公精神之頹廢，却又是每況愈下，有非言語所能形容。此因天津租界有一種神祕的誘惑力，遠超過北京衙門之趣味；正如上海租界有一種神乎其技之妖媚的魔手，把許多人纏綿了彈動不得，宜其他們魂不守舍的在京滬道上往返狂奔。假使西安作首都，縱然天津上海妖氣十足加一，他們也不會顛三倒四了。然則爲提高民族氣節起見，及操作政治精神起見，首都亦宜建在西安爲是。

四、海軍有無皆宜內陸

我國是一個地大物博的大陸國家，先天既是富有，從來不缺原料，故不注重海外發展，所以不努力海軍之建設。自甲午戰敗後，大家對於海軍之建設，都不甚起勁，以後所有的兵艦

，皆是陳舊不堪，故海軍的任務，平時放放禮炮，戰時就只有向後轉之一法。我國所有風前燭瓦上霜的艦隊，經此次中日戰事，卒致粉碎無餘，在此種情形之下，我們在未能建設強有力的海軍之前，萬不可再建都海濱，距此次北平與南京之費轍。爲都城之安全計，最好距離外人炮艦射程之外。關於此點，國都之安全條件，未有出於西安之右者。我們縱有強大的海軍，若建都海濱仍不合算，此次德國以四千飛機轟炸倫敦，英人雖擁天下第一等海軍力量，但仍無招架能力，倘德人繼續再炸三天，英倫即有淪陷之虞。英人無內陸可遷，他們只能把倫敦放在海濱，我們有的是內陸，假使不知利用，這才是傻瓜了！

五、險要天成易守難攻

西安不特可以避海軍之威脅，且亦可避陸軍之威脅，在大陸上，且爲建都最理想的地方，古來建都此地的，有周秦漢隋唐等朝，多以長治久安見稱於世。此間地勢之雄壯，天險之奇特，無不令人驚倒，東有潼關，西據大散關，南控武關，北有蕭關，前擁長城，左帶黃河，險要天成，雄壯無比，爲古今兵家所必爭之地。巴黎只有一個馬奇諾防線，他們尚不勝驕傲之至，現在有如許天然的馬奇諾防線，總夠我們的驕傲了！此間古稱關中，王氣極盛，我國戰後遷都此處，不特爲國家策長治久安之計，且亦象徵國家欣欣向榮之概。然則此地奠都，不僅利於易守難攻，且亦繫今後國運之盛衰隆替也。

六、防空第一首都第一

西安最宜於防空，不似南京北平之易受國際敵人之威脅。西安土質極好，普通五六丈以下還不見水，故宜於建設防空洞。南京土質則不然，三尺以下即源流滾滾，故極難建設防禦性之建築。假使建都西安，而策動各種國防性的工業，我們只要把他們安置在南山地下，非僅各種工廠得到永遠防空性的保障，且更能使國都永固，而發揮各種政治軍事力量。現代國家最重要的是防空，首都無妥善的防空，即不能稱為現代國家。

七、西北威脅未雨綢繆

尤有進者，我國過去最嚴重之國際糾紛，多出於東北，此次抗戰，乃血債之總清算，在最近之將來，當然可以洗滌乾淨，並且我們相信日本在五十年以內，沒有方法起來，不過今後一切麻煩，却轉了方向，恐怕我們更應提高醒覺，而預防國際敵人由西北之進攻。須知此種局面，現在正在醞釀之中，假使我們隨便放過，不作澈底之準備，將來必遭噬臍之悔。因此之故，我們必須建都西安，以便策動整個北方，尤其現況下之西北的政治，經濟，軍事的建設，方能壓倒敵人躍躍欲試的野心。所以我們為今後加強國防之力量而論，也應計策安全，建都陝西，方能應付以後所發展的國際麻煩。

八、根治黃河永固北方

我國北方有兩個永恆的仇敵，一即歷代所經過的外侮，二即黃河上游之旱災，下游之水患。這兩種仇敵手牽手的把北方許多優秀民族向南驅逐，而形成我國民族生理上之畸形發展。對於外侮之防禦已有說明，現在我們只着重如何根治黃河，方能使北方變為樂土。我們研究黃河上游之乾旱，下游水災之成因，皆緣無優秀人力照顧的原故。周秦漢隋唐建都此間，為災之機很少，及至都城東遷南徙，黃河流域之災情，便年復一年的擴大。所以為整理黃河起見，我們亦應建都西安，方能應付根治黃河之要求。

九、開發西北人力第一

我國過去十餘年，朝野皆大聲疾呼的喊着開發西北的口號，此種口號何嘗不是震耳的好聽，可惜事實告訴我們，口號仍不失為口號，事實仍不失為事實，這兩種現相之間，從來沒有任何聯繫。喊口號的南人，仍然在南中享受他們的清福，喊口號的北人，仍然在北方不能動手他們的開發。因此有力的人不必來，來了的人不必有方，你扯我拉，形同錘木。所有的力量，已在喊口號上消磨殆盡，早已無餘力來推動西北實事求是的開發了。

其實西北所產生的原料，皆夠西北建設的條件，只要我們知道如何努力運用，便能發生很

大的效果。人們對於西北的開發，只注意西北的出產，一方又計算他們的資本，此誠然不錯，但他們對於優秀人力的配合問題，却不甚注意，所以不會有好的成功。根據我們深刻的研究，應把人力列在最前線，其他雖然重要，却應列於人力之後。西北六省面積，約占全國三分之一，僅有人口二千二百萬，按照比例，全國有人口，四萬萬五千萬，西北卻應有一萬萬五千萬，由此說來，西北尚差一萬萬三千萬，若不建都西北，東南衆多的人口，絕對不會向西北流動，即西北僅有的人口，也會向東南走散了。須知西北的困難，十有九是一個人力問題，若是人力有法解決，其他困難也迎刃而解。然則西北第一難題，便是如何充實西北的人力。若我們要充實西北的人力，便要建都西安，才有解決之望。

十、北宜工業南宜農業

我們研究南北氣候，有一個肯定的結論，即是北方氣候最合於科學文化之培養，故我們應在北方建設合乎科學的工業文化。我國南方氣候最宜於農業文化之發展，我們應竭盡智能，提高南方合乎科學的農業生產，以應付北方工業文化的要求。工業文化所需要的人才，遠超過農業文化所需要的人才，故我國首都應建在人才需要最多的地方，尤以西北為最，是首都應建在西安又一理由。

十一、重工原料多產北方

北方之煤鐵及石油等等，產量極豐，對於我國之重工業的原料，佔決定之位置，南方煤鐵雖到處皆有，但所有產量與北方比較，真有大巫小巫之別。即以西北而論，亦比南中為豐，然則我國不建設屬於國防性的重工業則已，若要從事建設，又非在北方下手不可。倘要注意基本工業，而着手建設，又非建都西安，則不能應付建設重工業所形成之環境。

十二、北方建都長江久安

我們為了解地理環境與民族盛衰之現相起見，最好舉出幾件具體的實例，來說明其中相互的因果關係，現在容我們借都城地位，在歷代所表演的現相於後：

根據歷史的記載，黃帝軒轅氏都有熊三百三十九年；唐虞都陶唐及蒲阪共一百五十一年；夏都安邑四百二十一年；商都毫，臯，相，耿，刑，殷等地六百四十八年；周都鎬，洛陽，八百八十七年；前漢都長安二百三十年；後漢都洛陽一百九十四年；唐都長安二百八十七年；北宋都汴一百六十六年；元都燕京九十年；明都北京二百七十五年；清都北京二百六十七年；北魏都平城，洛陽一百零八年；遼都熱河二百年；金都會寧一百二十年。前面十五起，共四千三百九十三年，以上皆建都北方的現相。我們要了解北方之宜於建都，即應知南方之不宜於建

都，現在爲明白此點起見，容我們列舉南方建都之壽命如左：

蜀漢都成都四十二年；孫吳都武昌建業五十九年；東晉都建康一百零二年；南宋都臨安一百四十九年；宋都建康五十八年；齊都建康二十二年；梁都建康五十四年；陳都建康三十一年；太平天國都金陵十一年；以上九起，共五百二十七年，其中只有南宋一百四十九年，及東晉之一百零二年爲異數，其餘卽更短命了。然則南方之不宜建都，可想而知。由此看來，我們之建都西安，更可穩定中國的國運又可知了。

十三、優秀民族皆在北方

世界一切優秀民族和他們的都城，皆在北方；次等民族和他們的都城皆在南方。我們只把地圖打開一看，便知北緯三十三度以北的，皆是國富民強的民族，北緯三十三度以南的，皆是國貧民弱的民族。英國本部在北緯五十度與五十九度之間，倫敦在五十二度；美國在北緯三十一度與四十九度之間，華盛頓在三十九度。蘇俄在北緯四十度至七十度之間，莫斯科在五十五度。德國在北緯四十七度至五十四度，柏林在五十三度。法國在北緯四十三度至五十度，巴黎在四十八度。意國在北緯四十度至四十七度，羅馬在四十三度。日本在北緯三十一度至五十度，東京在三十六度。土耳其在北緯三十六度至四十二度，都城當然亦在同緯度以內。其他如坎拿大，挪威，瑞典，芬蘭，丹麥，葡萄牙，比利時，希臘等等民族皆在北緯三十三度以北，亦無

不充滿了朝氣，欣欣向榮的樣子。

我們再列舉三十三度以南的民族如下：印度在北緯九度與三十三度之間；埃及在北緯三度至三十一度之間；亞拉伯在北緯十四度與三十三度之間。安南是南自北緯十度至二十二度；緬甸在北緯十五度至十七度，暹羅在北緯十二度至二十一度；不丹在二十七度與二十九度，台灣在北緯二十二度至二十六度；墨西哥在北緯十二度至三十二度，古巴在二十度與二十二度。並且他們的都城無不在北緯三十三度以南。

我國南京是在北緯三十二度，重慶在北緯二十九度，以上兩處皆不宜於建都，故最好遷都西安，該地適在北緯三十四度，亦為較適宜之緯度。

十四、改造民族最妙法門

我們研究都城地位，與民族盛衰之關係，是純以民族生物學的立場為出發點，久而久之，我們發現我國民族有一種病態的發展，即我國南人強於智力而弱於體力；北人強於體力而弱於智力；換而言之，我國民族體智不是平均發展的，所以演成各種未老先衰的生理現象。這種畸形發展，是與南北地理環境，發生相互的因果關係。北方地理環境很合於民族健康之培養，故北方人為的環境雖不及南方，但因北方自然環境遠超過南方之優異，所以北人之體力仍然勝過南人。今為多數優秀民族調整地理環境起見，故我們堅決主張運用政治力量建設北方為工業區

域，而吸回大部分南遷之北人，即我們所謂的南人富於智力的部份。若這些優秀的成分，能夠遷回北方，不特北方的經濟建設可以提前促成，即我國民族中的中堅人物之智力體力，亦漸漸可以平衡發展；且不到二十年，不難演進成爲一種青年民族，重現於亞洲大陸！若我們不自暴自棄，真頗達此鵠的，又非建都西安，藉以就近策動西北之建設不可。須知建設北方是一種手段，我們要運用建設西北的手段，而達到改造我們這些未老先衰的民族而成爲青年民族。此功告成之日，才是我們目的達到之時。

十五、民族感情即可調和

我國西北民族異常複雜，在過去演出許多政治上的糾紛，皆因奸人挑撥離間的原故，須知這些現相之演成，無不因都城距離各民族單位太遠，故邊情不能上達，所以誤會增多，中央對於他們處置不當，而反映各種不調和的情緒，我們若要永遠解除民族間不睦的感情，只有建都西安，才是最根本的辦法。

十六、陸主海隨國策正確

委員長謂「玉門關是中國的前門，新疆是中國的前花園；山海關是中國的後門，東三省是中國的後花園」的指示，真是金科玉律，我們只有敬佩此種原理之正確，絕對無法改變絲毫。

中國今後立國是要面對大陸，直向歐洲，而不是專恃海陸之發展，而忽略大陸之重要性。過去我們受着鄰國由海洋來侵略影響，大家只側重後門之發展，而忽略前門之建設，所以沿海則有畸形的繁榮，內陸反萬分的凋弊。現在我們應服從領袖的指示，反過頭來，從事大陸之發展，因此之故，我們應建都於心臟的關中，才能完成陸主海隨的建設。

十七、掩護建設基本要圖

我們只知建設能使國家興，但不知建設能促國家亡的道理。東三省與福建同時受倭寇的包圍與壓迫，但九一八之役，東三省竟遭亡省之禍，而福建迄今還在中國之手。此無他，蓋因東三省過於從事建設工作，而福建對於建設不甚努力之故。例如東省有日本的南滿鐵路，我們又來一海瀋鐵路與南滿平行，日人開鑿，我們亦競相開鑿。日人幹什麼，我們也幹什麼。此種平行政競賽，不僅對於我們沒有好處，反逗起敵人之過度眼紅，如是他們以為若讓我們建設完成，他們必樹立一個不可克服的勁敵。因是之故，他們在民二十年即下手奪取東三省，遲則恐不及了。是東三省之亡，是亡於過於從事建設工作。福建之所以延殘喘，乃因怠於建設之故。……如此這般看來，建設固然要緊，但掩護建設的工程更為重要，假使我們不能保障建設之安全，最好不從事建設。反為安全得多。過掛福建，就是一個最好的證例。我們若要建設東三省，首先要應建哈爾濱河，然後才能掩護東三省的建設。我們若要掩護撫河的建設，首先要應建設察哈爾。

河北、河南、山東、山西。換而言之，我們若要建設黃河下游，我們必先建設黃河上游，然後才能掩護黃河下游的建設。亦正如整個黃河流域建設了，然後才能掩護長江流域的建設，長江流域建設了，然後才能保障珠江流域建設之安全。

以南北爲秩序，我們應先建設北方，然後建設南方；以流域爲單位，我們應先建設上游，然後建設下游。但我國過去之錯誤，是先建設南方，而並未建設北方，先建設下游，而並未建設上游。此次對倭抗戰，東南全喪，下游盡失，以後我們再不能上當，應該先建設北方，才應首先建設上游。若要完成全國掩護建設的工程，只有建都西安，然後才能不折不扣的使全國建設得到安全的保障，此是我們主張關中建都最重要的理由之一。

十八、強民悍族統治祕訣

我國版圖廣大，衍有寒溫熱三帶，種族之多，無慮數百，同時環繞我國之強民悍族，亦不在少，我們對於他們亦要應付得宜，方不發生困難。須知民族素質之強弱，皆與地理環境發生直接的影響。例如武器相等，平原民族與高原民族戰，高原民族勝的機會多，平原民族敗的機會多。麥食民族與米食民族戰，麥食民族勝的機會多，米食民族敗的機會多，肉食民族與素食民族戰，肉食民族勝的機會多，素食民族敗的機會多。溫帶民族與熱帶民族戰，溫帶民族勝的機會多過熱帶民族。換而言之，南方民族與北方民族戰，南方敗的機會多，而北方勝的機會多。

我們既是泱泱大國，對於國內的強民悍族自應作一種調整的處置。即對於關外的強鄰悍族，也應作一種未雨綢繆的應付。北平不能應付這個需要，南京更無資格適應此種要求。我們只有建都西安，即能和緩此類強隣悍族生理上的盲動，也才能控制他們不作軌外的發展。

結論

以上十八項理由，皆各有獨立的價值，若我們把他們綜合的敘述，其理由之充足，誠無有出其右者。各種理由雖然重要，其中最根本的理由，還是優秀民族與地理環境的調整問題。若我們運用這種建都西安政治手段，不僅以上其他各種理由可以得到圓滿的解決，即民族本身屬於素質的改造，也可迎刃而解了。然則民族改造是我們最前線的理由，其他各種理由，也不過附帶說明，來確定我們的主張有了根深蒂固的先天的依存性而已。我們一方深望聰明的政治家，以明智的眼光，來考慮這個左右國運的舉措。同時我們亦希望海內外的學者，來共同研究這一個問題，務使國人澈底瞭解當前的局勢，可以左右民族萬世的生物基礎。

第五章 西安建都與中國富強

我於二十八年十一月十八日發表「西安建都與民族復興」，當時各方人士，無不同情是。主張，日來對於該題，仍有許多要補充的地方，故又大膽再論「西安建都與中國富強」。希望可以藉此促成西安建都之十足兌現，並望我國朝野明達之士進而教之。倘此項運動，真能促成中國之富強，而奠定民國萬年基業，則我們應付任何代價，聯絡海內英豪向中央請願，要求明令規定戰後遷都西安，在未遷之前，指定西京籌備委員會，作各種遷都必要之準備。

爲實現我們的主張起見，即不憚煩的再行討論是題，使國人瞭解此種原理之真實性，現在容我拉雜寫來，藉以補充前文未竟的意義。

西安與北平之優劣

西安與北平比較，顯然有優劣不同之處。北平緯度與氣候在大體說來，勝過西安，但對於首都之安全計，北平又不及西安了。北平近海，雖然是他的長處，却又是他的弱點所在，此因海濱都城易受敵人艦隊之計算，如此次中日戰爭，北平即不戰而陷，便是此理；西安却非北平

可比，抗戰六年多他還是不折不扣的陪都，不像北平早被敵人姦污了。北平地位偏於東北，不像西安居全國之中心，爲控制全局起見，即照顧東西南北的政治發展，以及監督政令之執行，西安則遠超北平之效用；又此次我們對於倭奴的抗戰，必有一決定的收獲，最低限度，在戰事結束後五十年以內，日寇必無力再起，所以用不着再都北平，鎮壓倭奴之作祟。尤有進者，北平處於黃河下游，西安位於黃河上游，北平在平原，西安在高地，以地勢而論，前者宜爲文化區域，後者宜爲武化區域，武化爲政治的靈魂，兩者相依爲命，西安可以控制黃河下游，北平無力操縱上游之命脈，然則西安之宜於建都，已遠超過北平之價值，用不着費詞了。

西安與南京之比較

西安與南京優劣不同之點，顯而易見，南京緯度與氣候皆不及西安之優越，南京熱而濕，西安則反是，南京夏季太陽下溫度與屋內溫度比較，相差不多，西安太陽下溫度與屋內溫度比較，有二十五度之差，此因南京空中濕氣過濃，經太陽晒熱，歷久不散，一經流通，屋之內外，皆充滿傳熱之濕氣，故內外溫度，多有一致之可能。西安空中潮濕甚淡，雖然晒熱不易歷久不衰，故傳熱之機能薄弱，所以太陽下之溫度雖達百度，但屋內溫度亦只七十五度而已。以夏季而論，西安雖熱，但屋內仍能相安無事，南京則不然，屋之內外，皆有不可終日之勢。南京熱時過長，法氏六十四度以上之溫度，常六七個月不衰，西安不及南京遠甚，又南京

在北緯三十三度以南，故有完全的南方氣候，西安在北緯三十三度以北，則有完全的北方氣候。南方氣候，乃民族生理健康之大敵，我們若要提高優秀民質之健康，也應離開南京而建都西安，方符合民族生物學之原理。

我們若以政治系統爲出發點，南京因地理位置偏於東南，在過去對於西北西南東北，皆有鞭長不及馬腹之嘆，卒致釀成許多半獨立的病態現相；在該種情形之下，不是這裏指揮不靈，便是那裏政治脫節，因此之故，過去全國不能實現精誠無間的統一，其他原因雖不能說沒有，但最基本的根因，却是首都不適中的原故。假使民元以來，建都西安，不僅我國早已走上富強大道，恐怕此回誘敵深入的絕大犧牲的中日戰爭，也無從實現了！惜乎當時不出此，卒致釀成不統一的局面，而招致僂奴輕於一試的心理，把祖宗遺下來的錦繡河山，陷於萬劫不復之地！

南京過於接近帝國主義大本營的上海，正如北平過於接近天津，故易受列強軍事、政治、經濟、社會之影響，而喪失國人自尊自重的心理，一般大人先生口裏唱着如何應該打倒帝國主義，如何取銷治外法權，如何收回租界，但他們却在租界大買其地皮，大築其洋樓，大購其產業，而圖津大人的保護，此種口是心非的矛盾現相，便是喪失自尊心理的結果，讀者如懷疑我們故意挖苦他們。只要看他們三天在南京辦公，四天在上海逗留，常常在京滬道上往返不暇的狂奔現相，十有九是中了這不能自立自主自尊自重的洋毒！國家爲救濟喪失靈魂的公務人員起見，亦應舍南京而都西安。

南京過於接近海濱，易受敵人海軍之威脅，亦正如北平類似，我國未建設大海軍之前，似無資格建都海濱；即有大海軍，但為行政監督方便起見，亦應建都西安，方能促成國家長久統一的局面。我們根據歷史，南京建都總是一個風雨飄搖的偏安之局，并且壽命之短促，無有出其右的；西安建都，所演成的局面，多能長治久安，如前文所列舉的事實。

尤有進者，戰後如我國重行建都南京，如民國十六年故事，則有數種惡果，現在為了解此點起見，容我們分別說明罷。首都如遷回南京，政府有意無意之間，必又側重東南之發展，是沿海城市，又重整旗鼓，一如往昔之邁進了。我相信在最短期中，東南海域城市將又為我國經濟重心所托命的地方，須知在平時固無多大區別，但以後國際戰爭再行爆發，則我沿海各省之城市，勢必又遭敵人之蹂躪，一如此次暴日故事。

或有以為我們縱然重都南京，但因此回創鉅痛深的經驗，必不致側重東南之發展，再蹈過去之覆轍。其實我國民族最富感情作用，而缺乏理智的判斷，并且健忘得萬分可憐，我們足以上海一二八之役而論，即見此種缺點嚴重，當時日寇把閩北焚毀乾淨，以後敵人在四川路底建築堅固堡壘，為海軍駐紮之地。但距該地不及二十分鐘之汽車，又建築大上海，從好的方面說來，這種民族有大無畏的精神，故能再接再厲，從事建設。在壞的方面講來，我們乃是天字第一號的傻瓜，不僅鼠目寸光，還健忘得很，若再遷回南京，尚謂不偏重東南之發展，莫誰肯信？縱或政府不存偏重意味，但一般優秀的人力，向東南移動，他們也必一再形成東南之繁榮？

而重蹈東晉，南宋……以及最近過去之覆轍而無疑了。關於此點，我們真不能不站在民族生物學者的立場，一再警告國人，東南之繁榮，不是中國民族的福利，反是我國民族的前進發展中最大最不幸之障礙。何以故？容我們說明罷。

東南愈繁榮，全國優秀的人力愈向東南移動；殊不知該處優秀的人力愈多，彼優秀民質生理的退化亦愈大，須知劣等民質之退化，本不值得我們之注意，但多數本質優秀的民族偏向東南移動，而不知不覺間，走入了東南不甚健康之地理環境，而使進佔者，一再為智力體力不能平均發展的民族，此却是我國民族莫大的損失！我國東南溫度高而過久，特種寄生虫之猖獗，病菌之橫行，食物之單調，皆為東南地理環境所產生的結果，同時以上種種，又是東南人民的體力智力，不能平均發展最基本的根因。然則戰後我們千萬不可遷回南京，而使民族中之精英，再行受到嚴酷的摧殘，却是太重要了。若戰後我國仍都南京，則不啻民族之自殺！所以我希望朝野有識之士，起來反對一切違反民族生物學的舉動，并以至大至剛的力量，援助西安建都的運動。

西安與重慶成都之比較

現在容我們轉移視線，討論西南方面建都問題罷，重慶或成都可以建都麼？重慶根本即無建都資格，此次擇為行都，不過因抗戰方便起見，不能不暫在那裏寄住，一俟大難渡過，即應

從速遷出。成都雖曾一度爲蜀漢首都，但經四十二年，即煙消雲散，該地之不適宜建都，正如重慶情形相似。這樣看來，西南之不宜建都，亦正如東南之不宜建都，重慶與成都除距離海岸較遠，及佔長江上游高地比南京較好外，其餘條件，恐還不及東南之優越。以氣候而論，東南氣候本已夠壞，但有海洋氣候之調劑，故比西南大陸氣候來得適宜，然則建都東南，算民族自殺政策，倘建都西南如重慶，成都等地，其自殺的程度，必更甚可知了！

現在容我們討論重慶氣候罷，我在重慶一年另八月，研究該地氣候，與屬於智力工作效率之關係，一年中對於智力工作最起勁的時候，爲時四個月，自陽曆十一月半至三月半爲該地人民生活有爲的時候。每天可作八小時以上的緊張工作，與此期前後銜接的兩個月即十月半至十一月半，及三月半至四月半則不及冬季四個月，但比其他六個月又略高一籌。除冬季四個月外，其餘八個月的溫度，常在法氏六十四度以上，在此期內，故無論學生、工人、商賈、公務人員，以及任何階級的圓臚方趾的工作效率，皆不起勁，成績異常低落，皆因該地持續不斷的高溫；使重慶市民都陷於半催眠的狀態之中。在此情形之下，市民大多倦眼矇矓，多有不能揮支的情象，一切工作無法緊張，漫道他們不能作八小時的緊張工作，即每日二三小時屬於用腦的繁張工作，亦難維持而達到最大有效的成績。故以重慶的地理環境，製造農業社會的文化，自然頗有餘裕，但運用他創造科學社會的文化，則大嫌不足了。此因科學文化完全依賴繼續不斷的工作精神，方能產生絕大的效驗，決不似農業文化可以運用偷懶、取巧，以及各種皮毛不切

實的手段而取之。愛迪生爲當代科學界的怪傑，他有絕大的成就，係因在五十七歲以前，每天作十八小時以上的工作，五十七歲以後，每天不超過十七小時；倘愛迪生在重慶，必不能有很大的成績，縱然他比普通人力努力，但亦必受重慶地理環境的支配，這是無可懷疑的。若以地理環境優越的北方與重慶比較，前者每年可作十二個月的緊張工作，後者只有四個月的成績。換而言之，在北方一年的成績，可抵重慶三年的工作，此點可以說明中國與日本同時學西洋，但他們學會了，我們却還在在落伍的樣子，此因我國多數優秀的人力，皆在不宜於生理健康，與工作效率較低的南方。每年只有四個月以上的時間，可以作緊張的工作，但日本因在地理環境優越的北方，却能作緊張工作十二個月，中日雖同爲時間一年，但他們一年可以抵我們三年，此又宜其我們事事落伍不如人了。由此可知我國北方氣候最宜於科學文化之發展，南方氣候只宜於農業文化之培養，倘我們不了解此種原理，反其道而行，未有不焦頭爛額而歸失敗的。所以我們堅決主張我國民族應作地理環境之調整，從速建設北方，吸回南遷之北方民族，此點之能否成功，又在我們能否建都西安爲轉移。

此次抗戰，因行都遷於四川，各地人民亦多向西南遷徙，政府爲健全抗戰根據地起見，甚注意西南各項軍需工業之發展，故有西南建設委員會之設，所以臨時首都在重慶多留一日，西南即多有一天的繁榮希望。普通人眼光看來，這當然是很好的現相，但從民族生物學者立場看來，這又是一種得不償失的生意。須知一地之繁榮，完全仰賴多數優秀人力之配合，若無優

人力之配合，根本無法繁榮；此次向西南移動之人口，一般優秀成分當然比較很高，假使久留西南，他們必使西南繁榮；西南愈繁榮，他們在西南置產的機會亦愈多，同時他們不離去的機會亦更多。此因人性安土重遷，好逸惡勞，一經住下，即不願多事遷徙了，但他們久而久之，必作西南地理環境之犧牲品，一般屬於生理上之智力體力必更無平衡發展的機會。

西南地理環境中之摧殘勢力

西南地理環境，不利於民族健康之發展，若我們把民族中比較優秀的份子，掃數納入此種鴻爐之中，任聽其體力智力不能均衡發展，則我國民族生理上之更形退化，乃是一種注定的命運。現在請讀者少安毋躁，容著者列舉具體的事實，來說明此種現相，二十八年六月應西北衛生專員龍伯堅君之約，前赴貴陽各醫學院講學，順便調查我們小兄弟苗族的狀況，據報貴州有苗族六百萬，散處全省各地，又當時貴陽有人口十三萬，其中大小商店甚多，皆為外省人所開，不是近百年移去的，便是抗戰時遷來的，在偌大的市面，竟未發現苗族所開之商店一處，這種現相令我們驚絕。以後調查他們的職業，最大多數為全省各地之佃農，及常到市上之小販及瞎夫，且多有鴉片嗜好。他們謀生的本領不高，且有愈趨愈下的趨勢，此可見他們的智力體力不能平均發展，才形成整個民族生理退化的現相。但我們研究他們的祖宗，却多是比較優秀的份子，若與現在子孫比較，未免相形見绌了。

黃帝征蚩尤於涿鹿之野，便是先來民族與後來民族開始衝突的地方，以後他們兩方一再鬥爭，先來民族抵不住後來民族之壓迫，所以苗族一再被迫，首先順着天然水路，向黃河下游遷徙避難。嗣後仍抵不住後來民族之壓迫，乃向南移動，而達到長江下游；北方民族仍繼續不斷的攻擊，他們也只好採取一面抵抗，一面逃走的方式，由東而西，經江浙、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四川，而最後達到雲、貴各地。我們從前笑苗族兄弟過於消極，只知向西南逃跑，誰知數千年以後的我們，也要步武他們的後塵，而實實在在的演習他們祖宗所發明的由北而南，由東而西，而西南的孤步舞！現在我們不可輕視苗族智力體力不能平均發展，文化永準是如何低落，須知我們老留在西南，不作地理環境之調整，目下正在開始我們生理上之退化，恐怕百年以後，還遠不及現在苗族兄弟之健全咧！

心苗族祖宗是那時該族比較優秀的份子，這是無可懷疑的，他們那時沒有輪船，火車、汽車，也沒有飛機，恐怕木船也見得很多，但他們長征數萬里，在半途沒有被人打死、殺死、餓死。須知此種退化，不只限於苗族，凡加入同帶之任何民族，無不受自然環境之支配，不觀乎北緯三十三度以南之民族，如緬甸、暹羅、安南、不丹、阿弗汗、印度、波斯、猶太、亞拉伯、伊及、摩拉哥、阿加利、墨西哥、古巴、台灣、長江流域、珠江流域、等等民族，不爲北方民族之殖民地，即爲北人所控制，亦無不與苗族有類似的命運而不能自拔的樣子。然則爲避免此

種劫運起見，我們只有建都西安，而策勵北方之建設，為全國多數優秀民族棲息之所。

南方民族心理上之變動

全球北緯三十三度以南的民族，因受地理環境之支配，故政治能力比較薄弱，所以他們常被北方民族所征服，或操縱，以上所列舉的各民族，無一能脫離這種範疇。南方民族除體力智力不能均衡發展外，他們的心理，也受南方自然環境之支配。南人是比較熱情，不像北人之冷靜，南人衝動性是比較顯著，故他們不能忍耐煩悶，關於講禮貌及各種需要耐性的涵養，無不遠遜北人之能力；因此之故，南人發氣洩怒的現相，常比北人來得普通。我們到四川、湖南、廣東及任何一省去巡視一週，必能體驗此種現相之真實性。他們歡喜一旬成單，兩旬成雙，不願多事嘮叨；並且容顏言語，常表現不耐煩的樣子，此種變態心理，便是不能團結最基本的原因，也即是一般政治能力薄弱的原因。此種民族性之養成，又完全由自然環境中之歷久不變的高溫，普遍的病菌，猖獗的寄生蟲，及單調的食物所反映出來的現相。

然則建都南方，便是一種最不智的舉動，所以根據民族生物學者的眼光，我們應嚴重向國告，我國不論東南與西南，皆不宜於建都，亦不宜於過度繁榮，吸引多數優秀民質滯留此帶，人警而促成民族生理上之失敗。為避免此種弊病起見，所以我們堅決主張西安建都，藉此繁榮北方而吸回已遷南方之北人，如此才能使民族之智力體力達到平均的發展。

西安與洛陽蘭州之比較

我們對於南方不宜建都，已經討論一二，現在容我們轉移陣地，說明西安與洛陽之優劣罷。洛陽雖在北方，位於西安正東，但一切地理條件，皆不及西安完備，四周險要亦遠不如關中雄偉。昔日漢高祖本擬建都洛陽，但婁敬，張良反對甚力，并堅決主張定都關中，而開前漢數百年之基業；他們所見，亦正如我們今日所見，初無分古代與今朝也。前漢都長安二百三十年，後漢都洛陽一百九十四年，唐都長安二百八十七年，所以洛陽終不如西安之盛。洛陽之位置偏於全國之東，遠不如西安之適中，洛陽在後漢時對於全國，或有政治軍事的價值，但時至現在已經改觀，而此種價值已移到西安。此因西安一方為全國之中心，一方為應付國際風雲起見，亦不能不從事西北之建設，逐漸使整個北方得到平均的發展。在目下環境之下，我們應首先充實西北的國防建設，此種運動之成功或失敗，完全繫乎西安是否為首都；在地理條件上看來，西安建都關乎我國民族之復興至鉅且大，然則西安之重要，實遠在洛陽之上可知，我們對洛陽有相當的認識，現在請注目向西，計較蘭州與西安之優劣罷。

我們研究蘭州與西安之地理形勢，亦覺蘭州不如西安，若建為首都，有許多不便之處，以我國版圖的幾何中心而論，當然在涼州，蘭州雖是近涼州一個都市，但交通，農產，水利皆不如西安之俱備，以軍事險要如進有可攻，退有可守而論，亦不及西安之有利，古代帝王都西安。

，確有他們的真知灼見，蘭州在歷史上未曾一度建都，蓋亦形勢使然也。

我們對於南北重要建都地點，皆已略事論及，其他如開封，杭州，武昌等處在歷史上曾經一度為都，但因地理形勢過於低劣，現在絕無這種不識時務的妄人，有遷都該地之幻想，故我們不必費詞，來說明優劣了。

西安與北方仇敵之控制

西安建都可以控制北方兩個極大的仇敵，一個是外侮，一個是黃河，現在容我們首先討論抵禦外侮的國防問題罷。根據歷史，西安在國防上的價值極大，以中國全局而論，我國軍事重點完全在華北，倘北方能維持均勢，則整個華北可以相安於無事，北方安甯，則華南可以高枕無憂；倘華北不保，而想維持南方偏安的局面，此真是不可能的事實。關於此項史實，已在前文詳加論列，故不必重複。我們若要保華北，便先要鞏固陝甘，我們要鞏固陝甘，首在建都西安，以便策動西北的國防建設，同時伸展我們的國力，而達到整個華北的軍事建設。

我們研究我國北方優秀民族之南遷，乃是北方的國防不振，無力抵抗外侮，遠如東晉，南宋，胡元，近如滿清，倭寇，他們皆是挾持塞外優勢的體力，向南壓迫，而形成我國南北顛倒的畸形發展。倘當時能鞏固北方的防禦，則決不致釀成千餘年的病態現象，所謂鞏固北方的防禦，亦以遷都西安為先決條件，否則不能運用自如了。

北方第二個大仇敵是黃河上游之乾旱，下游之水災，我們若要以科學方法，仿照美國整理米西西比河的方法去控制黃河，也非建都西安不可。須知黃河在漢唐建都西安時，爲災的機會比較少，此因那時策動全國優秀的人力，對付黃河的原故，以後首都東遷及南徙，一般優秀的人力自然轉移陣地，向江南發展，如是無合宜的人力維持。上游則年年乾旱，下游則歲歲水災，所以黃河流域比較優秀的民質，不能安居樂業，故多相率向南遷徙。所遺留的老弱中的聰明分子，因其數量過少，對於黃河流域之凋殘現象，亦更無力挽回。刻運，我們如不要根治黃河則已，倘要從事整理，也應以建都西安爲先決條件。

然則建都西安，可以協助北方解決兩個最大的仇敵，然後才能談到着手整個華北的建設。北方建設之成敗，完全繫乎優秀人力能否配合爲樞紐；須知建都西安，優秀的人力，始有解決之望，否則無由推動一切重要建設了。

結論

我們在本文前幅專門討論西安與北平之優劣，計較兩地之得失，以建都而論，北平不及西安之合宜。以後我們再討論南京、重慶、成都、洛陽、蘭州等地之建都條件，亦遠不如西安之優越；尤以南方不宜於重工業之發展，以及優秀人力之滯留，假使勉強執行，最後也只有歸於失敗之一途。本文再三警告國人南方不論東南或西南，皆不宜過度繁榮，而促成民族生理上之

損失。我國東南已由敵人摧毀無餘，此是上帝給與中國民族生理復興，千載難逢無上珍貴的機會，我們應全國人民一心一德，齊在北方從頭幹起，建設整個北方為工業化的國家，藉以解決中國的國防、經濟、政治、社會，民族生理的種種問題，中國南方最宜於農業文化培養，所以我們應竭盡智能，發展南方的農業，達到登峯造極地步。中國南北須分工合作，各就其地理環境優越之點，進行大規模之發展，而達到最大最多之收獲。須知西南能暫時作抗戰的根據地，但萬萬不可誤認為民族復興的根據地，整個北方，才真是我國民族復興根據地；西安建都又是民族復興根據地中的根據地！倘國人能促成西安建都，我們即可實施第一個五年國防工業的計劃，以後再實施第二個及第三個五年工業的計劃；如此辦理，我們担保十五年之後，中國必國富民強，可與歐美并駕齊驅，而絕無絲毫疑問。

二十八、十二、三十

第六章 建設西北與民族改造

現在研究的題目是「建設西北與民族改造」。在未講建設西北之前，容我們首先分析民族生理的衰老現象，再談應如何方能改造，然後討論建設西北，乃我們改造民族一種最切實有效的手段。我研究這個問題，已有多年，民國八年我在朋友家裏看到一本疾病預防法，始引起我研究中國民族問題的興趣。但着手研究時，非常困難，因國內找不到一些可供研究的材料，在西洋更無可以供我參考的東西，真是毫無憑藉。因此研究這個問題，一切材料，都得自己搜集，自己整理。我利用觀察的方法，發現中國民族衰落的現象。這許多現象中最容易看到的，第一種就是精神疲憊，無論走到什麼地方，所看見的中國人，沒有幾個有精神的，大部分人都是暮氣沉沉，辦事室裏的辦事員，頗洋洋不見一些饱满的精神，街道上的行人，慢步緩行，都是老太婆的神氣；無論到什麼地方，都是發現這種萎靡不振的氣象。第二種是沒有團結力，西洋人早已說過，「中國人是一盤散沙」，這話雖然很挖苦，但是事實告訴我們，不能不承認有幾分理由。有一個外國人評論中國人沒有團結力，二人開會，當會發生三個意見，意見分歧，怎會團結起來，不諂諛附和，當然不會有力量。第三種是群互附的責任心，國人有一句話，叫「各人自

掃門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遇事總是馬馬虎虎，敷衍了事，不肯盡責，在這句話裏是表現得十分充足的。第四是沒有堅持的毅力，無論是什麼事，都是五分鐘熱度，不能一直幹去，虎頭蛇尾，什九是無結果的。我們湖南人，從外表上看來，很能提倡新的事業，但沒有堅持的毅力，故沒有良好的成績。中國的大學教授為數不少，但沒大的發明，和偉大的著作，一部書，第一冊出版了，第二冊不見繼續的出版，這都是沒有堅持力的緣故。美國大科學家愛迪生氏，他每天只睡眠四小時，其餘的時間，都在試驗室裏，所以他的發明很多。第五是沒有勇氣，遇到事情，不能坦坦白白，說話常「轉彎抹角」，不肯直捷了當，不是不負責任的推辭，就是說許多口不應心的門面話。第六是不能緊張，有一次我在南京看全國學校的運動會，從早上七點鐘起，到十二時半，只有三次節目。每次費時四十分，其餘的時間，都白白犧牲。再者，中國電影的表演，遠不如外國電影的緊張，這不是偶然的，不緊張的人，自然演不出緊張的劇情來。第七沒有獨立的精神，無論做什麼事，都是依賴成性的，家族制度就是幫助依賴性發展的地方。譬如建築房屋，在上海固然是千篇一律，都是一幢一幢的。到內地，也是千篇一律，不是三開間，便是五開間，客室內的陳設，家家都是茶几椅子，對聯中堂，也是千篇一律，自己無創造能力，永遠不會有新的花樣。第八是不能硬幹，無論什麼事，只要空談，要硬幹就幹不了。尤其是南方人，聽他們有時鬧意見而勃怒形於色，惡言滿口，但他們也就止於此了，再進一步而動武是很少的，即使動武，而致於頭破血流，那更是稀有的事，不獨個人如此，就是團體也

是如此。一個會在成立之初，宗旨定得堂堂正正，章程定得詳詳盡盡，可是會成立了，事也就亂了。要不然，照常開會進行，那又議案通過雖多，實行的却百無一二。還有一點，中國民族太和平，其實和平的人多半萎靡，萎靡不振的人，只能講和平。又中國人對於信仰，無篇信不疑的精神，故常能把兩種或兩種以上的矛盾事件，同時容許存在。西洋就不然，兩種矛盾事件，是不容並存，信仰天主教的，同時不能信仰福音教，而中國人則可同時信仰儒、釋、道、耶、回、共產主義，社會主義，國家主義，種種不相容的事件，橫豎不甚了解，也就馬馬虎虎的任其同時存在一個人的心裏，與其說是大量，不如說是萎靡因循墮落的恰當。其他的證例很多，茲為節省篇幅起見，也不必多舉了。

以上許多現象，都足以證明中國民族日漸衰落的趨勢，推究這些現象發生的原故，可以總結的說，皆因中國人的體智不均衡發展的原故。醫生診病，首先察驗病人的病狀，然後診斷他的病源，最後再決定治療方法。以上所講的幾種現象，都不是民族衰落的原因，而是民族衰落的結果，我們中國民族衰落的原因在什麼地方，這却很費研究了。現在容我們檢查全國大學生的健康現象罷。我們根據教育部二十年度全國高等教育統計來研究，在全國四十一個大學，一萬三千四百八十五人中間，關於身體的發育，甲等的有六千一百六十六人，乙等的有五千六百四十九人，丙等有一千一百四十人，乙丙兩項共計有六千七百八十九人，佔全數的十分之一以上，都是較實不完全的。

接着再看學生的身體營養狀況，屬於甲等的有五千一百五十四人，乙等的有四千九百十六人，丙等的有一千三百六十五人。乙丙共計為六千三百四十一人，我們要知道，大學的學生，都是中產以上人家的子弟，他們的營養已如此之壞，那末，中產以下的大多數中國國民，營養的不良，可想而知了。我們把中產以上，有力量進大學的學生來做研究的對象，他們所吃的東西，倘且如此不夠，中產以下的人，自不用說了。所以我們以大學生為研究對象是很合科學方法的條件。其他種種疾病，亦有觸目的數字統計。大學生患眼病的（近視眼不在內）共一千六百七十八人；患牙病的，有一千四百七十一人；患喉嚨病的，有七百七十五人；患皮膚病，有五百四十四人；患背脊病的有三百九十九人；患鼻病的有三百三十九人；患肺病的有二百四十一人；患耳病的有二百卅一人；患心臟病的有一百九十八人；患痔瘡病的有一百四十二人；患色盲的有五百零九人；患腸炎的有二十人；患傳染病的有十八人，共計六千另八十三人。此外，患近視的有二千四百七十八人，耳患重聽的有三千三百十九人。病人，近視眼，重聽三項共計一萬八百八十七人；在一萬二千另九十五個學生中有這許多不健全的人，能夠稱為比較健康的學生，就一千三百十五人。這樣看起來，中國學生的不健康程度，實堪驚人。從前湖南教育廳有個檢查報告，說七千男六千八個學生中，沒有缺點，身體健全的，只有八百二十人，有毛病的有一千三百四十八人，佔全數的百分之七十以上，這一點亦足以證明中國學生的健康程度。學生告的身體狀況如此，非學生及中產以下的一般人士，他們的身體如何，可想而知了。

現在我們要問我國民族，有無其他特異之點須我們注意？答曰有。例如研究中國民族身體與體重，即有南北的區別。從前史帝芬博士在北平研究中國人的身體，根據二十六個醫生報告，測量了一萬另八百六十三人，年齡方面從二歲起到七十歲止；結果黃河流域的男子，平均高度是六六・六吋；長江流域的男子，平均高度是六五・五吋；珠江流域的男子，平均高度是六四・一吋。他們的體重，黃河流域平均爲一三一・五磅；長江流域平均一一五・七磅；珠江流域是一一〇・八磅；在這個統計上看來，中國的男子生長的地方，愈南則愈矮，也愈輕。我們再看女子的身長與體重的發育情形：黃河流域的女子，平均高度爲六二・二吋；長江流域的女子，平均高度爲六〇・六吋；珠江流域的女子，平均身長只有五九・六吋。她的體重，黃河流域六一・四磅，長江流域一〇六磅；珠江流域一〇一・二磅；女的與男的一樣，是南方人比北方人身長較短，體重較輕。

我們再看兒童死亡率與成人壽夭，南方與北方有什麼分別沒有？以嬰孩的死亡率而論，早幾年，我案宋徐赫三位醫生，研究二千一百六十八對夫婦，有八千六百另八次成胎，其中七百十五次是流產，七十二個是死胎，七千八百一十一個活孩。換一句話說，即是每十個胎兒，每一胎死亡的有七百二十一個，這是北平的情形。在山東濟南齊魯大學有一位范醫生，研究二千五百對夫婦，有五千六百六十八次成胎。其中六百另一次是流產，一百三十一個是死孩，生而活的只有八百五十六個。換句話說，即每一十個胎兒，每年有二百九十二個是死亡的。請注

意北平嬰兒死亡率是千分之二百二十一，山東濟南的嬰孩死亡率是千分之二百九十二，這兩個數目，很有區別。再看廣東醫生的研究。廣東廣州醫院周魏二醫生研究二千二百九十一對夫婦，有四千九百二十九次成胎，其中四百八十八次是流產，一百十一個是死孩，生而活的四千三百三十個，他們的死亡率，是每千個胎兒有四百九十五個是死亡的。請看北平嬰孩死亡率，是千分之二百二十一；濟南是千分之二百九十二，在廣東就增至千分之四百九十五。數目差得很大，廣東的嬰兒死亡在北平兩倍以上。這樣看起來，不獨成人發育有南北的分別，即是嬰兒的產生；也顯示着愈南愈不同的數字。

我們再看成人的死亡率，有沒有南北的分別？我有一次到人壽保險公司去保壽險，他們首先問我是南方人還是北方人，因他們對於南方人，保費要另加一成。以後再看他們編製的死亡表，知道四十歲的每年在北方每千人有一八人死亡，在南方呢，就變成二十五人，南方比北方在同一的年齡上，每千人多死了七個人。四十五歲的死亡率，在北方是千分之二十二，在南方是千分之三十四，相差了十二人。五十歲的死亡率，在北方是千分之三十五，南方是千分之五十五，南北相差了二十人。六十歲的死亡率，在北方是千分之四十五，在南方是千分之七十五，南方比北方每年多死了三十人。這樣看起來，成人的壽天，南北也有很大的區別，而且也是愈南，生命也愈短。

再看疾病狀況，有沒有南北的區別？根據一九三二年中華醫學會，在上海開會的決定，調

查全國疾病狀況，由吉兒博士主持，統計全國疾病，同時有二十七個著名的醫院合作，把一九三三年一月到十二月的內科外科各種個別的病人，整個的統計而作研究的對象。根據那個報告，得到這樣的結果；黃河流域每個醫院平均有病人七千一百三十二人；長江流域每個醫院平均有一萬三千三百七十三人；珠江流域每個病院平均有一萬一千八百六十四人，從患病人數上看，也是南方多於北方，有南北不同的區別。尤其是長江流域，病人比他處更多。

我們再看大學生健康，有沒有南北的分別。例如民國二十年教育部的統計，北平大學有學生一千六百三十二人，這些學生的身體發育健全的，有一半另九十七人；不健全的有五百三十五人；換句話說，即是健康的學生有三分之二以上。東北大學有學生一千九百七十五人，其中一千三百三十九人是發育完全的，不完全的有六百三十六人，亦有三分之二以上的學生是健全的。四川大學有學生一千六百另八人，身體發育健全的，只四百九十九人，不健全的反有一千一百另九人。換句話說，即是發育健全的學生只有三分之一，而其餘的三分之二的大學生都是身體發育不完全的，這個數目，恰與北方大學的情形相反。中央大學有學生一千二百八十五人，其中發育健全的學生有二百七十八人，而發育不健全的，有一千另七人之多。換句話說，身體發育健全的，只有四分之一，而其餘的四分之三，都是不健全的。這樣看起來大學生的健康程度，也是愈南愈不行，北方人多半強於南方人。

我們再看瘧苗測驗，有沒有南北的分別？平常測量人體中是否有瘧菌存在，用瘧苗注射法

被注射的人，如果經過四十八小時以後，皮膚上發現紅腫的陽性反應，就是有瘧菌存在的現象。一九二四年孔而博士在北平研究二千另四十九個小學生的瘧苗測驗，其中有六百三十一人有陽性反應，也就是有百分之三十的學生，身體中存有瘧菌。上海醫學院賴氏等，他們也有相同的 research。他們研究了四千七百另三個小學生，其中有二千八百二十一個學生，是注射了瘧苗發生陽性反應。換言之，即是有百分之六十的學生，身體中有瘧菌的存在。上海市衛生局，測驗了一千另三十七個學生，有陽性反應的共八百三十七人，無反應的只有二百人。換言之，身體中有瘧菌的學生，佔百分之八十七。這是在瘧苗注射上，看出愈南則學生自身愈有瘧菌進變的危險。

丁十現在我們更要問南北人智力有分別沒有？我曾經把二十四史，清史及近代名人錄中的名人籍貫統計過。從前漢起到明朝止，屬於長江流域的有二千二百二十三人；黃河流域的，有三千另八十二人；珠江流域的，有三百八十五人。清朝，長江流域籍貫的名人有四千另八人；黃河流域籍貫的名人有一千三百三十六人；珠江流域籍貫的名人有五百五十一人。民國以來，長江流域籍貫的名人有一千九百二十六人；黃河流域的，有四百八十五人；珠江流域的七百四十七人。在這種數字上看，清朝以前，名人多數產在北方，尤以南宋以後，這種形勢開始轉變，所謂優秀份子的名人，南方一天一天的增多，北方却一天一天的減少。優秀份子不能安居於中國北部，對於中國的危險性很大，這點絕對不能忽視。關於以上種種畸形發展，我們不能不研究各

種原因，若是把原因去掉，我們便能復興這個民族了。

中國民族衰落的原因很多，我們今天約略的把中國民族衰落的原因說一說。這個問題，可分爲南北兩方面來講。北方民族衰落的原因是什麼呢？中國北方，有兩個很大的仇敵，第一個仇敵是外侮。歷代兵荒飢饉的時候，就是外侮最紛擾的時候，不是西北的塞外民族，就是東北的塞外民族，乘中國民不聊生的機會，侵入關內。他們一來的時候，中國北方的民族，如何對付他們呢？不外兩種方法，一種是積極的迎頭痛擊，起而抵抗外侮；一種是消極的俯首投降，甘作順民。無論何種民族，侵入關內，總是用這兩種辦法來對付，不是投降便去抵抗。社會起了十分的不安，一部分人就舉家南徙了。晉朝末年，五胡亂華，雖然把晉人殺害了不少，但一些上流社會的知識階級，都向南搬走了。宋朝受金人的壓迫，一部分人被金人殺戮，一部份人南就南渡，成了南宋建都杭州的偏安之局。以後胡元滿清以及現在正在侵略的倭寇，無不把許多優秀人民向南驅逐；這樣，便使北方人一部分死，一部分逃，一部分降，而使當地民族更形衰落。第二個仇敵就是黃河上游的少水，下游的多水，黃河每年爲災，使人民不能安居。政府濬河，也沒有澈底辦法，不從根本上着想，數治黃河。中國習慣的名詞叫做搶險，不險不管，出險就搶救，在名詞上已十足表示了敷衍的能事。挽救黃災，不用治本的方法，使黃河流域的人民，每年淹死不知多少，老弱轉死於溝壑，少壯也扶老攜幼的逃荒。逃荒多半就是南遷，於是北方民族在質與量的方面，自然年復一年的衰落下去。無論是抵抗的或遷走的，比較起來都

愚有辦法的人民；頑固的人民是不肯動的，一遇強暴，便同流合污的與新來的種族混合。有志氣的，不肯投降的大好老，多負氣往南走，剩下的自然都是一些老弱。這因有見識有能力的人，才能到處爲生，這種能自立謀生的人，比較上是智力高，見識高，眼光高的人類。黃河上游的乾下游的水，每年把這些優秀的人類往南趕，南方自然一天一天的繁盛，北方自然一天一天凋殘。千餘年後的現在，便造成了南北不同，而形成南人智力強於北人，而北人體力強於南人的畸形發展。

但是北方的仇敵既然是如此，南方的仇敵又怎樣呢？南方有南方的仇敵，中國人民逃出虎口又進入了獅口。南方民族的仇敵，最厲害的是氣候。我們所說的氣候，凡溫度，濕氣，雨量，風向，天氣都在內。在南方溫度最壞，影響民族健康很大。美國耶魯大學教授亨丁頓博士，他著一部書叫氣候與文化，他說：「理想的氣候，七月應在六十四度左右不遠，冬天不能低過三十八度以下，平均溫度不出五十一度左右」。因爲熱度高，足以使人入催眠狀態，無奮發精神。夏天的熱度高出六十四度以上，常使人懶洋洋，欠活潑不思進取。冬天溫度若在三十八度以下，我們的能力，要分一部分出來和冷的氣候奮鬥，也減少做創造工作的能力。^④中國在北緯三十三度以南的地方，及江南一帶，都是溫度高而久的氣候，古今中外凡是建國在北緯三十三度以南的國家，和生存於三十三度以南的民族大多數是不行的；例如長江流域，珠江流域，暹羅，安南，緬甸，尼泊爾，不丹，波斯，印度，阿弗汗，猶太，亞拉伯，埃及，摩拉哥，墨西哥

「古巴」，「非利賓」，「台灣」等等民族，沒有一個行的，都是倒霉的民族，不是被北方民族所欺壓，就是被征服的民族。

十三、此乃氣候的關係，不是種族的關係；無論如何好的民族，在高溫的氣候下，身體的組織，即受摧殘；我們南方氣候，夏天在六十四度以上的有七八個月之多，很南的地方，有十個月之多。冬天又有十分冷，很合於寄生蟲的生存繁殖。尤其江浙兩省，這些地方，很適合於血絲蟲，鉤蟲，瘧蟲以及各種寄生蟲的生活。從江浙兩省起，沿長江流域，一直到四川寄生蟲滋長極盛，特別是江浙兩省的病人，比別地為多。所以江浙人的體力，也不如他省人來得強壯，就是這個原故。須知寄生蟲多的地方，都是北緯三十三度以南。民族的健康，都為寄生蟲所摧殘。氣候不但影響寄生蟲的繁殖，別種病菌也同時繁殖，所以在北緯三十三度以南的民族，很少有健康身體的。除寄生蟲之外，還有食品問題，也足以影響民族健康。南人食米，北人食麥，這是大家都知道的，麥子中的鈣質，蛋白質，磷質，都比大米中的成分來得優越些，所以食麥的民族多半強些。身體的生物化學作用，須要蛋白質的供給，麥是富有蛋白質的食品。人體的骨骼發育，最需要的是鈣質供給，麥是富於鈣質的食品。人體的第一種消化器是牙齒，牙齒所需要的成分是磷的供給，麥也能供給磷質。南方人吃上熟米，吃去糠皮的大米，米既去皮，乙種維生素就消失了。單純的澱粉，既不富於蛋白質，也缺少鈣與磷。因此南人發展骨骼的重要的礦物成分減少，身體自然矮小，不如北人。除開氣候，寄生蟲，病菌，與食物之外，還有南北

不同的土壤，以及早婚，大煙，紅丸，白麵，嗎啡，和遺傳病，纏足等等，也是使民族衰老的原因。照這樣說起來，中國民族，南北都不行，南方有比較高的智力而沒有健強的身體，北方有強健的身體而沒有高的智力。所以我們民族的大毛病是智力體力不均衡的發展；南人心想得到，而無力做出來；北人有力做出來，而想不到；一個心有餘而力不足，一個力有餘而心不足。這種民族，維持農業國家文化，尚可勉強撐支，但絕對沒有資格創造科學家的文化。換而言之，我們如要工業化我們的國家，我們首先應優秀化我們的民族。

中國處此進退維谷的境地，究竟怎樣才能挽救民族的衰落，以便民族之復興呢？要救種族，非用國家的力量，大規模的實施改造民族政策不可。什麼叫做改造民族政策？這便是我們首先應提倡作地理環境之調整，換而言之，國家應運用最大的政治能力，建設整個北方，在日下應着手建設西北，以便吸回已經南遷之北人，這才能改良中國的國民體質，使南北民族，都能均衡的發展優秀的智力與體力。

我們在華北要建設華北，首先應遷都西安，方能應付新發生的環境，所以建都西安，除改造民族最大理由外，尚有許多特殊的理由，已在前章詳論，這裏不必多所說明。
如果把都城遷到西安，那末都城所在，即是全國優秀分子聚居之所，不僅南方優秀民族得到地理環境之調整，即全國民族之體智，也得到平均之發展。以上皆是建都西安的理由，甚賴我們的政治家能切實的促其實現。

然則建設西北，首都必須遷西安，西安建首都，西北開發才能件件兌現，否則任你唱什麼高調，也只紙上談兵而已。倘戰後西安定為首都，我們只要來兩個五年國防工業的計劃，以後再來一個五年輕工業的計劃，在三個五年計劃完成之日，不僅我們國家可以與歐美並駕齊驅，同時我國民族之體智，也必能得到恰當的解決，而大可成為世界新興的青年民族。

所以我們主張運用政治能力，採取科學手段，來繁榮北方與西北，以便吸收大部份南方優秀民族之北徙；對於先天絕對主張運用優生法律，提高民族的生物基礎，後天方面我們主張利用營養環境，及文化環境而促進民族素質之改造。

第七章 西安建都與國防建設

我國在抗戰以前，對於國防建設，是沒有多少成績，所以在抗戰進行中，演成現在這種悲慘的局面，無論人們是在朝在野，恐怕無法否認這種現相。古語謂「前事不忘，後事之師」，我們若願體驗這種原理，今後對於國防建設，必知有所警惕了。著者為喚起國人注意此點起見，特以「西安建都與國防建設」為題，來討論各種相關的狀況，或可糾正過去所走的錯路，亦未可知。

我國過去的建設，很少含着國防的意義，政府對於此點，任聽人民之自然措置；即政府本身的建設，也有些是頭重腳輕，失去國防的意味。我們檢查「一二八」之後，政府以數千萬的公債，建設大上海的舉動，即可以了解對於國防的意義，沒有深刻的認識。然則我們真要使國防建設做到絲絲入扣，非有最大的決心，勢難達到完成的境域。我們為達到此點起見，又不能不另有一番原理，來糾正過去種種錯誤了。

我國過去對於建設的錯誤：

(一)步伐錯亂，秩序顛倒。

(2) 枝枝節節，零零碎碎。

(3) 由邊沿及於腹地，重海濱而輕內陸。

我國在建設方面，多犯以上四種錯誤，所以一再始誤，我們才吃目下敵騎壓境的苦頭，中國人根據現在教訓⁽¹⁾，改弦更張，一掃從前之積弊。我們爲了解這種錯誤起見，勢不能不各事說明，方能明瞭我們不是無病呻吟的說法。我們以步伐錯亂，秩序顛倒而說，即可明瞭我國過去之建設，純取一種任聽自然的政策，對於國防的意味，很少介意，他們只要建設，以應付他們謀利的經濟要求，但絕對不管建設的掩護問題，所以在北方即建設黃河下游，在中部各省，即側重長江下游，在南部各省又專門注重珠江下游。國人對於建設的秩序，全不放在心上，以爲只要建設，各種問題即迎刃而解。殊不知建設本身，只能解決一部份的經濟問題，但建設的掩護問題，非建設本身可以謀單獨的解決。須知我國北方建設成功，方能掩護長江流域之建設，亦正如長江流域建設成功，方能掩護珠江流域之建設。我們不談建設的掩護問題則已，假使我們要穩紮穩打的建設屬於全國國防的建設工作，此種先北後南的秩序，萬萬不可推翻。又我們若以某個流域爲建設的對象，如要顧全建設的掩護問題，我們即應首先建設上游，然後才能推動下游的建設。我們過去不了解此種簡單的原理，竟把此種天經地義的秩序抹煞，所以步伐錯亂，而招致倭寇之蹂躪，也完全由於國人觀察錯誤，所產生的後果。

我國過去的建設，常犯枝枝節節零零碎碎的毛病，所以缺乏通盤的籌算，不僅建設本身有各種不合理的畸形發展，並且建設機構也是疊床架屋。在此種情形之下，不特資本浪費，並且有用的人力，因分配的不經濟，亦不能發揮有力的效果。例如我國戰前數年之公路建設，確有突飛猛進的速度，但因無周密之設計，故與車輛有關之工業，皆付缺如，所以在抗戰期中，我們的公路不是資敵，便是因我方無車輛及汽機之供給，使億萬人血汗所築成的公路，而不能發揮最大的效力。公路如此，鐵路亦無不如此。尤有進者，我國沿海各省的建設，皆缺乏內陸軍事建設的掩護，所以敵人可以長驅直入，據為已有。這種無遠見的建設，真是我們的大錯。

我們不談國防建設則已，假若真要做到絲絲入扣，又非我們使用絕大的政治手腕，痛改以上四種現相不可。若要糾正失敗，並且要普遍概括以全國為建設的對象。現在且容我們把原則列於左方：

- (1) 國防建設應先北方而後南方。
- (2) 以流域為單位，應先上游而後下游。
- (3) 以內外為出發點，應先內陸而後海濱與邊疆。
- (4) 國防第一，掩護第一。

前面四點，皆是針對過去的失敗，若我們遵照辦理，不僅可以糾正過去的錯誤，並且可以冀國家於磐石之安。然則此種原理，乃我國今後國防建設必不可缺的條例，望國人對於此點

深加研究，才能體驗此種至當不移的真理。否則不特不能糾正過去的錯誤，並且又要使國家重陷於危險之中。由此而言，我們即知今後所應努力之方向了。

以上四點，說來誠屬簡單，但做來却不容易，不僅不容易，反為我國當前最難解決的問題。何以故？此因以上的原理，皆違反國人之習性的原故。我們若要立談之間，把他們的習慣推翻，這真是難於登天了。須知離水平線智力上下不遠的個人，對於此種原理，很不容易接受，反要提出一些似是而非的疑難，但真具有特識的政治家，及有遠見的智識階級，一經道破，未有不主張擁護的。關於此點，我們只求高明遠見的人之瞭解，決不求齊民之附和，茲因便於實行而利於糾正以前錯誤起見，故我們主張運用絕大無倫的政治手段，即建都西安，來促成各種條件之實現。假使此種主張能貫澈到底，則以上四種原理，不難逐一實現，而奠定國家萬年之基了。

這樣看來，我們今後之國防建設，應先在北方着手，而尤應先在黃河上游從事大規模的建設，這是無可懷疑的條件。但我們在目前環境之下，而希望此種現相之實現，那即無殊癡人說夢。此因為黃河上游歷遭天災人禍的壓迫，現在已是地廣人稀，而成為無法建設之區。我們以西北六省的面積而論，約佔全國三分之一弱，但六省人口，却只有二千二百萬人，以擴大無邊的地圖，而希望滄海一粟的人口，從事大規模的建設，這種奢望，是絕不可能的。須知西北地面不是沒有夠建設的條件，乃是人口在量與質的方面，皆是微乎其微，不能對付這個偉大的要

求。換而言之，西北建設完全是一個人力問題。這個人力問題無法解決，西北建設，自然也是絕對沒有解決的可能。我們只以西北面積爲比例，西北應有人口一萬萬五千萬人，才能對付這個頗大無朋的環境；至低限度，西北六省亦應有人口一萬萬人，才能推動有利國防的建設。所以人口以全國面積爲比例而論，西北六省應增加一萬萬三千萬人，若以至低限度而論，西北亦應增加八千萬人，對於現在的環境，才能從事大規模的建設。若這個人口問題沒有切實的解決方法，我們無論如何奢談西北的建設，也不過徒然是一種畫餅充飢的勾當而已。

我們爲應付這個人力問題起見，故主張西安建都，而策動這個人口重向西北遷徙的運動。這點假如真能貫澈，西北增加一萬萬左右人口的希望，不難在短期內兌現。否則即無其他省力的方法，來解解這個人口問題了。這樣看來，我們爲建設國防性的北方起見，首應建都西安，方能着手黃河上游的重工業的建設。然則整個國防建設之成功與失敗，亦皆以遷都西安與否爲轉移，是西安建都實實在在關於我國國運之盛衰隆替甚大！

目下關於本題之介紹工夫，已說了一車子的話，現在容我們轉入正題，來討論關於真實國防性的建設步驟罷。假使關中建都，陝西建設問題，即可迎刃而解。此間建設工作，不是專爲陝西而建設，乃是爲全國掩護建設而建設。由此即了解此種建設的性質是怎樣一回事。我們既以陝西爲全國建設的核心，則此間建設規模之大，與國防性之意義，必遠非其他地域可以同日而語了。所以陝西之建設，不僅應在重工業方面之發展，尤應在凡與軍事工業有關的部門，儘

量樹立，務使一切國防性的輕重工業，應有盡有的齊頭並進，而達到成熟的頂點。我們能達到此種程度，才能適合國防工業核心之要求，從此才能發揮無限的威力，來掩護環繞陝西各省之建設。

陝西如此的建設，決不是徒托空言可以實現的，也不是幾個紙上計劃可以促成的，故建都西安，乃此種建設完成之保障，假使國人不運用這種絕大無倫的政治手段，我們即無法促其實現了。然則建都西安，乃我國國防建設開步走中應有的步驟了。

我國對於陝西的建設工作，如已達到相當的成就。我們即應火速從事甘肅甯夏青海之建設。這樣一來，不僅可以鞏固西北方面之籬籬，同時可以加強黃河上游建設之威力。須知從軍事立場，陝西建設成功，才能掩護甘青甯的建設；亦正如從經濟觀點，我們建設了陝西，然後才有人力物力策動甘青甯的建設。由此可知甘青甯的建設，應以陝西為出發點，如陝西本身不能充分發展，甘青甯亦決不能充分的發展。由以上種種關係，可知西北建設，實有一種連帶性，我們若有方法解決陝西建設工作，自然亦有方法解決甘青甯的建設工作。建都西安，為解決陝西建設惟一有效的手段，同時亦是解決甘青甯建設工程惟一有效的手段。我們若要完成西北的建設，非運用這種建都的政治手腕，即無其他簡捷有效的方法，解決大量的人力問題。

假使內西北的建設已經達到相當的成熟，我們即可運用這種基礎，發揮至剛至大的威力，對於外西北的建設，招之便來，即不能不來，強鄰覬覦之心，亦必頓時滅殺。故我國邊疆問題

之解決，不是一個純粹武器角力的問題，乃是一個西北物質建設的問題。若我們在西北得到一個決定的勝利，勢必先聲奪人，凡我國邊疆糾葛，又必迎刃而解，這是斷然的趨勢。

黃河上游既能發揮建設的威力，我們即應由近至遠的向黃河下游，策動各種大規模的建設工作。如綏遠、如山西、如河南、如河北、如山東，務使以上五個省區，各成為國防性的建設單位，分開則為各省的經濟建設，合攏又為整個國防計劃之一環。平時使他們策應屬於經濟方面之供求，戰時使他們互助屬於軍事方面之掩護。我們在整個黃河流域的建設，應使絲絲入扣，不可脫節，上游的建設，足夠掩護下游的建設，下游的建設，足夠增強上游的掩護。如此辦理，才能一擣從來頭重腳輕，有海濱無內陸的錯誤政策。

我們在此不可忽略的一點，即黃河上游的建設，應配備充足，做到國防第一，掩護第一的職責，黃河下游的建設，應分工合作，做到彼此維護，增強上游掩護為無上的任務。上游的建設，是國防的主力，下游的建設，是國防的衛星。所以我們應一反從來的盲目政策，把整個國防建設化，把整個建設理智化；千萬別再蹈覆轍，任聽感情之支配，而把整個國家之命運投於錯誤之中。

須知山西、河北、綏遠三省區的建設，達到相當的成功，然後才能策動察哈爾、熱河兩單位的建設，這兩省建設完成之後，黃河下游的建設，才能鞏固正北的藩籬，這是地形上自然的現相。從軍事眼光看來，山西、河北、綏遠的建設，可以掩護察哈爾及熱河的建設，同時，察

熱兩省的建設又可以培養普、冀綏的掩護，彼此相互為用，黃河流域整個國防建設，也才能達到發揮最大威力的效用。

我們若在短期內完成整個黃河流域的建設，不僅把全國措於磐石之安，同時亦把中國推上富強大道，而奠定我國萬世不拔之基。以我國軍事地形而論，只有黃河流域的完整建設，才能發揮軍事上無限的威力，這真是事半功倍的事業。我國其他任何地區，皆不能發揮此種效用。然則，我們對於黃河流域的建設，那能不運用擒龍捉虎的手段而促成實現咧！因此之故，黃河流域之建設，才真有國防作用之建設，也才是振衰起敝，轉弱為強，起死回生的建設。

如黃河流域的國防建設，誠如我們的宿願而竟告完成，我們對於邊疆各省，即可着手經營了。如以甘肅，青海為出發點，而經營新疆西藏；以甯夏，綏遠，察哈爾為出發點而經營蒙古；以熱河為出發點而經營遼寧，吉林，黑龍江。我國若是這般推進，從政治心理說來，邊疆各省無不樂於投入中央之懷抱；從軍事立場講起，黃河各省之建設，無不可以掩護鄰近各省之建設；例如甘青二省的建設，可以掩護新疆西藏的建設；甯、綏、察三省建設可以掩護蒙古的建設；熱河的建設又可以掩護遼、吉、黑三省的建設。這種連環式的建設，真是中國發揮無限威力的建設。在此種條件之下，我國整個北方，自然而然走上富強大道，不僅強鄰見面却步，我國邊疆一切麻煩，也必減少到最低限度了。

我們對於黃河流域建設之完成，已說了不少的話，現在請轉移視線，來討論長江流域的建

設，我們根據前面所列舉原理，以流域爲單位，一切建設的秩序，應先上游而後下游，故四川西康，爲本流域應先着手的地方。川康兩省得到完滿的解決，然後才能策動長江下游的建設。關於此點，我們多謝敵人，已給與我們一種具體的教訓，長江下游已被敵騎蹂躪，可以摧毀的建設，早已破壞了；可以資敵的建設，如鐵道公路等早經皇軍免費採用了；國人經此次打擊，我們才知建設本身重要。但掩護建設的設備，比從事建設的自身還應首先完成，才能放心推動各種建設。

自下川康因敵人壓迫的關係，已走上建設大道，這却是不幸中之大幸。我們把川康建設按步就班的完成之後，即可大踏步的策動長江下游的建設，這種步伐之修改，秩序之糾正，雖非出自主動，但上游建設可以掩護下游的建設，卻是無在不有他的眞理性了。

不過目前在此種形態之下，我們有一個至大的疑問，即專門建設川康，而忽略西北的建設，是否一種聰明的舉動？西北如有動搖，川康是否可以確保？西北若無建設，是否有充分的力量掩護川康的建設？我國歷史若有絲毫可信的話，如秦攻蜀易，蜀攻秦難，前有秦始皇取蜀的證例，後有諸葛武侯困守漢中一籌莫展的前車。我們若不鍥忘，總應追憶這種屬於歷史的軍事教訓，將來庶免遺無窮的後悔了。

我們對於川康的建設本身，誠不願多作批評，但國人對於掩護建設的建設，卻不十分注意，關於此點之不重視，則非我們所敢苟同的了。因此之故，我們站在國防建設的立場，喚醒國

人從事調整建設工作，一方固應努力各種經濟建設，一方卻應運用最大的力量，樹立各種掩護建設的事業。須知國家應有各項經濟的建設，但未着手之前，著應深深考慮他們的國防性怎樣，掩護問題怎樣？若我們忽略此點，國家縱有經濟建設，亦等於沒有經濟建設。然則川康經濟建設，誠然重要，但掩護川康經濟建設的建設更屬重要，至低限度亦要同等的重視，萬萬不可祇顧經濟建設的本身，而全不理落經濟建設的掩護，若我們故意違反此種原理，這無異輕重倒置，而一再步伐錯亂也！

論者謂國人現在建設川康，對於西北的掩護問題，並不曾忽略，故在秦隴配備了大兵團，自是一種掩護的手段。對於此種掩護，我們固不能否認事實，但不從根本上下手，而徒然以大兵團從事掩護，此種掩護是否發揮很大的威力，卻是令人懷疑的問題。須知近代作戰，大兵團固自是極關重要，但充實大兵團的材器，尤關重要。西北本身若無相當的建設，而大兵團即無就近充實材器的可能，一旦國際間發生新事故，我們即手慌腳亂了。以這種地廣人稀的西北，我們縱然有大兵團的配備，所謂掩護的威力，必無法發揮，這是自然的趨勢。此不是大兵團本身缺乏內在的能力，乃是西北環境缺乏建設的配備，所以無法展開掩護的威力。在此種環境之下，我們若遇到外來配備齊全的生力軍的攻擊，所謂西北掩護的問題，即馬上呈露動搖的氣象。關於此種相連的突變，不是意料之外的想像，乃是意料之中的可能，因此之故，我們總得想法應付這種國防性的要求，才能使國家措於磐石之安。否則一旦大難臨頭，西北本身因缺乏國

防性的建設，敵人不難乘機而入了。

假使我們的敵人以臺灣爲出發點，西北即馬上告警，此間之安危問題，便發生絕大的疑問。若以絕無國防建設的西北，對付國防建設完備的敵人，西北本身之動搖當然無法可以避免，最終勝負之數，又不問可知了。然則西北不保，川康之建設是否可保，當然又是疑問中的疑問。這種現相不發生則是我國之福，倘一旦發生，我們即難以善其後了。這樣看來，我們不應專門注重川康本身之建設，同時還應十二分的努力掩護建設的建設。換而言之，西北建設達到相當的程度，才有資格作川康建設的掩護，同時川康建設，也才能增強西北建設的掩護。這是今後國防建設不可或缺的定則，望我國賢明的政治家，千萬不要深漠斯言爲幸。

須知我們今日努力建設川康，爲他日策動長江下遊之建設，自然是最賢明的步驟，若謂川康建設可以掩護西北之安全，却未免過於奢望。假使我們只專門建設川康，而不同時發動西北西南的建設，則川康建設對於國防性與掩護性的作用，必不能發揮很大的威力，這是一種很明顯的事實，用不着懷疑的了。

在目前環境之下，我們若能使西北西南與川康建設同時進行，自然是理想的事，這可作戰後策動黃河下游、長江下游、珠江下游各流域建設的張本。但因人力物力之缺乏，這不是容易可以實現的，如不能同時進行，我們亦應有偉大政治家的眼光，決定最有利於國防性、掩護性的區域，從事建設，才是國家百年大計中最有價值的措置。在我國三流域上的建設中最能發

揮國防性及掩護性作用的，首推西北其次川康，再次西南。現在我們遺棄最重要的西北而不建設，反建設次要的川康與再次的西南，這是most失算的地方。爲今之計我們應當糾正這種觀念，西南的建設應暫緩一步，西北的建設，反應提前實施，方能漸漸發揮掩護的威力。須知西北本身的建設，自然可以發生大的力量，若配合川康的建設，其威力之大，又特別提高了。我們若使西北川康兩流域的建設，相互的配合，川康可以得到西北的掩護，同時西北可以得到川康的協助；彼此各在長處發揮，而國防的力量，自然增強，掩護性的作用亦雄厚了。所以爲整個國家着想，我們應改弦更張，建設川康重要，建設西北更爲重要。縱不然，西北與川康亦應等量齊觀，方能發揮無上的威力。我們甚盼賢明的當道，考慮此點爲幸。

第八章 西安建都與西北開發

我們力主西安建都，是因為要開發西北。我們主張開發西北，不是爲西北而西北，乃是爲開發整個中國北部而先從西北下手。我們亦非專門主張開發中國北部，乃是主張開發整個中國，不過先從中國北部下手。換而言之，建設西北乃建設整個中國北部之一環。我們不要建設北部則已，若要建設中國北部，非從西北下手不可。須知西北乃中國北部托命之心臟，假若不先從西北打強心劑，雖我們糊裏糊塗的在中國北部其他部份實施建設工作，但最後結果，也必一敗塗地。此次中日戰爭是一個具體的教訓。我國過去數十年，在中國北部各地也敷設許多建設工作，如河北河南山東山西等地之經營，但此回多經淪陷，一切建設成績不是被敵人摧毀，便是被敵人沒收，這種眼前の教訓，我們不可隨便置於腦後，應當再四考察其中理由，方不致重蹈覆轍。所以心臟的西北不能完整的建設，我們即休想建設中國北部；同時我國不能建設中國北部，我們亦休想建設中國的中部與南部。此次中日戰事，便是我們目下的活證，就算我們要故意違反這種公律，再從事中部南部之建設，下次倘有國際風雲，中部與南部，必如此次遭敵人之摧毀，決不致有何例外。然則爲中國百年安全計，只有運用全民族之人力物力，首先從事

西北建設，以後方能掩護中國中部南部之建設。我們為中國北部建設之安全計，我們又應首先集中全民族之人力物力來建設西北，以後方能掩護中國北部之建設。這樣看來，西北建設，不僅是中國北部建設之前奏，亦是整個中國建設之先決條件可知了。

西北建設既是這般重要，我們到底要運用什麼手段，才能達到此種建設的完成，乃目下最要思索的問題。我國九一八後，全國上下皆高呼開發西北的口號，但事實告訴我們，西北仍是一個舊西北，口號仍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口號而已。我們分析其中原因，喊口號的南人，乃在南中喊他們的口號，喊口號的北人，也因人數不夠，亦只能作到喊口號為止。須知大西北的建設，卒致不是少數喊口號的寶貝所能推動的工作，反是整個國家所應經營的最基本、最扼要、最緊急的工作。因為這種原故，要加緊促成西北之建設，所規我們主張運用政治的手腕，——建設都西安，為我國民族重興復興的大業，由這種出發點，我們將來可以完成中國北部的建設，以後我們即能掩護中國中部與南部之建設。

我國為什麼要建都西安？為建設西北的手段？我們為審覆此點起見，現在容我們在多方面來討論這個問題。在未詳細分析之前，可列數種子目，說明我們的討論對相：

- (1) 西北地遼闊，必須中央直接建設，乃能進行順利。
- (2) 西北建設為最艱鉅的工作，非集中全國人力，即無法促進實現。
- (3) 西北建設的規模過於偉大，非集中全國物力，決不足言有成。

有以上三種原因，所以我們肯定的主張西安建都，才能解決當前的困難。現在為了解各方面相關的聯繫起見，容我們詳加說明，才能驅逐一些疑慮，我們可以開始第一條之討論：

西北地面確夠遼闊，普通包括新疆、青海、甘肅、寧夏、陝西，綏遠六省區，此六省面積約三百六十五萬七千四百零七公方里，當中國總面積三分之二弱。我們可以根據內政部數字來推算，列表於次：

西北面積表

省 別	面			積	較
	公	方	里		
新 疆	一八二八四一八	六三三八〇二		一五	四六
青 海	六九七一九四	二八一一五六		六	二一
甘 肅	三七八〇五九	一四七〇五一		四	一一
綏 遠	二九一四三二	一一七三九六		三	九

陝 西	二七四九一〇	一一六七七六	三
合 計	三六五七四〇七	一三七一五〇〇	一
全國總計	一一六〇八八六〇	四三一四〇九七	三二
			五
			八

由右表的數字，我們可以了解情形之一斑，新疆面積佔首位，與全國面積比較，竟達百分之十五，與西北六省比較面積，又占百分之四十六。青海次之，占全國面積百分之六，占西北區百分之二十一。甘肅佔全國百分之四，占本區百分之十一；綏遠占全國百分之三，占本區百分之九；寧夏占全國百分之三，占本區百分之八；陝西占全國百分之一，占本區百分之五。我們總計本區面積與全國面積比較占百分之三十二，換而言之，西北總面積實占全國總面積三分之一弱。

現在我們占有這樣大的地面，應當如何寶貴把他建設起來。但過去為什麼不能把他推上建設大道？這原因很簡單，這便是俗所謂天高皇帝遠的原故。中央距離西北太遠，同時西北又太大，全國重心不是放在偏於東北的北平，便是放在偏於東南的南京。從前我國政府諸公的腦海裏，恐怕只有區區東南為他們的對象，對於廣大的西北不僅認識不清，恐怕早已抛諸腦後了。

他們有這般模糊不清的態度對付西北，這宜其他們對於西北之觀感，沒有絲毫興趣了。現在為糾正此點起見，決不是任何口頭宣傳及文字的説力所能奏效。有效的辦法，還是把西北展開在他們眼前，請他們時時想法來計劃西北的建設，及時時推進西北的建設。他們若遠在東南即無法推動西北的建設。假若建都西安，政治軍事的重心即移到西北，他們那些不願到西北來的，也自然而然會來了。若是他們能來，他們即能重行糾正他們過去錯誤的觀感，並且還能動機化他們的態度。在這種情形之下，西北雖拒絕建設，也是萬萬不可能的了。

總而言之，西北若無中央政府之直接監督，及直接推動各種建設事業，則一切的一切，決無法推移到美滿的地步。我們若要真的建設這個國家，達到有利軍事，政治的現代的條件，只有運用這種革命的手段，才真能促成西北建設十足的兌現。這種掩護整個中國北部建設基礎完成之日，才是我們大膽建設整個北方之時；我國北方能達到建設之成熟，然後才有資格談到真實的建設中國中部與南部。這種秩序，萬萬不可顛倒，否則我們必有再行自食惡果之日，如南方萌芽的工業，無不掃數的被倭寇摧毀無餘了。

關於此點，我們不能等閑視之，應運用最大的政治手腕，把千數年遷出西北的首都，重行搬到西安，則西北之建設不僅可以在短期內兌現，即整個中國北部之建設，亦能在數年内完成。以後中國中部南部之建設，亦能大踏步的開工，否則，南方無北方的重工業之掩護，南方亦不能高枕無憂了。現在我們為權其利害輕重起見，我國政府不可以東南為首先建設的對相，反

應以西北爲全國建設中應首先解決的區域。因此之故，我們應把首都建於首先應解決的地方。這樣才能真實的推動整個國家開發的工作。東南確是好地方，我們固然不可忽略，但他所占的面積，遠非西北可比。我們爲了解此點起見，容列表於後爲比較的資料如左：

東南面積表

省名	面積公方里
江蘇	一〇八三三九
浙江	一〇三〇五八
安徽	一三四四二六
江西	二〇七六九二
湖南	二七三二三一
福建	二一七五七八
廣東	一五八七〇二
合計	二一七四〇四
計	一四二〇四三〇

西北面積 三六五七四〇七

由右方的數字，我們可以了解東南面積與西北面積比較，西北實大於東南兩倍半以上，由這面積大小方面立論，我們亦應把首都挪至西安，而切切實實的推動西北開發的工作，方為正當辦法。

又現代工業建設應以軍事價值為第一着眼處，不僅所有的出產品，應與軍事相聯繫，即所在的地位，尤應利於軍事之保護，關於此種條件之完備，東南在任何方面說來，皆遠非西北可比。然則以軍事工業之立場，首都亦應遷至腹地，方能推動與國家生命有關的建設，在西安之建都，為政治家應有之措置。

關於第一項理由，我們已討論許多，現在請討論第二項理由如下：

西北建設為最艱鉅的工作，非集全國人力，即無法促成實現。關於此點，我們應詳細推敲，才能了解此中意義。按建設之成功與失敗，皆以人力為轉移，有充足的人力對付建設，自然水到渠成，可以蔚為大觀。否則以有限的人力去對付建設；漫講沒有好的結果，即算勉強成立，也無法繼續維持，是人力的條件，異常重要。我們所謂的人力是指優秀的人力，只有這種材料，才能維持一切建設事業於不敝。中國常謂「人存政舉」就是這種理由。照目下情形而論，西北的人力異常缺乏，若以西北的人力，去對付當前建設，自然無法解決，即他們的數量，亦不足以維持這種大規模建設的局面。

戰後首都之研究

我們爲了解真實情形起見，容我們列表討論西北區域的人力問題罷。

西北人力表

省 名	家 數	男		丁		男 女 共 計	每家 人丁	每 百 女 數	每 公 里 人 數
		男	女	丁	女				
新 疆	534,194	1,344,367		1,109,026		2,453,393	4.5	121.2	1.4
青 海	224,842			651,013		544,041	1,195,054	5.3	119.7
甘 肅	1,022,342			3,327,407		2,753,152	6,080,559	5.9	120.9
綏 遠	428,873			1,320,670		835,859	2,156,529	5.0	158.0
寧 夏	89,600			366,755		300,135	666,890	7.4	122.2
陝 西	1,818,138			5,497,837		4,614,393	10,112,230	5.6	119.1
合 計	4,117,989			12,508,049		10,156,606	22,664,655		51.8
全國總計	86,440,596			237,903,962		200,503,965	438,407,929	5.1	118.7
									39.2

右表是根據民國十七年到二十一年列舉的統計，由此可以一解現相之一斑。西北六省只有

四百一十一萬七千九百八十九戶，其中有男丁一千二百五十五萬八千四十九人，女丁有一千〇一十五萬六千六百〇六人；男女兩共二千二百六十六萬四千六百五十五人。換而言之，每家平均人口五・一人，每百女丁，有男子平均一一八・七人。每公方里有平均人口三十九・二人。人口數字各省不同，六省男女比較，五省每女丁百人有男丁一百二十之男多女少的現相，只有綏遠一省例外，他竟打破紀錄每女子百人，竟有男子一百五十八人！

其中最令人注意的，即每公方里的人異常不一致，新疆只一・四人，青海一・六人，寧夏二・二人，綏遠七・〇人，甘肅一五・九人，但陝西竟達五一・八人。他們的平均數字亦不過三九・二〇人而已。西北地大物博，而人口一項如是缺乏，若完全依賴他們建設西北，這就今生休想永無兌現的可能。

我國東南過去之易於建設，別的次要的條件，我們可以不談，只以最基本的人力一項而論，已占壓倒的勢力，為明瞭此種現相起見，容我們稍安母躁，分析東南的人力罷。

東南人力表

省名	家數	男	女	男女人數	每家人丁	每百女之男數	每公方里人數
廣東	6,278,261	16,302,369	15,129,198	31,435,560	5.0	107.2	296.8
福建							
江西							
湖南							
湖北							
江蘇							
浙江							
上海							
安徽							
山東							
河南							
山西							
陝西							
甘肅							
青海							
寧夏							
新疆							

浙 江	4,6653,907	11,213,631	8,994,798	20,208,429	4.3	124.7	199.96
安 徽	3,832,813	12,036,359	9,984,232	22,020,591	5.7	120.6	153.5
湖 北	5,600,558	14,290,296	12,460,968	26,551,264	4.7	116.6	144.5
湖 南	5,659,582	15,595,919	12,739,112	28,335,031	5.0	122.4	131.5
江 西	3,938,413	8,881,961	6,842,451	15,724,412	4.0	129.8	93.3
福 建	1,926,729	5,606,477	4,135,317	9,741,794	5.1	135.6	80.4
廣 東	6,106,576	16,954,454	14,451,603	31,466,057	5.1	117.3	140.3
合 計	38,006,539	100,881,466	84,661,677	185,443,143			

我們研究右表，即知東南人力超過西北人力一萬六千二萬七十七萬八千四百八十八人，但同時西南面積比西北小二倍半。東南衆多的人力，對付較小的面積，才能推動各種建設工作，今西北以區區二千萬的人力，去應付大於東南二倍半以上的面積，而想他們推動建設，這却是絕對無望的夢想。

東南每公方里人口，江蘇，二百九十九人，浙江一百九十九人，安徽一百五十三人，湖北

一百四十四人，湖南一百三十一人，江西九十三人，福建八十八，廣東一百四十人。若與西北區域每公方里人口比較，如新疆一人，青海一人，寧夏二人，綏遠七人，甘肅十五人，陝西五十一人，真有天壤之區別。

這樣看來，不建設西北則已，倘要建設，我們萬不可把建設的大責，放在西北現有的人力肩上，反應完全全放在整個民族肩上，方為公道。所以我們應動員全國上下共策進行。我們若要全民族負這責任達到最有效的鵠的，也只有把首都建在西安為最妙最妥的方法。祇有首都遷此，人力問題，才有解決的希望。此因政治軍事重心，若在西北配合，則全國視線，自然又專注西北，各方人力向西北移動，必成為不可抵抗的動向，如政府稍事提倡從而給予種種方便，則西北區域在十年之內必完全改觀，這又是必然的結果。

第三項理由是西北建設的規模過於偉大，非集中全國物力，決不足言有成。本條的物力問題，亦是與人力問題有聯繫關係，若人力得解決，物力當然亦同時得到解決。我們所謂的物力當即全國的資金。若人力向西北移動，自然與他們生命相連的資產，也必向西北流動。這是必然的現象，我們用不着絲毫懷疑。假使人口不向西北移動，則他們的投資動向，也少有向西北的趨勢。這樣看來，首都之建於西北，乃能解決許多無法解決的問題。

以上三點，對於西安建都，都有其直接的關聯，我在本文已說了許多的話，想讀者已有相當了解，用不着再行費詞，而延緩我們加入正題討論的工作。現在為鞭策入裏起見，容我們談

陝西安建都影響各種建設事業於後。

西安建都與西北水利

未曾到過西北的朋友，對於西北的水利，是十二分懷疑的，他們總以爲是無法解決，但實際在此的非西北人，並不覺得怎樣嚴重。究其實在，此點如將來配合由遷都而來的人力，則不會發生任何問題。例如陝西自二十年起已成的水利工程，計有涇惠渠，灌溉面積約六十五萬九千餘畝，農民因水利而得的利益，廿七年已增加六百萬元以上。渭惠渠灌溉二十萬餘畝，梅惠渠灌溉稻田一萬三千餘畝，織女渠灌溉一萬餘畝。陝西在興辦中的水利工程，計洛惠渠，黑渠，漢惠渠，灤惠渠四起。陝西尙待興辦的水利工程，計有牧惠渠，澇惠渠，鹽惠渠，渭惠渠。

甘肅於二十三年商諸全國經濟委員會，撥借專款，已建設洮惠渠，灌溉三萬畝以上。該省正在興辦中之水利工程，計有湟惠渠，漒濟渠，靖遠北灣河工及酒泉水利工程四起。甘肅尙待興辦水利工程，計有紅古城渠，官灘渠，永豐川渠，喇嘛川渠，淘蜡渠，硯津渠，隴西南渠，黑馬圈河渠，平涼渠，涇河渠，汭河渠，隴河渠，苦水河渠，威戎鎮渠，興隴渠，長寧渠，營防灘渠，新古渠，以上十七渠，皆甘肅建廳於二十三年調查者，可惜人財兩缺，不能動工故也。

寧夏農田，全賴灌溉，自秦漢及今，水利未廢，農收豐富，故有塞北江南之稱。現有漢延渠，唐徕渠，惠農渠，大清渠，天水渠，秦渠，漢渠，美利渠，七星渠，昌淵渠，雲亭等十一渠，總計渠長一千八百七十二里，灌溉面積九十五萬五千畝。

至於青海，地形高寒，適宜牧畜，不宜於農業，惟東部各縣土地肥沃，黃河，湟水，亹河三大河流蜿蜒其間，祁連山脈屏障北方，積石山脈分於其中，各河谷地，面積不小，亦非不能利用水利。大河壩一帶，土地平坦，黃河亦可資為潤澤，他若東流各縣，古代在那「屯田」，亦有水利可圖。

我們再轉移視線，注意新疆之水利片刻罷。根據德人萬格勒 *Wagener* 之調查，新疆有荒地可耕者有一百四十二萬六千六十公方里，合成二十三億二千萬畝，約佔全省面積之半，此種調查是否可靠，當為另自問題，但新疆地大物博，真是事實。我們即以前清宣統三年新疆圖誌，所載各地溝渠，及溉田之數亦極可觀。其中詳細渠名及所在地名，可以不必寫出，我只把該省幹渠、支渠、及溉田三項列左，便知新省之一斑了。

計開

幹渠九百四十四處。

支渠二千三百三十三處。

溉田一千一百一十九萬六千二十一畝。

以上數目雖近估計，也可爲參考之一種。然則新省之大，亦可想見了。

以上各省水利情形，雖各有發展程度之不同，但他們却有共同之一點，即人財兩缺，對於此種工程，不是無力推動，便是無法維持。我們西北各省以現有的人力，而竟有這樣的成績，已屬難能可貴，如對於他們再有更大的奢望，已屬萬不可能。所以其餘的工作，還須全國人之努力，容我們建都西安，由各方吸來之人力物力財力，才能計劃更大之水利建設。我之所以主張建都西安在此，將來能順利建設工作亦在此。

西安建都與西北交通

開發西北，第二在交通之開闢。本區鐵路公路尙未發展，隴海線延到寶雞，天水一段，尙不知何時可以告成。至於由天水到蘭州，再伸入西北角之新疆，正西伸入青海與西藏，只應建築鐵路方能開發西部資源。蘭藏路應由蘭州西北至永登，轉西南經西大通，鑿街，老鶴堡而至西寧；自西寧向西南經湟源過積石山，再經卡布卡而至大河壩，由此分二線，一南西行經長石頭，野馬溝，遇通天河而至玉樹，復由玉樹而至西康。一西南行經拉尼巴爾，必留兒渡黃河復西南古爾昂等地，渡通天河逾當拉嶺而達西藏。所經路線，未經測量，正確里數還不知道。若不建都西安，此種工程，殊難實現。

又蘭安鐵路亦爲開發西北不可或缺的幹路，由蘭州西北行經紅城子，南大通……武威，

山丹四百六十四里至張掖，再由該地西北經臨澤，高台，臨水四百四十五里而至酒泉，由酒泉至嘉峪關……小宛驛六百三十里至安西，此線全長一千五百三十四里，也必須經建都西安所轄之各地人力物力，才能完成此種工作。

安迪鐵路 由安南西北行經白墩子，紅柳園，大泉驛入新疆省境，又經咬牙溝，星星峽；黃蘆岡七百三十里而至哈密，由該地向西經三道嶺……木壘河九百二十二里而至奇台，再由奇台西南字遠，阜康四百九十八里而至迪化。此種偉大工程，全賴新疆一省人力物力，絕對無法實現，故必須全國上下運用各種力量才能促成，若建都西安，此計劃實現之日並不在遠，否則即無法兌現了。

其他以長安爲交通中心，如長包鐵路，由長安至包頭；長成鐵路，長安至成都，此線已至寶雞，何時完成，尙有待於將來。長武鐵路，由長安至武昌，以上路綫完成，不僅可以完成中國之交通，且亦可統一中國之政令，但此種偉大企圖之實現，皆有賴於建都西安之一舉。須知西北開發之成功與失敗，完全以鐵路開闢之程度爲樞紐，如鐵路綫能延長一里，即有一里之成效，百里即有百里之成效，千里萬里即有千里萬里之成效。公路雖亦有助於開發，但只能在小範圍內發生作用，此因貨運價昂，遠不及鐵路之普遍及價廉之故。所以對於西北之開發，應以鐵路爲主，公路爲輔。在抗戰五年內，公路成績很有可觀，但修築鐵路一項，即無法推動。然則大規模之建設西北鐵路，確有待於建都西安後，才能有機會運用全國之人力物力，

也是顯而易見的事。

西安建都與西北資源

我們對於西北資源，應作詳細的研究。國防工業之發展，端賴各項資源充足之供給。金屬資源包括鐵、銅、鉛、錫、等原料，非金屬資源最重要的是鹽與硫磺，動力資源為煤、石油、水力，其他如食糧、棉花、羊毛、麻絲、皮革、橡皮等，都很重要。世界資源最豐富的除美國外，再無其他國可以自豪。但任何國家只要其中最重要的原料如鐵、鹽、棉花、糧食能具備，動力資源如煤、石油等等之夠使用，亦能大大的走上國防工業的大道。

西北各省煤儲量很富，據翁文灝估計陝西地內藏煤約有七一，九五〇，〇〇〇，〇〇〇噸，佔全國各省第二位，僅次於山西，佔全國煤藏總量百分之二十九，煤田大都在陝北一帶，陝中陝西較稀。甘肅煤田分佈很廣，全省藏煤約計六，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噸。新疆煤田分佈最富區域，以哈爾巴哈台山之陽，沿天山北路大道的迪化等地為最。全省藏煤約計六，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噸。寧夏藏煤亦不少，約與新疆藏量相等，但可惜產量不多。以上青海與綏遠無估計，想該二省區煤藏亦決不在少數，這又是可以斷言。以上各地煤儲量異常豐富，因地廣人稀，無法利用為動力資源，來發展國防工業。我們若要使用，非建都西安之後，亦無法切實運用，這又一種必然的事實。

西北石油亦很豐富，陝北一帶，東自延川、延長、宜川、西至安塞、靖邊、甘泉、豐縣。甘肅玉門酒泉，祁連山北坡，新疆的塔里木河一帶，以及綏來、迪化、塔城等地皆是產油區域。以上以陝西儲油最富，竟達二，二七七，〇〇〇，〇〇〇桶，（每桶合二十四加侖），約佔全國總儲量三分之二，但每年產量極微，不過千桶左右而已。是石油之儘量的運用，又非首都挪至西北，決無如許的人力與資金推動這種石油之開採與提煉。

西北鐵源不甚豐富，在這幾省中，恐要推新疆較豐，因煤鐵距離過遠，對於重工業之建設，不無影響，但我們大可運用人爲的運輸方法，使媒鐵接近。我們知道滇黔桂鐵路等六條，計不過三〇、〇〇〇、〇〇〇噸，若與遼寧鐵儲量七八七、四一七、〇〇〇噸比較，即有大巫見小巫之別。西北在軍事保護上說來，最利於建設鋼鐵業，但因鐵量不豐，應使西北的鐵路高度的發展，才能把各地鐵料運來，方能完成這種最基本的重工業。但這步能否成功，又以西安建都與否爲轉移。

西北金產甚豐，尤以甘青新三省爲最，甘肅每年產金約一萬七千兩，新疆每年產金六七萬兩，青海年產二萬兩，以上三省之金儲量，雖無確實估計，但牠們必大有可觀，假使運用最新科學方法開採，如美國在菲、濱羣島與英國在南非聯邦之辦法，則產量必大增，又爲自然的現相。我國政府保有此種產金爲法幣之準備金，是西北開發之資本，已可應付。如因不是之緣故，可舉行內外公債，漫講一個西北不難，步就班的易於建設，即十個西北的面積，亦有方法對付。

。此點之成功，亦以西安建都為樞紐。

西北鹽產極豐，陝、甘、新、青、皆產池鹽，只以陝甘而論，每年產鹽約二百五十萬石以上，新青之鹽，數量不詳，但各省鹽儲量必極豐，無可懷疑。以目下之人力物力，當無很大的發展可言，假使西北由建都而增高繁榮，則鹽之產量必千萬倍於今日，又是可以斷言的了。

其他皮革，棉花，羊毛，糧食，如能有充足人力之維持，皆能高度產生，不僅可以供給全國之採用，且有大量可以出口，而供給世界之需要。

以上各種資源，皆可利用建設獨立國家，不僅輕工業材料十足，即各種屬於國防的重工業的原料，亦俯拾即是。不足之數，我國各地皆可源源接濟，決無缺乏之虞，這種天府之國，真夠自豪，可惜我國過去不知運用，所以貨棄於地，民貧於野，而釀成當今萬事不振之病態。爲挽救西北荒涼而建設西北起見，我們應運用政治手段，採取革命步驟，把首都遷來關中，方能克服各種相連的困難。

西安建都與西北農墾

西北墾務，我們應當及時注意，必能收到偉大效果，現在我們可以分別論及於後：

河套墾務始於秦，成於漢，盛於唐，至宋元明之際，中原多故，墾務不振，漢以前屯墾用兵，唐以民，宋元明則兼而有之。秦使蒙恬將三十萬衆，開新秦中地，移貧人以實之，她們只

經營寧夏一隅，未及全土。漢武帝初，收河南地，用主父偃之言，築朔方城，以經營之。唐開元間，置屯田……過去歷史，已證明秦漢唐定都長安，對於六七千里之沃壤，始有辦法，過此以往，首都東遷南徙，即無法對付。寧夏地層土質，較後套尤佳，其地勢西南高而東北低，河自賀蘭山之青銅峽出曰：逕向東北流，環繞河套，以故鑿渠引水，得天然之形勢，自漢光祿勳徐自爲開光祿渠，引水溉田，大獲其利，歷唐代不衰。至清雍、乾、道、咸之季，又開察灘托護墾地，加穿大清、惠農、昌潤各渠及支渠，始能墾地二萬一千七百三十二頃，以後因缺少人力之維持，原有墾地，現多荒蕪，現在墾地僅只六千五百餘畝。此外在河東又有秦渠漢渠，流入金積、靈武二縣，灌溉地畝在昔亦二千餘頃，今祇數百畝而已。

青海墾務，始於清初，雍正十年即公元一七三二年，設西寧欽差大臣，試辦墾務，宣統元年復以庫款二千餘萬兩，設青海大臣，督辦墾荒，以後民八至十五數年中，甘肅及西寧當局各自分別試墾，但因人力不繼，成績甚微。青海土質，多屬黑土層，較綏寧尚優，自西寧設墾務局以來，湟源境內新墾之地，亦有二千餘頃，共和縣及卡布卡一千餘頃，黃河南磨綏溝二百餘頃，共計三千三百餘頃，其他各處可墾之地，約佔全面積十分之九，惜人力不足，政府無良策保護，雖墾而復荒蕪者比比皆是。

新省土質大部分屬於灰土，土質不良，概由缺少灌溉與鹹質過多之故，自清康熙倡辦屯田，雍正乾隆又踵行之，土地墾闢者甚廣，至宣統三年，清丈地畝之確數，所有熟地不下一千

五十五萬○四百七十五畝，至民四年底地畝之數，爲一千一百四十三萬四千五百六十七畝，比宣統三年增八十七萬九千八百餘畝。民十七年調查已耕之地，達二百零五萬頃，墾荒全書稱可墾荒地，有二百五十三萬九千零三十九畝，地域不爲不廣，然可惜人力不足，不能克服環境，沃田多用作牧場，所以成就極少。

陝西耕地以渭河流域及漢水上流爲最肥沃，但因迭經變亂，屢遭災厄，瘠地荒田不少，近年有山東河南人，來此墾殖，三原、富平、高陵、朝邑等縣荒地多被開闢。陝西土壤自榆林以南，皆屬黃土層，其厚有達千尺以上者，可耕之地甚廣，據陝西水利局之報告，渭北可溉之田，有四百八十八萬餘畝，除去鎮村墳墓溝渠所佔十分之一，尚有三十九萬餘畝。清、宣、

陝西灌溉之地，可分二大區，一清河以南，包括清渭二河之間，可疏通古白渠灌溉之，謂之南區。二清河以北，包括清渭洛三河之間者，由新新幹渠灌溉之，名曰北渠。南區灌溉面積八萬七千三百六十一公畝，北區有一十八萬二千四百六十七公畝，共計二十二萬九千八百二十公畝。這樣看來，陝西可耕之地甚廣，亦因人力有限，荒地甚多，所以地利未能盡量運用。

現在根據西北各地之報告，我們略知大概，西藏農墾之失敗，完全是一個人力的問題，我們始能保給大量的人力，西北農墾即迎刃而解了。若西安建都，這最難解決的人力問題，也完全解決「大半」。

西北更者與西北畜牧

西北主要生產爲牧畜業，尤以新省爲最，甘肅、綏遠、寧夏又次之。他們牧畜是以馬牛羊和駱駝爲主。爲了解一般現相起見，茲分述之如左：

新省水草豐富，土地多未開墾，故宜置牧畜，居民從事牧畜者佔全省人口四分之一，纏頭回又佔十分之七，天山北路牧草高達十英尺至十二英尺，尤以蓬苦爲多，該草爲家畜良好之飼料。羊多產於阿爾泰，牛以綏定所產者爲最佳，馬則以綏定鎮西爲著名產地。鎮西所產之馬，約佔全國總額四分之一。該地傭牧習慣，一傭能牧馬三十四，牛五十頭，駱駝一百頭，羊三百頭以爲率。本省所產之羊，約當全國四分之一。和闐爲優等羊毛聚地，每年集於此地，約在二千五百萬斤左右。其輸出蘇聯者約在一千二百萬斤左右。根據新亞細亞第五卷第三期所載，列表於後：

種類	數額(以頭爲單位)
綿羊	一二、〇〇〇、〇〇〇
山羊	一、五〇〇、〇〇〇
牛	二、〇〇〇、〇〇〇
馬	一、〇〇〇、〇〇〇

駱駝 駮 羊 五〇〇、〇〇〇

牛、馬、山羊皮、皆輸入蘇聯，綿羊皮、駝駝毛、綿羊毛、多輸入本國內地，綿羊與山羊肉亦輸入內地。

青海牧畜馬牛羊三者爲主，茲將產額列表於後：

種類 數

產額

馬

一二〇、〇〇〇

牛

二〇〇、〇〇〇

羊

二、二〇〇、〇〇〇

羊毛爲青海出口大宗，年達二千萬斤左右。羊毛集散地爲湟源、貴德、大通等地，復由天津出口，茲列表於後：

集散地 毛量（萬斤爲單位）

湟源

二二〇

大通 永安

一〇〇

玉樹

一五〇

魯沙爾莊五上

一五〇

一五〇

一五〇

一、〇〇〇

其計共

一、九二〇

甘肅牧畜以羊牛駝駒爲主，全省羊之總產額是五百餘萬頭，羊毛產量一千餘萬斤，羊皮五百萬張，牛年產四百餘萬頭，牛皮每年輸出三百餘萬張，駝駒年產五十餘萬斤，價值二十餘萬兩。

陝西牧畜業，以北部爲最盛，通常以馬牛羊爲主，尤以清潤，延長，延川等地產額最多，因野草含有鹽分，溪流亦係苦水，故牛體碩大，馬體矮小，羊羣亦異常繁盛。

綏遠寧夏兩區以羊爲主，馬次之，牛又次之。綏遠之羊，以伊克昭盟所產爲最良，總額五十六萬三千八百餘頭，羊毛一千八百十四萬〇七百餘斤，駝駒六十六萬五千餘斤。寧夏羊體比番羊小，然毛質光澤，纖維細長，非番羊所能及。綏遠產馬，每年總額約五萬四千四百餘頭，牛亦有六萬六千八百頭。寧夏數量不詳。

西北各省的牧畜業，我們已略知梗概，他們皆因人力財力之缺乏，故無法大規模的推動，假使我們有充足的人力對付此種需要，凡關於牧畜各項連帶問題，自然可以迎刃而解，那西北馬牛羊駱駝以及各項相連的副產如羊毛、駝絨、羊皮、牛皮、牛骨、牛奶、牛油、駝馬以及各項肉食，皆能發展到較高的限度，並且還能解決全國民族的營養問題。但我們要達到這些目標，非大量的人力物力對付不可，這種人力物力，也只有建都西安，方能招致，然則我們若要充分的開發西北的牧畜業，奠都西北乃為最切實可靠的方法。

結論

本文對於西安建都與西北開發，已在各面略述一二，是讀此文的，必能瞭解作者之用意所在。我們主張開發西北是作開發中國北部的掩護，開發中國北部，又為開發中國中部與南部之掩護。然則建設西北，乃我們建設全國的最先之一着，開發西北，有三個聯繫的問題，一即是中央直接的監督，二即充足人力之供給，三即充足資金之供給，這三個條件皆須建都西安始有解決之可能，故作者一再聲明，作為開發西北之先決條件。故建設西北水利，開闢西北的交通，利用西北的資源，擴充西北的農墾，興盛西北的牧畜，無不在乎有待於西安建都，然後才能發生絕大有利之效果。這樣看來，西安建都，不僅為建設西北之先決條件，亦為建設整個中國北部之先決條件，且亦為建設整個中國之先決條件。因此之故，我們應有首先推動西安建都之

要，海內賈達，尙望勦策進行是幸。

二十九、十一、二十二

職教首務之研究

一三九

第九章 西安建都與北方建設

我們若要建設，首先應有一種安定的環境，方能切實進行，否則便無法推動了。現在建設北方，也是這種客觀的條件，為當前首先應解決的問題。假使我們不能使北方各省秩序安定下來，有一個長時間的休養生息，北方任何建設，也是萬萬談不到。北方有兩個特殊的情形，是南方不常有，這種特殊情形，乃是北方禍亂的根源。

第一個現相使我國北方不安定的，便是從北部來的異族之攻擊，不僅過去歷史如是，現在仍是如是，我們當前倭寇之侵略，乃是鐵一般的事實。我們若要鎮壓異族的威脅，當然首在如何增強本身抵抗的力量，本身力量愈大，鎮壓異族威脅之勢力，也是加倍的增強。若我國以西安為首都，使政治軍事在西北配合到恰當的妙處，則整個北方便能保持長久安定的局面，不僅可以制止敵人輕於嘗試之野心，而且大可培植北方的元氣，使國運日進昌隆，這是可以斷言的。我們為保持安定的局面，有利於北方建設起見，我們亦應採取政治的手腕，建都西安，方能完成我們建國的使命。

第二種現相為北方禍亂根源的，便是黃河上游之乾旱，下游之水災，黃河流域雨本失調，¹

爲每年經常的現相，又是使北方不能安定最大原因。我們若要排除此種困難，又在運用過後科學方法根治黃河，這方法之能否生效，是以多數人力能否配合到恰當的妙處爲轉移。我國若建都西安，此種問題即迎刃而解。所謂優秀人力的配合問題，即不成問題，同時水利之根治問題，亦同時解決了。由此北方不安定之根源亦可銷除，是西安之建都，實爲安定北方最理想的方
法。

除上列兩種現相之外，還有內部反側的原因，亦可使北方社會失掉一般的安定性。我國過去之缺乏統一的向心力，其中最大原因，因軍事政治的根據地不適中，對國內各單位皆不能運用靈活自如，所以各地常起反抗而形成割據的局面，假使建都西安，此種現相必能銷滅到最低程度，此因關中軍事價值，遠在南京北平及任何其他據點之上。所以爲全國安定起見，我們亦應建都西安，方能完成此種立國不可或缺的條件。假使北方安定了，我們即大可着手工作了。我們若有安定的環境，然後才能談建設，這是必然的現相，但與建設連帶的關係，便是人力財力的問題，我們若對於以上兩項沒有充分的解決，這個建設工作，仍是一籌莫展。現在我們要建設北方，故即就事論事，來研究北方的人力物力，是否夠條件如左：

省

名

面

積

平

方

公

里

人

口

河

北

一四〇、五二六

二八、四六六、五三〇

一五三、七一

三七、一九六、七六九

山	河	陝	甘	甯	綏	察	哈	爾	遠	夏	肅	南	西	西
「六一、八四二	一一、五六一、九一八	「九八、四〇七	三一、四七〇、九八八	一八七、三九四	二七八、〇五九	二七四、九一〇	三〇四、〇五八	二五八、八一五	一、八九九、八二二	六、〇八〇、五五九	六六六、八九〇	一一、五六一、九一八	「九八、四〇七	一〇、一一二、二三〇
右方九省的面積，共二千零五萬七千七百二十二平方公里，但人口却只有二十三萬三千四百七十八人，這便是每公方里只有六十三個人。我們以偌大的面積，晨星的人口從事建設，這希望之微，可以想見。我們為瞭解事實之嚴重起見，請	二、〇五七、七二二	一二九、三三三、四七八	一、八七七、七七二	二、〇五七、七二二	二五八、八一五	三〇四、〇五八	二七八、〇五九	一八七、三九四	二七四、九一〇	三〇四、〇五八	二七八、〇五九	一八七、三九四	二七四、九一〇	三〇四、〇五八
人口為對比，便當明白當前之困難了。	共	總	哈	爾	遠	夏	肅	南	西	西	南	西	西	西

東南面積人口表

江蘇省面積公方里一〇八、三三九人口三一、四五五、五六五每方公里人數二九九、六〇

浙 江 安 湖 湖 鄱 江 潭

一〇三、〇五八
一三四、四二六

二〇、二〇八、四二九
二三、〇二〇、五九一

一九九、九六
一五三、五〇

二〇七、六九二
二七三、三三一

二六、五五一、二六四
一八、三三五、〇三一

一四四、五〇
一三一、五〇

二一七、五七八
一五八、七〇二

一五、七二四、四一二
九、七四一、七九四

九三、四〇
八〇、四〇

東 建 共 一、四二〇、四三〇
二一七、四〇四

一八五、四四三、一四三
三一、四〇六、〇五七

一四〇、三〇
一四五、三九

我國北部九省面積與東南八省面積比較，北方比東南多六十三萬七千二百九十二公方里，但東南人口反比北方多五千六百一十萬九千六百六十五人。換而言之，北方每公方里有六十三人，但東南每公方里却有一百五十五人。這樣看來，北方建設如要達到完成的目標，非大量增加優秀的人力，決無解決的希望。我國真要建設民族生命所托的北方，非增加人口一倍以上不可，我們若要人口向北部流動，並運用政治手腕，把首都遷於西安，又無其他有效方法。

要着手建設北方，除人力之條件外，還有一個財力問題，這點不能單獨謀救濟，必須伴着人力而求合理的解決。若我們能使人口向北方移動，則全國之資金亦不成問題的向北方集中。假使人力不能向北方集中，而我們反希望全國資金向北方流動，那也只能是鏡花水月的空想罷。

了。所以我們開發北方，絕對不是一個財力問題，乃是一個人力問題，假使我們能首先解決人力問題，所謂財力問題亦附帶的解決了。

總而言之，這些問題能否解決，皆以是否建都西安為樞紐。然則我們之提倡建都西安的運動，乃是開發北方惟一有效的手段。我們甚望聰明的當道，對於此點，加以充分之注意，而促其從速實現。

北方若有安定的環境，又同時有充斥的人力與財力，我們即可着手大規模有計劃的建設，而達到完成的地步，這是無待煩言的。若北方本身真是建設達到這種程度，不僅北方本身得到一種無上的保障，並且中南兩部皆能藉北方之掩護，而能大規模的舉行有計劃，有規律，有組織，有實效的建設工作。假使北方無國防工業之建設，不僅北方本身危在旦夕，即中南兩部亦有朝不保夕之勢。然則北方的軍事價值，實遠在中南兩部之上，此後我國朝野政治家，應刻骨銘心的澈底的瞭解這種特殊的意義，萬萬不可再任北方荒涼到一種「撒哈拉」沙漠式的狀態。由這種民族生存的出發點，我們全國上下應該精誠無間的努力整個北方的重工業化，才能應付當前的需要。

我們若要建設北方，並不是空談口號可以兌現，乃是要全國總動員應付這種繁重的問題，才能得到解決的程度。因為種種特殊關係，故我們堅決主張建都北方才能適合全國的需要。北方最宜於軍事政治配合的地方，首推西安，然則我們主張遷都關中，不僅為西北之繁榮，乃是

爲整個北方的建設，也不祇爲北方之繁榮爲止境，乃是爲整個中南兩部建設圖掩護的原故，所以大聲疾呼，而望海內外英豪，瞭解當前形勢，而共圖民族復興的大業。

我們對於西安建都與北方建設關係，已得到相當的瞭解，現在容我們向前邁進來討論整個北方應行建設的工作性質如何，若此點有切實的分析，便能決定北方今後建設應注意之方針。

我們要了解建設怎樣的工業，首先應分析北方各省之礦產及其儲藏量，然後才能確定何者宜取，何者宜捨，何者宜急，何者宜緩，我們暫以倭寇陰謀下之北方五省而論，亦能了解該省區之煤鐵儲藏量之一斑。

北方五省煤鐵儲藏量表

省別	煤儲量百萬公噸	百分比	鐵儲量千噸	百分比
河 北	三、〇七一	一·二	三九、二〇〇	一〇·三
山 东	一、六三九	一·六	一四、三〇〇	三·七
山 西	二二七、一二七	五一·二	三〇、〇〇〇	七·九
察 哈	五〇四	〇·四	九一、六四五	二四·〇
綏 遠	四一七	〇·二	一〇、七〇〇	二·七
五省共計	一三二、七八八	五三·五	一七五、一四五	四七·六

其他省區 一一五、五二九 四六·五 二〇六、四四〇 五二·四

全國總計

二四八、二及七 一〇〇·〇 三八一、五八五 一〇〇·〇

我們檢查右表，即知以上五省煤鐵儲藏量，是我國最寶貴的倉庫。民國二十至二十二年，全國煤產平均估計共約二十八兆噸，以上五省的煤產量即佔百分之四十五，幾完全是河北、山西、山東所產。若我們把東北四省煤產量除外，以上五省的煤產就要佔全國總額百分之七十五了。

根據右表，全國煤儲量，估計約二百四十八兆公噸，北方五省就佔全額的百分之五十四，亦幾完全位於河北、山東、山西之中。又河北與察哈爾兩省的鐵儲量，亦佔重要的地位。若我們把東北四省除外來算，我國鐵儲量估計有三億八千餘萬噸，而河北、山東、山西、察哈爾四省即佔百分之四十六。只以河北察哈爾兩省而論，就佔全國數額百分之三十四。由此我們即了解倭寇佔領東北四省後，即竭力經營以上五省之侵略用意了。

以上五省是日本人所謂的「華北」，但我國的北方，決不僅指敵人陰謀下的省區，乃是指整個黃河流域而言，故河南、陝西、甘肅、甯夏、亦包括在內。以上特殊五省，煤鐵儲藏量，我們已略知一二，現在請少安母燥，容我們討論河南、陝西、甘肅、甯夏的煤鐵儲藏量，然後才知我國整個北方的實在情形。

省別 煤儲量百萬公噸 百分比 鐵儲量千噸

河

南

六、六二四

二・六七

四、〇〇〇

陝

西

七一、九五〇

二九・〇一

甘

肅

六、〇〇〇

二・四二

甯

夏

以上四省除甯夏不詳外，其餘各省皆有估計，河南、陝西、甘肅煤儲量竟達八萬四千五百七十四百萬公噸，佔全國總儲量百分之三十四、一。且陝西一省之煤儲量亦有七萬一千九百五十百萬公噸，其數量之大，在全國之中，只次於山西十二萬七千一百二十七百萬公噸。即以鐵儲量而論，河南有四、〇〇〇千噸，其餘數省鐵藏不少，但無詳確估計，不能作推算的根據。但我們對於北方西部數省，自有明確之認識之必要。

現在爲了解一般情形而論，我們應拿全國所藏之煤鐵與北方對比，然後才能確實把握北方之重要性，到了怎樣程度，目下我們請先討論全國之煤儲量如左表。

全國各省煤儲量表

省 名	煤 儲 量 百 萬 噸	總 儲 量 百 分 比
江 蘇	二二七	○・○八
安 徽	三四七	○・一三

河貴湖江浙新廣福察黑遼山山雲四湖

哈龍

北州南西江疆西建爾江南西東南川北

三一四、六、一、一、九、
、、、○九、一○、三、五、五○、一、八、三、六、三、九、
○五、○九、六、一○、○○、○○、四、七、六、三、七、四、
七、九、一○、○○、○○、四、七、六、三、九、
一、四、六、一、一、九、
、、、○九、一○、三、五、五○、一、八、三、六、三、九、
○五、○九、六、一○、○○、○○、四、七、六、三、七、四、
七、九、一○、○○、○○、四、七、六、三、九、

一〇、一〇、〇、二〇、〇、〇、〇、一〇、〇、三〇、
•、•、•、•、•、•、•、•、•、
二、六、三、〇、四、一、二、二、〇、〇、四、七、二、五、六、五、九、一、七、

河	南	西	林	東	唐	計	六、六二四	七一、九五〇	二、六七
陝	吉	熱	廣	甘	共				
七一、九五〇	一、一四三	○・四六	六一四	四一七	四二一	六、〇〇〇	二四八、二八七	一〇〇・〇〇	二九・〇一
○・四六	二四	○・二四	一六	一七	二・四二	二・四二	一〇〇・〇〇	○・二四	二九・〇一
二四	一七	一七	一七	一七	一七	一七	一七	一七	一七
一七	一七	一七	一七	一七	一七	一七	一七	一七	一七

右表的煤儲量，是根據地質調查所第二次中國礦業紀要的估計，我國煤儲總量是二四八、二八七百萬噸，其中東北四省計有四、六一〇百萬噸，北方九省共計二一七，三三二百萬噸。總而言之，東北四省的煤儲量只佔全國總儲量百分之一・八四，北方九省之煤儲量，竟達全國總儲量百分之八七・六，其他中南兩部之歲煤，不過全國總額百分之一〇・五六。^{这样看來}北方九省在煤量上已佔絕對優勢地位。由此可以決定北方今後應行建設之方針了。我們對於煤炭已討論到相當的程度，現在請轉移視線，來討論全國的鐵儲量罷。

八、全國各地鐵儲量表（單位千噸）

戰後首都之研究

一五〇

產地

江蘇銅山

江寧

安徽繁昌

當塗

湖北大冶

銅陵

江西九江

宜都

江西永新

都城

瑞昌

河北灤縣

井陘

臨榆

比較確實數量

三、〇〇〇

二、〇〇〇

二、五〇〇

四、六四五

九、〇〇〇

六、一七三

五、八三八

六、三〇〇

〇、〇〇〇

四、二六二

六、二八二

二、一〇〇

五、〇〇〇

三五〇

一、一〇〇
三五〇

其他估計數量

五、〇〇〇

二、五〇〇

四、六四五

九、〇〇〇

六、一七三

五、八三八

六、三四〇

一〇、〇〇〇

四、二六二

六、二八二

二、一〇〇

五八〇

一、一二九

五、〇〇〇

合

計 每省總計

五、〇〇〇

九、五〇〇

四、六四五

九、八一八

六、四四〇

二五、八三八

六、三四〇

一〇、〇〇〇

四、二六二

六、二八二

二、一〇〇

五八〇

一、一二九

五、〇〇〇

一、七〇〇

一、七〇〇

易縣	一、五〇〇	一、三〇〇	一、三〇〇	一、三〇〇
山東益都費縣	一三、七〇〇	一三、七〇〇	六〇〇	六〇〇
河南修武武安信陽	一、〇一〇	一、〇一〇	一、〇一〇	一、〇一〇
福建安溪莆田建甌	一、〇〇〇	一、〇〇〇	一、〇〇〇	一、〇〇〇
浙江長興建德淳安瑞安	五、一三〇	二、〇一四	二、〇一四	二、〇一四
廣東廉江	一〇、〇〇〇	一〇、〇〇〇	一〇、〇〇〇	一〇、〇〇〇
浮溪英德	一四、〇〇〇	一四、〇〇〇	一四、〇〇〇	一四、〇〇〇

察哈爾
龍關

四五、六四五
四六、〇〇〇
七〇〇

綏遠
固陽

武川

一〇、〇〇〇
一〇、〇〇〇
一〇、七〇〇

百雲山

湖南
新化
安化

邵陽
攸縣

九、三四〇
一五、〇〇〇
一〇、〇〇〇
五、〇〇〇
一〇、〇〇〇

九、三四〇

一五、〇〇〇

一〇、〇〇〇
五、〇〇〇
二五、〇〇〇
一〇、〇〇〇

寧鄉
茶陵

四川
綦江

威遠

榮經

九、三四〇
一五、〇〇〇
一〇、〇〇〇
五、〇〇〇
一〇、〇〇〇

山西
晉城
高平

長治
平平

孟縣
陽陽

三〇、〇〇〇
三〇、〇〇〇
三〇、〇〇〇
三〇、〇〇〇

陽曲
臨縣

三〇、〇〇〇
三〇、〇〇〇
三〇、〇〇〇
三〇、〇〇〇

其他
陝甘新

滇黔桂

東北四省 一六六、六七四

一六六、六七四

一六六、六七四

我們詳究右表，便知全國鐵儲量的情形，全國鐵儲總量是五六八、二四九千噸，其中計北方九省佔一七九、一四五千噸，東北四省佔一六六、六七四千噸，兩共三四五、八一九千噸，其他各省鐵儲量僅止二二二、四三〇千噸。換而言之，北方鐵儲量佔全國總儲量二分之一以上，乃形成相對的優勢。我們以整個北方的鐵儲量而論，亦佔三分之一弱。至於中部之鐵儲量只佔總儲量四分之一。南部亦只佔總儲量三十分之一。由此種現相我們即知北方應注重重工業之趨向了。

我們對於全國煤鐵儲量之分析，已了解北方煤儲量達到總儲 百分之八十七·〇。以全國鐵儲量而論，北方亦佔三分之一弱，若以整個北方鐵儲量為對比，又佔全國總儲量二分之一以上。換而言之，重工業中之煤鐵，北方已佔決定之位置，是我國之重工業，舍北方必無立腳之地。

雖然，在全國說來，北方確實為中國重工業根據地，我們已領教了。但北方決不是任何位置皆可重工業化，關於此點，我們尤應具遠大眼光，從事以後之建樹。北方東部，無險可守，不宜於重工業化，即中部山西河南，亦不宜在那裏建設大規模鋼鐵工業，北方西部如陝甘等省為黃河之上游，一方有險可守，一方可以控制下游，故宜為重工業托腳之地。陝甘鐵儲量雖不很富，但煤儲量亦只次於山西，只要交通建設迅速解決，即可把全國及北方之鐵苗向西運輸而

無絲毫困難。

須知其鐵距離太遠，於對鋼鐵業之成本，不無增加之處，但為安全及國防必要之措置起見，我們似不能不預為之防，把重工業擺在最安全地帶，為避免敵人空襲之故，我們的重工業尤應在秦隴地洞內實行樹立，才能應付各種近代需要。西北高地有挖至三十餘丈以下還不見水者處，所以最宜於重工業之地洞，對於空襲之損害可以減少到最低限度。這樣看來，以全國為着眼處，北方應整個的工業化，以安全着眼處，凡一切鋼鐵業及各種國防有關的兵工業，皆應擺在陝甘高地。這因為北方西部可以掩護北方中部及東部之建設。

所以我們為避免國際敵人海陸空軍之威脅起見，非建設陝甘不可，又非重工業化西北不可，我們若要達到此種目的，更非建都西安不可。

我們為了解過去鋼鐵業失敗的情形起見，似不能不回憶過去許多令人痛心的實況，為今後建設重工業之殷鑑。我國煉鐵煉鋼工業，在過去異常薄弱，根據礦業紀要一二八頁所載全國煉鋼廠概況一表，我們即知過去情形了。

地點	公司	爐數	每日產量	備	停考
漢陽	漢冶萍公司	七座	六〇噸		
上海浦東	和興鋼鐵廠	二座			
上海高昌廟	上海煉鋼廠	二座			
			二〇噸		

太

原

育才鋼廠

一座

二〇噸

停

上

海

江南造船廠

一座

藩

陽

兵工廠

一座

鞏

縣

兵工廠

一座

我們各地煉鋼工業，已是寥若晨星，在過去停辦的，計漢冶萍公司七爐，和興鋼鐵廠二爐，育才鋼廠一爐，其餘各廠，雖在戰前尚未停辦，但各有爐一座，每日產量之有限，可想而知。今以偌大面積的國家，擁有四萬萬七千萬人口的民衆，僅只鎔爐五座，這種畸形發展，已達到最高頂點。我們若不運用最大的力量，糾正這種錯誤，則國防工業不僅無法樹立，即我們北方生存攸關的根據地，必要拱手讓人，而建國亦將困難重重了！

現在我們要問的，我國過去數十年天天要模倣西洋，對於民族生命攸關的鋼鐵工業，都從不重視，這原因到底何在？

我們平心靜氣的分析內容，不外下列數種原因：

- 1 全國朝野對於鋼鐵工業之認識不足。
- 2 煤鐵出產區域不能配合到恰當好處。
- 3 廠址不宜與環境不安定。

我們先討論我國朝野對於鋼鐵工業認識之不足，故大家不能重視此種工業之母的工業，以

爲與其自己提鍊，不如買自外洋來得輕而易舉，此種概念，便是使我國工業不能樹立的最基本的原因。時至今日，國家危殆萬分，假使不運用最大的政治力量從事糾正，我國前途，實少曙光。因此之故，我們現在應使用空前的力量集中全國意志，來發展這工業之母的工業，方能配合各種條件，而達到完成的希望。

第二便是我國煤鐵出產區域，既無天然恰當的配合，同時又乏人爲的便利運輸，所以彼此距離過遠，不能減少鋼鐵工業之困難。例如漢陽鐵廠，須使用大冶鐵苗，萍鄉煤炭，方能策動工作，殊不知大冶與萍鄉間之距離，約二千里左右，這點從前雖能運用株萍鐵路與湘江長江之航運克服困難，但其中之轉運時間却大有可觀，在這種情形之下，我們要把漢陽鐵廠，如何高度的發展，已是萬難，所以漢治萍公司卒因負債太多而停頓；該公司之失敗，人事上原因雖很重，但煤鐵產區距離過遠，却是最基本的原因。我國各地大量煤鐵，多未得到天然的配合，若要使鋼鐵業高度的發展，如美國一樣，自然是極度困難，但我們若謂處得法，亦可以超過目下情形，自有可能。

第三點容我們討論廠址與環境罷。以漢陽鐵廠而論，該廠既不在大冶，亦不在萍鄉，而在大冶與萍鄉之中途，這雖是無辦法中之辦法，但廠址之不適宜，却爲一種事實。漢陽之爲地，無險可守，且國內外有事，即感覺岌岌可危，是環境之不安定，又是一種顯著的現相。我們且討論其他廠址，亦多與漢陽鐵廠有同一的缺點，和興鋼鐵廠在上海浦東，江南造船廠在上

海，上海煉鋼廠在上海高昌廟，以上三廠皆離煤鐵產區很遠，不能得原料之恰當配合，關於廠址一項，有一種天然的缺陷，人為運輸方面雖比其他廠址來得方便，究亦不能彌補天然的弱點。上海之環境，在內亂時，雖比較安全，但值國際風雲緊急時，又是首當衝要的地點，此種鋼鐵工廠，對於外人租界之繁榮不無貢獻，但對於民族基本工業，却無多大的協助。瀋陽兵工廠在距離煤鐵產區方面却不是很壞，但常在日寇刺刀之下經營，故環境亦常呈不安定之現相，對於國家基本工業所需之鋼鐵，亦無好處，育才鋼廠於太原，在距離煤鐵產區方面，自是比其他廠址來得適宜，並且環境亦比較安定，為中國特出的最有希望的鋼廠，可惜人力不繼，無善法推進工作，在戰前亦卒致停頓。鞏縣兵工廠有鍊鋼爐一座，關於鋼鐵之供給，亦不算壞，但地點並不十分安定，故對於鋼鐵業之發展，亦不是理想的所在。以上種種，皆是我國過去數十年，鋼鐵業失敗的原因。

現在我們既覺今是而昨非，對於此後之重工業，應如何策動了。我們首先應糾正過去對於鋼鐵業不正確之態度，而應集中全國之力量，從事這種工業之母的工業的建設。次之我們應運用絕大的力量，開發北方煤鐵礦藏，而使這兩種原料得到自然的配合。末了我們應遷都西安，使陝甘得到一種穩定的環境，為全國煤鐵工業所托腳的所在。誠能如此處置，不僅北方可以重工業化，即整個國家亦踏上復興之大道了！

第十章 西北水利與根治黃河

黃河流域的水利，是一個整個的局面，若我們只採取片斷的手段，來整理本流域的水系；不僅不能成功，反會發生許多流弊，而距離原來的目的更為遼遠。我們為了解此種原理起見，故不能不研究西北水利之講究，與治理黃河的因果關係。黃河上游之乾旱，下游之水災，有些人，以為這兩種個別不相連屬的現相，殊不知此乃大錯特錯，這兩種現相，雖然有性質之不同，但他們却有前因後果的關係。

換而言之，若我們對於西北水利，無法整理，則我們對於黃河之根治，也不能成功。然則根治黃河完全以西北水利能否建設為轉移。由此出發，我們即知黃河上游之乾旱，下游之水災，乃是一事的相互現相，絕非單獨個別不相連繫的狀態了。我們為了解種種內在的原因起見，請讀者少安毋躁，容吾人分別說明各種連帶的狀況罷。

一 秦漢時關中的水利

關中土壤，是屬於黃土層，很宜於農作物的生長，故自古以來，關中經濟基礎即以農業為

出發點。禹貢對於雍州的風土有：

「厥土惟黃壤，厥田惟上上，厥賦中下。」

在禹貢九州中，雍州土壤之肥美，自是寫實。周室因關中肥沃，亦以農立國，周室先代安居在涇渭之間，以後才能漸漸發揚光大。他們那時對於涇渭的利用，還是保持極原始時代的形式，而無大規模的有計劃的水利建設。在周禮上有治水之官，例如冬官大司空即所以掌水土，而地官中之川衡澤虞亦分掌政令，其實這些官職皆有消極的作用，而無積極的任務。他們都是防水之官，說不到水利建設的事業。

關中水利建設，是秦始皇開其端，史記河渠書謂：「韓聞秦之好興事，欲罷之，毋令東伐，乃使水工鄭國間說秦，令引涇水自山西瓠口爲渠，並由山東注洛，三百餘里，欲以溉田，中作而覺，秦欲殺鄭國，鄭國曰，始臣爲間，然渠成，亦秦之利也，秦以爲然，卒使就渠，渠就，用注壞闕之水，溉澤鹵之地四萬餘畝，於是關中爲沃野，無凶年。秦以富強，卒並諸侯，因名曰鄭國渠」。

以上是關中水利建設的第一着，韓雖延數年之命，秦却有永久之利，間譖方式之開闢水利，乃千古未有之奇聞。秦自聽商鞅變法之後，遂造成怯於私門，勇於公戰的風氣。秦人因鄭國渠開後，即可解決糧草問題，故與關東諸侯一較雌雄，卒能一鼓而平六國。以後漢高祖與楚霸王爭雄於榮陽京索間，也因蕭何繼續不斷從關中運來糧草，所以高祖於五年之中卒成帝業！

曰：

「趙大夫白公復奏穿渠引涇水，首起谷口尾入櫟陽注渭中。袤二百里，溉田四千五百餘頃，因名之曰白公渠」。

鄭白兩渠經過秦漢兩代的創修以後，歷代加以修葺，現在的涇渭渠，仍是遵循其遺跡。白公渠未修以前，乃築六輔渠爲鄭國渠之補助渠，工程不大，湮塞也易。鄭國白公，六輔都是引涇水以溉田，其實涇水是次於渭水，涇水利益已不小；而渭河的水利反無人過問。到武帝時，鄭當時爲大農，乃興修漕渠，一方爲運糧之便，一方可以灌溉民田萬餘頃，武帝即令齊人水工徐伯表悉發卒數萬人穿漕渠，三歲而通。漕渠之外，帝又興修龍首渠，以利用洛河之利益，此渠正如現在之洛惠渠。此外盩厔的靈軺渠，陳倉的成國渠，以及引漳水而成的漳渠，也是那時興築的。其他如漢武帝所引的昆明池，與漢末王鳳五候所引入長安城中的澧水高都水等，雖只限於遊賞娛樂，但亦水利方面之副作用。（以上皆見於史記河渠書及漢書地理志）。

我們研究秦漢時之水利建設，已達到相當的程度，所以那時的關中，確走上繁榮大道，黃河下游之水災，亦減少到最底限度，自是無可懷疑。

二 關中水利之失修

從西漢至唐代，其間六百餘歲，可以稱爲關中水利失修時代，當時因政治無法走上軌道，如是變亂相尋，那有工夫顧到承平時應注意的水利建設。所以除開苻秦曾經依據鄭白兩渠故道而開渠引水外，再沒有其他可以值得敍述的水利事業。此時不僅田園荒蕪，人口減少，若與秦漢繁榮時代的關中比較，真有天上人間之別！

關中第一次厄運，即是西漢末年，經過新莽改革，社會基礎動盪不寧，尤以赤眉擾亂，此間遭到過度的破壞，嗣後光武帝東都洛陽，關中更無人過問，同時西羌之禍常發，陝中又變爲戰場。

關中第二次厄運，又在東漢末年董卓弄權，由洛都秦，卓死後他的部曲李催郭汜等乘機造反，關中因連年羌禍，元氣早已大傷，再經此次騷擾，更是殘破不堪了。三國志董卓傳有「三輔民尙數十萬戶，催等放兵劫略，攻剽城邑，人民饑困，二年間，相啖食略盡」，當時死傷逃亡之不暇，那有工夫計較長治久安的水利建設！

關中第三次厄運便是五胡亂華時，北方異族乘晉室內亂，政府偏安江左，黃河流域皆由蠻族統治，此起彼伏，前後百有餘年。永嘉之亂，長安城中，戶不盈百，……朝廷無車馬章服，唯委版署號而已，衆唯一旅，公私有車四乘，器械多闕，運饋不繼……晉書苻堅載記謂「慕容冲毒暴關中，人皆疏散，道路斷絕，千里無烟」……

此時期人民逃亡的如此之多，田園荒蕪房屋殘破，又如此之甚，人口既已這般減少，對於

太平時需要的水利建設自然無從談到了。黃河上游是這般蕭條，下游之水災，更是聽任自然，來時聽其氾濫，去時任其淤塞，千里無烟。而北方盡成一片荒涼世界，又爲天經地義必然的現相。

我們今後爲了解西北水利與根治黃河之因果關係起見，請從另一角度來說明這種現相罷！

三 隋唐時關中之水利

我們前面已說明關中自西漢以後，經過六百餘歲的蕭條後，因隋唐統一，關中又恢復秦漢時之繁榮，其中唐都長安，尤使唐代國力充實，而震動全亞。此期關中水利，隋代因傳國甚暫，故無若何建設，但唐代中葉以前，對於一般水利之設施，尙能隨時看見他們如何修濬舊有的渠道，如通考田賦考謂：「永徽六年，雍州長史長孫祥奏言：往日鄭白渠溉田四萬餘頃，今爲富爾大賈競造碾磯，堙遏費水，……於是遣祥等分檢渠上碾磯皆毀之，……開元九年，京北少尹李元紘奏疏三輔諸渠，王公之家緣渠立磯，以害水田，一切毀之，百姓蒙利。廣德二年，戶部侍郎李栖筠奏，拆京城北白渠上王公寺觀，碾磯，……以廣水田之利。……大歷十二年，京北尹黎幹，決鄭白二水支渠，毀碾磯以便水利。」

以上種種，雖無大規模水利工程，如鄭國白公渠之興修，但零星修濬，亦可使昔日之渠，不致湮塞，對於關中水利，實有無限的助力。我們考究唐人對於關中水利，不似秦漢時之積極，

，所以他們沒有建設鄭白兩渠類似工程。這基本原因倒不是唐人不及秦漢時人之遠見，反是東南已經開發，關中糧食主要來源，是江浙一帶；而不是關中本土，所以對於關中水利反形淡薄了。

關中即算有較大的工程，也是溝通漕運，而不是以水利為出發點，隋書食貨志謂：「開皇四年，……若發自小平，陸運至陝，還從河入於渭川，兼及上游，控汾晉，……渭川水力，小大無常，流淺沙深，即成阻障。故東發潼關，西引渭水，因藉人力，開通漕渠……易可成就，……於是命宇文愷率水工鑿渠引渭水，自大興城東至潼關三百餘里，名曰廣惠渠，轉運便利，關內賴之」，隋文帝時廣通渠竣工，煬帝又開通濟渠，自洛水以達淮水，此外又開江南河，自京口直達餘杭，運河開通後，東南糧草可循水路直到長安。是有唐一代，不注意關中水利，反看輕江南漕運，便十有九是受這條運河的影響。

四 歷代河患之頻率

我們根據念四史，研究有唐一代，對於關中水利，雖不會積極興修，但對於黃河下游決口之次數，却遠不如前代。唐朝二百八十七年，黃河決口三十二次，平均每九年有河患一次，由此可知上游水利之講究，無不直接影響下游水災之次數。秦漢時關中水利建設，當比唐代積極得多，是秦漢時下游之水災，亦必不及唐代之甚，是又可以斷言。

我們若懷疑此點，請推而廣之，再借唐以後各代水災頻率，來推論此種結論，並非違背事實。南北宋三百十五年中，河決一百四十七次，平均每兩年多即有河患一次。元朝九十年中，河決九十一次，平均每年一次。明朝二百七十五年，河決二百三十八次，平均每年多有河患一次。清朝的河患，自下尚無精詳的統計，但以治亂而言，他們不會比元明兩朝高明許多，是清代河患也不見得會比元明減少，或者還有增多的趨勢，即以平均每年多有河決一次，少亦有二百五十次。民國三十年的治少亂多，平均每年一次，至少亦有三十次。我們若把以上數字統計目唐到現在，便有河患七百八十八次。這種現相，愈到後代，次數愈多，我們亦愈無方法控制黃災了。

五 都城地位與西北水利

現在要問的，為什麼秦漢隋唐時關中水利工程有長足之進步，首都遷出關中，便生出許多相反的現相。我們要解答此題，首先要探討都城在西北，要起何種作用，若我們了解各種連帶的作用，便能明瞭都城地位與西北水利建設之關係。目下為醒眉目起見，容我們把應有的理由列後：

(1) 首都在關中，是便於控制全國的軍事形勢，一方易於消除各方的隱患，一方易於走上長治久安的大道。

(2) 國內太平，政治才能修明，亦正如政治修明，國內才能太平。此種環境，乃整理黃河流域水系的先決條件。

(3) 根治黃河，應從黃河流域整個水系下手，尤應側重上中游，都城不在關中，即無法促成此種條件之兌現。

(4) 根治黃河最基本的條件，是要配合全國最優秀的人力，對付這個偉大的工程，此點能否解決，亦以能否建都關中為樞紐。

我們上面所列舉的理由，皆是與首都在關中所反映出來的現相。也是漢隋唐時河決頻率甚低的基本原因。過去與現在的治河學者，多如過江之鯽，但他們皆忽略此種最基本的根因，所以對於黃河，不能走上根治的大道，這是最不幸的現相。自下為了解此種嶄新的概念起見，故請少安毋燥，容我們暢論其中相連的關係，國人如能糾正過去所犯的錯誤，則黃河之根治是不成問題的。本文後幅請逐項說明其中的原委罷！

六 政治修明與治河關係

我們在未着手治河之前，首先應解決的，是一個政治問題，這點如無把握，治河必無成績，此因黃河流域需要統一的整理，然後才能發生治河的大效。我們若要統一的調整，首在政治軍事配合的中心，控制全國之形勢，一方可以消滅各方反側的隱憂，一面易於產生長治久安。

太平現相。我國首都地位可以控制這種形勢，除關中外，再無其他適宜的所在。假使黃河流域失掉此種控制的能力，沿上下游的各省區，平時必各自爲政，對於治河經驗，亦必你急我緩，此張彼弛，政既出於多門，收效自然難見。戰時更不必說，大家都懷鬼胎，彼此以鄰爲壑，自知伯引汾水灌晉陽後，而後人以決河爲武器者，指不勝屈了。在此種情形之下，漫說不能治水，卽治也是徒勞無功。宋代以後，河患立轉劇烈，各地兵爭，無不挾河對峙，決水行軍，又是司空見慣。因此黃河工程，只有破壞，而無建設，所以潰決是河流的常態，安流倒算僥倖的例外了！

自宋朝黃河改道以來，宋人欲陷契丹，而利於河流之北，金人欲以宋爲壑，又利於河流之南。元明以下因爲怕運河淤塞，又欲河道之北，河道忽南忽北，河患也就愈烈，而對於治河工程，更不堪聞問了。加之明清兩代，政治更形紊亂，黃河無人過問，一任河流之自由，而汎濫之禍，自然年年不免，這又好似天經地義的樣子。以上種種屬於歷史的浮圖事跡之失敗，皆歸到一個政治問題沒有解決，所以形成一種脫節的現相；此種現相之產生，無不因當時政治軍事的重心不在黃河上游，所以不能控制全國之形勢，才釀成一種各方對立的局面。同時這種現相一天一天的擴大，北方最大仇敵之一的黃河，卽常失了控制，而年年爲禍了。

然則政治問題若不恰當的解決，我們休想根治黃河，縱然有許多挽救的工作，也必是無關宏旨。對於黃河之控制仍是一籌莫展。這樣看來，我們今日若要根治黃河，首在認識此種內在

的根因，把政治問題，作一種有效的調整，然後才能產生有效的結果。我們認定軍事政治的重心倘若配合在關中，乃是調整政治軍事最不力的，最有效的手段。須知這種條件是根治黃河不可少的要求。根治黃河完全是政治修明時應有的現相，而不是暴風疾雨時應有的點綴。由此可知在關中之軍事政治的重心，乃今後根治黃河的先決條件，否則所謂根治云云，亦永無發現之機會了。

七 根治黃河與流域水系

自南北宋以後，黃河爲災的頻率增高，便因黃河流域的整個水系擾亂的原故。我們若要治河，固然要研究黃河本身，但同時要調查與黃河相關的各支流。此因我們要控制黃河，首先要控制各支流，我們對於各支流無切實控制的方法，同時對於黃河本身，亦無切實控制的方法了。然則所謂根治黃河的策略，乃是澈底根治黃河流域整個水系的策略，所以千萬別鼠目寸光，徒然注意黃河本身而自騙自的高唱空調。

我們分析黃河致病之因素如左：

- (1) 含沙太多。
- (2) 支流過衆。
- (3) 上游水土無法保持，下游水多流急。

甲、黃河之沙量過多、黃河所含的流沙過多，乃致災的主因，黃河自源頭出發，經過八千餘里的黃土地帶，土質不僅較鬆，且易被水沖刷。且本流域的地質，因年齡尚晚，故河流所經之地，即易攜帶多量流沙。所以除開地質學上的原因不計外，還有地理上的原因。此無他，即西北流沙向內侵移，每遇大風，便飛沙滿天，而河流的含沙量，即加倍的形成。

現在我們要問的，黃河含沙量到底如何，古書謂：『河水一石，含沙六斗』，此與近人所測驗的數字，相差不多。這所謂的六斗，大約是濕沙，若是晒乾了，就等於現在的最大含沙量，百分之五十那樣多。

我們根據沈怡的估計，一日之間，黃河輸出的沙量，在洪水時期，是三千一百萬立方公尺，在低水時期為六萬四千立方公尺。對於此種數字我們無法了解，最好把他具體化，暫以北平紫禁城為例，即易明白了，該城高約六公尺，面積約一，六六四，〇〇〇平方公尺，因此他的容量便是一〇，〇〇〇，〇〇〇立方公尺。若與黃河在洪水時期一日所輸出的沙量是三一，〇〇〇，〇〇〇立方公尺相比，我們立知大逾紫禁城容量三倍有奇，這便是在洪水時期，只要八小時，黃河所輸出的沙，就可以把整個紫禁城齊城牆填得結結實實的。

黃河的沙量與水量及區域，都有連帶的關係，冬季水小時，含沙量亦減，上游的含沙量小於中下游，每年十一月之後，五個月中，潼關含沙量不過為重量千分之五六，或竟少至百分之一者，春令張發，沙量立即增加，數小時內，便能加重數倍，至百分之一以上。當時含沙性質

純爲細沙與粘土，此沙大半自晉陝甘三省而來，少量來自青、綏、寧、豫各省。冀魯兩省則純爲淤澱區而已。綏遠沙量，很少超過百分之二以上者，一至龍門，潼關，沙量即大增數倍，蘭州含沙量與綏遠相同，所以上游含沙，大半來自蘭州以上，下游含沙，則來自晉陝峽谷間及各支流。涇河水文，春令漲水時含沙重百分之三十，夏季則增至百分之五十。洛渭兩河，情形相似，渭河含沙，爲供給潼關以下黃河沙量之主源。我們從前以爲潼關包頭間支流之含沙，不甚爲黃河患，爲患的乃涇西匯流之汾河及汾河南部沙量來自太原以上，此河的含沙，有百分之二十的記載，太原以下，流經四百公里的河床，才入黃河，沙量即漸漸減輕，不能與涇洛等河相比。根據二十三年龍門水文站報告，立知龍門包頭間各支流含沙量並不很輕。龍門最大洪水流量，約爲一一，〇〇〇秒立方公尺，最大含沙量爲百分之三十八。潼關以下其支流如沁洛等黃河的，其含沙量並不甚大。發水時，含沙量重百分之七·八，平時多不及百分之一。

十三年黃河各水文站輸沙量統計報告，謂七月至十月四個月中之輸沙總量，約占全年百分之九十九。可見攜帶泥沙，常有短距離與長距離的分別。又沙粒粗細，流量大小，亦影響含沙量之比例。隨所經之環境而分冲刷與沉澱二種現相，又輸沙量只能表示經過該站之泥須知泥沙的運動情形。包頭以上之輸沙量很小，僅及陝縣百分之二十。包頭龍門間的泥沙總量，不能表示其沖刷力，爲陝縣百分之四十八。龍門陝縣間，約爲陝縣百分之四十。陝縣及泥沙，却有巨量的增加，約

秦廠，尙稱平穩，秦廠及高村間就呈沙濺現相。由高村至利津間的輸沙量，又復增加，利津與陝縣較，約爲該縣百分之四十六。

由此可證明大部泥沙均來自晉陝間，若以流域各省輸沙量之百分率作比較，更較明瞭。根據黃河水利委員會安立森估計在洪水時期，流域各省輸沙量百分率如左：

流域各省輸沙量比較表

陝西（甘肅中部及東部） 百分之六十

山西 百分之二十

河南 百分之五

綏遠 百分之五

甘肅（本省西部寧夏青海） 百分之十

根據上表，黃河洪水時之含沙量，乃流經陝中、甘東，及甘中各部份之渭水系所造成。渭水流域特別形勢，即東西北三面皆爲黃河所包圍，在此種情形之下，不能增加幹系的水量，但在輸沙方面，却能增強其威力，而爲害之大，便無可倫比了。這樣看來，黃河的含沙量，渭河水系，已供給百分之六十以上，我們若對於渭河無切實方法控制，黃河即無根治的可能了。秦漢隋唐，各朝都城在長安得，他們對於渭河水系，皆有相當的水利建設，故不僅可以限制陝西各水的流量，同時亦大大減少上游河沙，到一種有利的狀態，自然黃河爲災的次數減少，故常

能安流，這不是偶然的現相。我們若要根治黃河，所謂建都圖中，也要認爲先決條件之一。

乙、黃河流域之支流

現在我們討論黃河各支流的數目，也許更能了解其中相互的情形。黃河流域支流究竟有多少？以前的人，總是含糊其詞，所以他們不是說黃河受大水數十，便是說小水數百，這種答案，等於沒有答案。我們若把溝水溪水都算小水，豈只千條萬條！究其實在，我們統計黃河支流，亦不過數十條。長在千里以上的四條；八百里以上的五條；六百里以上的八條；五百里以上的十條；四百里以上的十二條，三百里以上的十八條；二百里以上的二十八條。

以上各支流分佈於流域各省中，計有青海之德特岷都嵩河，都爾達坤都嵩河，多拉岷都嵩河，共計一千二百餘里而入河。甘肅有清水河；合海子河，硝河，須滅都河，小黑河，大黑河，甜水河，行三百餘里，而入河。大夏河，合洪水，廣通河，行三百六十里入黃河。洮河，三岔河行八百餘里而入河。湟水合大通河約千餘里而入河。祖屬河合涓河曲折三百餘里入黃河。寧夏支流計有：

(1) 清水河流經三百餘里。

(2) 山水河流經二百餘里。

綏遠支流計有：

(1) 大黑河流合納扎海河，安達河，灘布色黑河，哲爾德河，合始名伊克根河，又會扎

達海河，西喇烏蘇河，呼圖克圖河，勒庫河，察大黑河，蘇七河，流約二百五十餘里。

(2) 紅河合察漢音圓河，行經四百餘里。

山西支流計有：

(1) 北嵐猗河，西流會管涔山諸水長約二百三十里。

(2) 南嵐猗河，北流合沙河等行二百餘里。

(3) 汾水東南流約二百餘里。

(4) 石水合東川河等水約二百五十里。

(5) 昕川西流會合南川河，義停河，長約二百里。

(6) 汾河合礪河、羊兒河、社平河、嵐河、韓村水、晉河、洞渦水、文水、沙河、孝河、澗河、麻水、滴水河、陰河，長約千里。

(7) 淀水、一名絳河、合溫河、沙淖河、五姓湖，長二百四十里。

陝西支流計有：

(1) 屈野河、合哈楚爾河、布哈河，入長城折而南流，合朶尾河，長約四百七十里。

(2) 無定河合榆溪河西、三岔河、圖水，大理河、懷寧河，及奢延川諸水，蜿蜒六百里。

(3) 秀延川長約二百餘里。

(4) 延水長五百里，南流會洧水、清化水。

(5) 洛水合黑水河、周水河、街子河、華池水、甘泉白水等河，曲折行千里，始入黃河。

(6) 渭水長千二百里，合赤亭水、漳河、丹河、華川水、羅王河、秦州河、塔河、金陵河、碭陽河、清水河、黑水河、豐水。渭水支流中，要推涇水爲最大，長五百八十里，東南合橫水、汭水、船水、馬連、溫涼、姜源諸流，至長安注入渭河，涇渭合流後，又有淳化清峪諸水來匯而後入於黃河。

河南支流有：

1 洛水長約六百五十里，有澗水、穀水、源水來會，以後合伊水由洛口入河。

2 沁河長五百餘里，沿途所受小支之水亦多，如五龍川、青龍河、西川河、大南川、海子河，玉溪河、若澤河、大丹河，自大丹河合流後水勢益盛。

山東支流計有：

汶水有東南二源，俱發源於沂山西麓，至大汶口始相匯合，西行東平，折而北流至東河而入黃河。

以上各支流，皆分佈在黃河上中下三游，按寧夏以上，水行山澗中者爲上游；自甯夏至潼關，水行於前後套，過河曲則入山陝峽谷間，是爲中游；過潼關後便沙重床鬆，善於遷徙，此爲下游；前面二十八條支流，其中合長短八十七條小流。上游有青海支流三條，甘肅支流五條，青藏支流二條，共有十條。中游有綏遠支流二條，有山西支流七條，陝西支流六條，共十五

條。下游有河南支流二條；山東一條，共有支流三條，我們在二十八條大支流之中，上中游共有支流二十五條，下游支流僅占三條。

按黃河受災是在上中游，尤以中游爲最顯著，下游雖有支流三條，但遠非上中游可比，然則根治黃河，首在我們如何控制上中游的支流。我們對於二十五條支流如無切實可靠的辦法，不僅對於上中游之水利無法建立，即下游之水災，亦永無根治之可能了。

我們若要控制上中游的支流，首在我國在關中，把政治軍事相互配合到一種妙境，才能推動控制支流的工作，否則無其他有效方法，促成此項工程之實現。須知秦漢隋唐時，黃河水災的頻率減低，便因當時建都關中，對於上中游的支流，皆有切實控制的辦法，所反映出來的現相。然則我們不要根治黃河，自然無話可說，倘要從根本上整理黃河，我們非採取絕大的政治手腕，定都關中，便無其他有效的方法可言了。

整理黃河應有之現相

我們前面已把上中游的黃河；及各支流運沙輸水的情形，說了一個大概，現在可以進一步的討論上中游控制支流，減少沙量，保持上中游的水土，又在何種情形之下，才能使黃河安流。我們之所謂控制支流最有效的方法，即是各支流兩岸的人口，大家羣策羣力的奮起，來建設水利的灌溉工程。倘各支流皆有此種工程，平時使各支流水量可以潤澤西北的土壤，山洪暴發之時，亦可使大股的水量，導入渠內，暫爲旱時之用。在此種情形之下，各支流過量之水，

當然仍隨河槽流入黃河，但因各支流沿途有無數的蓄水渠道，吸收大股水量之停留，所有過剩之流量，縱達黃河，然流量過弱，又必是極有規則的流量。流量極有規則，則水內含沙量必減低到一種有利於安流的狀態，此必是一種自然的趨勢。在此種情形之下，黃河上中游不但可以減少旱災，下游因安流的原故，亦把河決的頻率，減低到最大限度了。

丙、西北造林與黃河整理

西北各省保持水土的方法，一方自然在如何促進西北各種水利的工程，一方又在推動造林政策。黃河爲患，雖在下游，而構成主因之一，又由於上中游幹支流域缺乏森林，所以水土不能保持，一遇暴雨，山洪挾沙而下，水成泥漿，沿途沉澱，河床淤塞，每每使堤防潰決，釀成巨災。然則上中游造林，乃爲當今要務。因此我們對於西北各省已有林區，似不能不詳加探討，爲今後治河張本了。

西北各省宜林面積極廣，目下森林所佔宜林面積極小。陝西現有森林面積三一二、一二一、六〇〇公畝，占宜林面積百分之四十。甘肅現有森林面積二六、五一七、八〇〇公畝，宜林面積爲一、一〇四、五〇二、七〇〇公畝，現有森林占宜林地百分之二〇·七。甯夏現有森林面積爲一二〇、九八〇、四〇〇公畝，有林地面積九〇七、三五二、〇〇〇公畝。現在森林占宜林地百分之三·三。青海現有森林面積一四五、六三九、六〇〇公畝，有宜林地面積三、五六八、一七〇、二〇〇公畝，現有森林占宜林地百分之四·一。新省現有森林面積八二〇、

七七七、〇〇〇公畝，宜林面積四、七六〇、五〇四、六〇〇公畝，現有森林占宜林地百分之
一七·二。

陝西森林以終南山爲最富，終南山的森林可分爲三部，即秦嶺，蟠豕山，大巴山三處，秦
嶺西自鳳縣，東至山陽，長約六百里，幅約百里，除農地，河流，及荒山外，林地共約二萬方
里，蟠豕山北自鳳縣，南至寧羌，長約五百里，幅約一百里，除農地，河流荒山外，林地面積
大約二萬方里。大巴山西自甯羌，東至鎮城，長約六百里，幅約一百里，除田地，河流，荒山
外，林地面積亦共約二萬方里，三處總計六萬方里，每方里合五百四十畝，共計四千五百九十
萬畝。此三處森林，皆係天然生成之老林。

甘肅天然森林多在六盤山、岷山、馬邵山、西傾山、祁連山一帶，地面廣大，森林豐茂，
岷山有長百五十里，寬七十里的林區，株數尙無精確估計，已經調查者，有渭源五竹森林十五
畝，約計五千株，多半屬松杉類。清山縣西南龐公山有森林七畝，約一萬餘株，多屬楊柳。東
南石洞山有森林八十四畝，約一萬餘株，多爲松木。徽縣東西岳山中華山，森林六畝，約一千
餘株，多屬松木。城南觀蓋大山中鐵山，森林十三畝約五千餘株，多爲松木。城西鳳凰山北坪
寺龍首山有林區九畝，約一千六百餘株，多爲松樹。天水縣東鄉仙人岩有森林十餘里，約二萬
餘株，多爲松木。東鄉石門有森林八里，約千餘株，多爲松木。東南包家溝有森林二十里，約
萬餘株。甘谷縣小鄉碧雲山，有森林十餘里，約十數萬株，多爲松柏楊。西北鄉史山寺有森林

約八里，約萬餘株。西鄉倒雲山有林區五里，約萬餘株。北鄉林區十五里，約數十萬株，新固縣東鄉羅家灣森林三十五畝，約十萬餘株，多爲松木。

寧夏天然林在賀蘭山中，山上森林面積十三方公里，有林木十萬以上，平羅城西賀蘭山塔棋溝等地，林區面積約二十方公里，有林木十六萬株。定遠城東賀蘭山森林區面積二十三方公里，林木約二十萬株。

青海森林，多在西南部番區之山中，蘇赤界之松林，綿亘數十里，大可數圈，黃河兩岸，遍山滿地，均屬松木，以習俗關係多未採伐。

新省森林繁密，而天山南麓之氣候，向稱溫和，尤宜於造林。

我們根據上面調查，便知西北宜林之地，如此之廣，而現在森林，所占宜林面積，又如此之小。對於大西北的水土，不能不因山洪暴發，而急轉直下的向黃河奔流了。若我們真要保持西北水土，即應普遍的造林，務使西北一切宜林地面，皆林木葱葱，不僅可以調潤西北的雨量，而和緩氣候，同時對於黃河上游之乾旱，下游之水災，皆能作有效的控制。

由此我們立知普遍造林，對於根治黃河之關係，更是重要而密切了。

八、優秀人力與根治黃河

我們對於根治黃河，已詳詳盡盡說了許多話，須知其中最根本的條件，還是一個優秀人力

配合的問題，若此點不能得澈底的解決，黃河也不能有根治的可能。我們治河，萬不可像過去枝枝節節專門採取治標的手段，尤其量在下游築築堤，搶搶險，每年僅作一個龐大的報銷，其實在，下游各省黃河之決口自若也！上游各省之旱災常臨亦自若也！須知黃河之受病，是在上游，黃河之成病是在中游，黃河之患病是在下游。我們要除病祛疾，首在配合多數優秀的人力，來對付這個嚴重的局面。我們若要建設全國面積三分之二的西北，照全國人口四萬萬五千萬的比例來講，應配合人口一萬萬五千萬，才能應付這個極大無朋的要求，少亦應配合人口一萬萬。照目下情形而論，西北六省人口只有二千二百萬，照大的數目推論，西北應增加人口一萬萬三千萬，照小的數目講來，西北又非增加八千萬不可！

試問如許數目的人口，到底有何妙法使他們增加？試問有何妙計使全國人口向西北遷移？試問有何策略，能生急效？

我們若要圓滿地解決以上種種問題，勢非採納我們一再建議把我國的政治軍事重行配合在關中的主張，絕對沒有其他的手段，能迅速的克服各種困難，及完成最基本的建國目標。這樣看來，根治黃河，應當配合多量而優秀的人力。我們如要澈底解決這個人力配備的緊案，首在建都關中，這點倘能實現，我們所謂的根治黃河又是不成問題的可以十足兌現！

須知我國國防建設，應首在黃河流域着手，若我們對於黃河不能根治，所謂的國防建設，地必無法提前完成，然則爲整個國家前途計，我們首應根治黃河，我們爲整理黃河流域國防建

九、結論

西北水利與根治黃河，有一種因果關係，西北水利如能在此種條件下就範，我們澈底治河的手段，便能如期完成。我們若要了解此種現相，即須考察秦漢隋唐時，關中水利，與河患頻率之相關數，即能透澈的明瞭黃河上游之水旱，與下游發生嚴重而密切的不可分離的連繫。

在這種現相之下，都城地位，顯然與關中治亂有關，同時亦與黃河上下游之治河方略有了直接影響，所以今後治河，應把政治問題列為首要，然後才能推及其他有關方面，否則真是隔靴搔癢，全無是處了。

黃河含沙之減少，與黃河支流之控制，與西北造林之完成，皆是根治黃河應澈底對付的工作，以上各點之能否成功，又以都城地位是否在關中為樞紐。

最後我們所不可忽視的，便是優秀的人力的配合問題，若此點得到充分的解決，一切根治黃河的手段，也就迎刃而解了。

第十一章 戰後軍事建設之商榷

我國與日寇戰爭，將近六載，在此短短歲月內，我們收穫了許多寶貝的經驗，若在平時，非學習六十年，決不能得到同等價值的閱歷。對於我國今後軍事建設之側重，已有決定之趨向。因此之故，容我們精詳的分析各種互相因果的關節罷。由此種說明，我們即能了解我國此後軍事建設，應着重之點是些什麼性質了。

當此抗戰之第六年，所謂勝利的曙光，已經在望，處此將結束未結束之交，我們不能不研究我們將來之軍事建設應何去何存，以及如何才能樹立泱泱大國的防禦性的軍事建設，到底是怎樣邁進，方能有百利而無一害。

在我們未正式討論本題之前，首應了解如何轉向此題的用意，若此點不明，我們即無從把握當前迫切之需要。因此之故，我們即應從根本上瞭解本題之前因後果，為今後軍事建設之南針。

戰後海軍建設之態度

我國戰後對於海軍建設，到底應採取何種態度？我們為了解此點起見，不能不從此說明。

此次中日戰爭之演變，以及世界大戰之掀起，在在說明海軍有他的優點，亦有他的弱點。以中國而論，海軍誠然重要，但遠不及陸軍之更重要。日本是海陸並重的國家，他要向外發展，自然需要海軍，他要向亞洲大陸發展，亦自然需要陸軍。所以敵人在雙重壓迫之下，在過去半世紀以來，海軍準備南進，而陸軍準備西進。一直到目下為止，他們已經達到頂點，海軍踏進了南洋，陸軍蹂躪了亞洲。長此已往，他們海上陸上之旌旗，大有月圓則缺，搖搖欲墜之勢了！

此次中日戰爭，我們得了一種寶貴的經驗，即敵人海軍雖如何強大，只要我們放棄海濱據點，亦不能控制我們的死命，更不能有效的促我國之滅亡。這樣看來，我們戰後對於海軍之建設，應改變態度，暫不可採取從來之主張，而使用大勁，從事大規模之建設。現在請少安毋躁，略論海軍情形，以便切實明瞭真相之一斑。

我國海軍遠自同治年間左宗棠、曾國藩，先後成立南北艦隊，並在福建及旅順建立船政局及船塢。李鴻章對於海軍發展，異常努力，在前次中日戰爭以前，中國海軍很有可觀。當時丁汝昌為中國水師提督，以威海衛為根據地，以旅順為修船所。北洋艦隊為全國海軍骨幹，計有七千一百噸戰鬥艦二艘，二千九百噸巡洋艦二艘，此四艦編為主力艦隊。又二千三百噸巡洋艦四艘；一千三百五十噸巡洋艦二艘，砲艦六艘，編為防守艦隊。其他練習艦二艘，輔助艦四艘，並水雷艇六艘。總噸數為四萬二千噸。

甲午戰前北洋艦隊之編制

一、主力艦隊

定遠

戰鬥艦

七五〇〇噸
同上

鎮遠

巡洋艦

二九〇〇噸
同上

經遠

巡洋艦

同上

來遠

巡洋艦

同上

二、防護艦隊

致遠

巡洋艦

二三〇〇噸
同上

靖遠

巡洋艦

同上

濟遠

巡洋艦

同上

平遠

巡洋艦

同上

超勇

巡洋艦

同上

威揚

巡洋艦

同上

鎮東

巡洋艦

同上

鎮西

巡洋艦

同上

鐵南

巡洋艦

同上

同上

巡洋艦

同上

同上

巡洋艦

同上

同上

巡洋艦

同上

同上

巡洋艦

同上

鎮北
鎮中
鎮邊

三、練習艦

康濟
威遠

四、輔助艦

泰安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一三〇〇噸

砲艦

砲艦

一二五八噸

砲艦

九五〇噸

砲艦

同上

砲艦

五七八噸

砲艦

五、水雷艇各艇皆一〇八噸共六艘

左隊一號、二號、三號。

右隊一號、二號、三號。

以上總計二十八艘，共四一九一四噸。

此外長江水師有二千噸，巡洋艦二艘，一千二百噸，巡洋艦一艘，及其他不滿一千噸者有

十餘艘。福建有一千五百噸巡洋艦三艘，一千噸三艘不計。廣東有更大巡洋艦三艘，各有五千噸，即廣甲、廣乙、廣丙三艘，曾與北洋艦隊共同參加甲午戰爭。當時總計全國大小軍艦，將河內小艦一並包括在內，當為十四萬五千九百噸。

但中國正式海軍有八十艘之譜，共八萬五千噸，比當時日本所有五萬九千噸，還要超過二萬四千噸，即超過日本百分之四十。此乃中國歷史最大的第一次海軍，也即是中國海軍史上黃金時代。

但甲午一役，全部海軍將領不堪一擊，被捕與投降的軍艦占了大部分，其餘的都沉沒了。經此失敗，李鴻章仍雄心不死，乃借第二批外債，籌備第二次海軍計劃，不料外債到手，被慈禧太后挪作顧和園的費用，使新的造船計劃，不能實現。

光緒三十年長江十帶督撫，因水盜猖獗，遂向德日定造河內砲艦十餘艘，即以後的六楚——楚泰、楚同、楚有、楚謙、楚豫、楚觀及四江——如江元、江利、江亨、江貞，一直到七七戰前還是中國江防炮艦的基礎。

宣統時準備君主立憲，始設海軍部，戴潤爲海軍籌備大臣，擬了第二次海軍計劃，向各國定造軍艦，如海天、海地——即以後之海圻、海琛；其他如海容、肇和、應瑞、豫章，都是那時在外國定造的。原來計劃，準備在十年之內，建造軍艦六十萬噸，但因辛亥中斷了這計劃，又因有些軍艦到民國三年以後造成，而被各國政府在第一次歐戰中扣用了。我國第二次海軍計

劃亦遭流產。民國成立，一直到廿六年七七事變前為止，從無任何當局發動第三次海軍計劃，僅只株守滿清所遺留的軍艦而已。

七七戰前海軍實力如左：

	巡洋艦	四三〇〇噸
海圻	全	三〇〇〇噸
平海	全	三〇〇〇噸
甯海	全	三〇〇〇噸
海容	全	二九五〇噸
海琛	全	二九五〇噸
海籌	全	二六〇〇噸
應瑞	全	一九〇〇噸
通濟	全	一六〇〇噸
中山	全	一五〇〇噸
逸仙	全	一〇六〇噸
自強	上	
永建	上	
戰	練習艦	
後	上	
首	上	
都	上	
之	上	
研	上	
究	上	

戰後首都之研究

永翔 永績 永德 永勝 大同 建安 楚豫 楚豫 楚有 楚秦 楚同 楚謙 楚觀 永綏 永綏 民權 民權 咸甯 咸甯 江元

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

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

自都之研究

江亨	全上	五五〇噸
江利	全上	五五〇噸
江貞	全上	五五〇噸
同安	驅逐艦	七〇〇噸
飛鷹	全上	三九〇噸
建康	全上	三九〇噸
豫章	總計	四八三五〇噸
	卅六艘	三九〇噸
	全上	三九〇噸

以上是中國軍艦總噸數，真正^{在海上}作戰的僅只巡洋艦與驅逐艦，其餘只^{在內河供江}防及沿海剿盜之用。在此數內，計有巡洋艦八艘（應瑞在內），驅逐艦四艘，共二萬六千五百六十噸，不及日本海軍總噸數三分之一，不及英美四十分之一，不過相當於外國一艘主力艦三分之二而已。他們一艘戰艦，已有排水量三萬三千噸以上，而中國全數可以走向海中的戰艦，只二萬六千噸，以上皆是滿清遺產，其最舊的五十歲以上，早應廢棄，在巡洋艦中，只有平海、寧海十餘年前由國外定購，其餘如自造的逸仙、威甯、永綏、民權皆只能作江防，而不能在海上作戰。

這樣看來，中國海軍基礎已是過分薄弱，又遭中日戰爭之澈底摧毀，將來重建海軍，其困

難之大，可以想見。

中國海軍建設之困難

我國海軍，絕無基礎，已如本文前幅所言，若要從事建設，自然困難重重，我們現在從另一角度去觀察，以便檢討相連的各種問題罷。如能真實了解當前一切，便知我們對於戰後海軍建設應採取之態度了。

第一點我們應考慮的，便是時間問題。須知海軍不能在短期內做成，但須經長時間之發展，始能達到海軍建設之目的。此即英文所謂的“... We cannot make a navy, but we can develop a navy.”

在中國目前環境所供給的條件之下，至少須經半世紀之努力，方能產生有效結果。請問中國那裏有如許的時間，從容不迫的從事海軍之建設？如我們真運用如此長的時間，着手建設，恐怕在未達到目的之前，我們至少又來了一次國際戰爭。所以我們戰後海軍之建設，真有深加考慮的必要。

第二點我們應注意的，便是費用龐大的問題。關於此點，我們不能憑空杜撰，不如借用美國波士頓世界和平協會統計一九三〇—一九三一年度各國軍事預算總額比較表的材料，來從事討論，便能得到實際性的瞭解。否則我們舉此即無法檢討了。

各國軍事準備費表

單位美金

國名	單位美金
美國	七〇七，三二〇，〇〇〇
美法	五七九，〇〇〇，〇〇〇
蘇俄	四六六，九八〇，〇〇〇
英國	四六五，二五〇，〇〇〇
意大利	二四八，九四〇，〇〇〇
日本	二三六，八六〇，〇〇〇
中國	一七一，九二〇，〇〇〇
德國	九四，二九〇，〇〇〇

以上是列國一年的軍事準備費，美國、法國、日本、美國，皆是海陸並重的國家，其費用必海陸各半可知。其他如蘇俄、德國、及中國為陸軍國家，他們最大部分的費用，必側重陸軍之發展。英國是海軍國家，其最大部分的軍費必用在海軍。假使中國在戰後是海陸並重，而不側重任何一方，使他們各得到平均的發展，則我國海軍經費，應有以下的比例：

國名 海軍經費 單位美金

美國

三五三，六六〇，〇〇〇

法國 二三三，四九〇，〇〇〇

意國

日本 一二八，四三〇，〇〇〇

一四二，四七〇，〇〇〇

我國縱不能如美國每年使用三萬萬以上的金元，如法國的辦法，從事海軍的維持，至低限度，亦須如日本一樣使用一萬萬金元以上，對付今後海軍之經費。

我們不建設海軍則已，倘要從事建設，必有最低限度的目標不可。所謂最低目標如左：

艦 艦 門 艦 一 位 艘 數 噸 數 合 計

建造費約計（戰前國幣）

巡洋戰艦	三五，〇〇〇	一〇五，〇〇〇	三七五，〇〇〇；〇〇〇
大巡洋艦	二五，〇〇〇	二五，〇〇〇	四五〇，〇〇〇；〇〇〇
中巡洋艦	一〇，〇〇〇	七，五〇〇	三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輕巡洋艦	五，〇〇〇	七五，〇〇〇	三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驅逐艦	三三，一〇〇	一六〇，〇〇〇	三八〇，〇〇〇；〇〇〇
潛水艇	六四五，〇〇〇	八〇，〇〇〇	三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總	大小各級		二，四〇五，〇〇〇；〇〇〇

以上尙未計及航空母艦及其他特種艦，若再添設五艘，則費用之增加，至少亦需四五〇，〇〇〇，〇〇〇元。若以上計劃完成之後，我國才有海軍可言，也才有相當於十年以前的日本之八成海軍勢力！此因當時日本之主力艦隊爲戰鬥艦四艘，巡洋艦二艘所組成。依以上計劃，還只以戰鬥艦三艘，巡洋艦五艘爲主力艦隊。十一年以前，英美之主力艦，則全以戰鬥艦編成，美國十八艘，英國二十艘，則他們之強大，可以想見。至於現在局面，日、英、美之海軍勢力，更不必說，已經增加多少倍，尙無確實數字可以推論。但我們僅有幾條破舊不堪的所謂軍艦，早已打到龍王大帝的水晶宮裏破銅爛鐵店內去了！

這樣看來，依照上面計劃，製造經費，總計爲二十四萬萬元，外加上航空母艦四五〇，〇〇〇，〇〇〇元，合計爲戰前國幣二十八萬萬以上，以十年爲期，每年亦需二萬萬八千萬元。戰前中國海軍用費，每年不過五六百萬元，以之供經常費，還不夠一月之用，那更談不到什麼建設了。我們談到起碼價錢的海軍建設費，尙如此的龐大，那我國戰後建設海軍之艱難，可以想像及之。

幼稚的重工業能否建設海軍

中國在戰前無所謂重工業，但戰爭既起之後，因海口之封鎖，國際交涉斷絕，凡關乎各種

作戰之器材，皆無法仰賴外面之接濟，只好自己埋頭苦幹，把各種與兵工發生直接間接關係的輕重工業，從頭試幹，到了現在，我們經了此次不得已的試辦，居然有了相當的成就，這却非我們的預料所及。

現在我國的輕重工業，與戰前比較，當然有相當的進步，但與列國對比，却未免相形見绌了。根據我們現在進步的速度，在戰爭未結束之前，中國輕重工業各部門，相信還有可以自豪的長足進展，但我們以這很幼稚的輕重工業，對付一個偉大的海軍計劃，絕對不能勝任愉快，這是無可懷疑的。

目下輕重工業進步的狀況，因為軍事祕密關係，不便檢討，但我們討論戰前狀況，即可了解現相之一斑。我們在未談到建設海軍之前，首先應解決的，便是中國主要鐵產與五金工業的建設問題。此因我們一談建設海軍，即聯想到鐵煤石油以及五金工業各部門之發展。無論海軍戰爭技術^{（軍事）}進步，鋼鐵總是建設戰艦必需的材料。製造海陸空軍的裝備，必須鋼鐵；開採與煉鍊鋼鐵，^{（軍事）}入需煤斤。除此之外，還有一個石油問題，異常嚴重，近代發生大威力的武器，皆需汽油，若無汽油，各種有效的武器，都宣告無用。

所以鋼鐵為近代文明中的骨幹，十年以前，中國生產生鐵的能力，不過一百二十萬噸，鍊鋼能力，不過二十萬噸。九一八後數年，因全國政治未上軌道，一切自辦的鐵礦，全部停頓，於是實際生產的數目，生鐵不過四十萬噸，所鍊之鋼，不過五六萬噸。生鐵產量，約當美國八

十分之一，鍊鋼約當美國八百分之一！那時全國七大鋼鐵公司，其中漢治萍、本溪湖、鞍山三大公司完全握於日本之手，占生產總額之大半，當時我國每年由外國輸入之鋼鐵，年在八千萬元以上。

中國鐵礦儲量，數字雖略有出入，惟經測定的，約得礦石十三萬萬噸，（一，三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內含純鐵質的約六萬萬噸，未經測定的，尚不知多少。就已經測定的，占世界各國第四位，次於巴西，美國及法國。德國儲鐵量為中國百分之七十，蘇俄為中國百分之六十，日本則只有中國百分之十。

中國所儲鐵量，四分之三皆在遼寧，故為中國最大鐵礦區。鞍山及廟兒溝兩公司都在日本人手中。第二最大礦區為河北開平，礦石約一萬萬噸之多，但尚未開發。第三礦區在湖北大冶，但戰前因漢治萍債務關係，每年所採的鐵苗，皆須賤價售於日本。第四鐵礦區為安徽銅陵太平一帶，也是全未開採。其餘江蘇、山東、廣東、四川、湖南各省都有，但比較次要而已。

輕重工業發展的第二種基本條件，則是煤量問題。中國儲煤量比鐵儲量更要豐富，究竟多少，亦不能確定，只以山西一省而論，三十餘年前即已測定，當有英國全國煤儲量的四倍，可供全世界二千年之用。戰前全國產煤量雖無確實統計，大約計之，當在二千五百萬噸左右。其中日本的撫順煤礦約占八百萬噸，英國開灘煤礦約占五百萬噸，其他本溪湖煤礦、淄川煤礦，美國福公司三共二百餘萬噸，是全國五分之三的煤礦，都在外人統制之下。我國戰前最大自營

煤礦，是漢治萍公司之萍鄉煤礦，但因負債過多，早已停工。北方井陘煤礦最有希望，倘能繼續開採，便有振興國防之作用。其他如新疆、甘肅、陝西煤油，尚極豐富，亦可大量從事開採。

以上各項，雖不能說太好，但亦不惡，然要配合絲絲入扣，方生效用，若要建設大計劃的海軍，尚非四五十年的輕重工業，齊頭並進不可。這樣看來，我國戰後尚無多大的力量，從事海軍之建設。

日本海軍崩潰後中國是否急需海軍之建設

關於此點，我們須詳加考慮，根據目前的趨勢，日本經營侵略的戰爭，在最近之將來，必一敗塗地，至少在五十年內，無法起來。國際海軍之能威脅中國的，真莫日本若，但他們以全力對付中國，所有五六年的侵略成績，尚不過爾，則中國各國海軍若要出擊中國，所有地理上之方便條件，遠非日本可比，則他們迎攻的態度，必遠不如日本可知。

日本既據地理上各種優越條件，同時動用頭等海軍力量，對於中國封鎖六年之久，但戰爭結果，尚不過在沿江沿海地帶，作了一些點綫之爭；其他距離較遠的國家，海軍誠然強大，但因缺乏空間優越的條件，漫講他們不致作此種冒險行爲，再度向中國挑戰，即算要如此辦理，也必歸於失敗之一途。

然則國際敵人由海上之進攻，來滅亡中國，也是不足過慮的事。這樣看來，今後中國必定要發展大量的海軍，來維護中國之安全，反應在大陸方面發掘陸軍力量，才能措中國於磐石之安。

中國對外無野心

尤有進者，中國本土已夠偉大，大可以關門自繪。凡世界所產物資，雖有多寡之分，但植物無不俱備，由此說來，我們只要與人家通其有無，絕無故意實施侵略之必要。既是這般現相，我們暫無需要大量海軍作我們護航的必要了。因為我們對外無野心，故對於外洋生效之海軍，亦不必急急的準備，這是我們對於海軍之建設，應暫緩一步的理由。

還有中國哲學，向來崇尚和平，此孔子所謂「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因此之故，常常反覆強凌弱，衆暴寡的國際強盜主義。此種民主精神，在中國歷史上已放了飛黃騰達的異彩。且史山先生對於世界，向來提倡大同主義，而發展天下爲公的精神。在此種條件之下，中國絕不會走上帝國主義的路程。然則我們對於外洋既是一視同仁，則其侵略性乃渺茫，吾無憂患也。必要。由此說來，我國戰後根本用不着對此惶惑無主，反應運用時機，從事有效的海防建設，第一要着。

中國海防之建設

我們對於中國戰後海軍之建設，是否合宜，已作了充分的討論，從各方面說來，我們似不應急於從事建設，反應在大處着眼，對於洋海採取絕對有效的防禦手段，不再踏覆轍，而從事許多無效的配備。須知中國海岸線長約一萬三千餘里，若不運用有效的手段，隨時隨地皆有被敵攻擊的可能。

第二點我們宜注意的，便是最經濟的條件，此即謂我們一方因應注意手段之有效，一方便在採取價廉物美的方法了。若這兩個條件相輔而行，即能達到我們要達到的目的，便是絕妙的策略了。

中國對於海軍之建設，已是萬分困難，我們即不能不建議採取潛艇防禦政策，我們可以運用此種武器，在海上向敵人之戰鬥艦進攻。所以我們若能製造小型潛水艇二百四十艘，共十二萬噸，即可防禦中國海岸。按照戰前預算，只要四萬八千萬元，即可應付裕如。中國沿海各省，如吉林、遼寧、河北、山東、江蘇、浙江、福建，廣東，各設一潛水艇根據地，每處各配備潛艇三十艘，便能發揮很大的防禦力量。

潛艇根據地每處須配合兩個要塞根據地，每個要塞根據地，必須配合防禦力比較雄厚的巡洋艦兩艘，始能有鞏固的海防。以上潛艇根據地八起，即需陸上要塞十六處，每處以巡洋艦兩

艘計，總共三十二艘，總計三十二萬噸。這種計劃是偏於小型潛艇，故能分期建造，假定一個八年計劃，每年建造巡洋艦四艘，潛艇三十艘，在最短期內，必能完成是無計劃。

這種計劃，雖不是萬全之策，但任何野心家對於我國之攻擊，必付重大代價，方能一試身手，決不致再如七七事變之際，我國竟不敢還手了！所以此是我們最經濟，最有效的辦法，以後如願擴大海軍之建設，自另是問題了。

第二種最經濟最有效的辦法，便是空軍之建設，以目下形勢說來，空軍可以左右整個戰局之命運，只要我們確保制空權，敵人海上之戰艦與陸上之進攻，皆無從施其詭計。我們中國面積之偉大，戰後應保持飛機萬架，分配於全國各地：

東三省區

熱察綏區

冀魯晉區

陝甘寧青區

蒙疆區

閩贛湘區

江浙皖區

粵桂區

三十中隊

同 同 同

三十中隊

同 同 同

三十中隊

上 上 上

三十中隊

上 上 上

滇 貴 區

三十中隊
同 上

川 藏 區

上

十洞

以上航空十區，各配備飛機三十中隊，共九百架，計每中隊三十架爲空軍單位，惟中國在關中，須有飛機千架。各中隊編制皆可隨環境不同，而異其編制，沿海各省必須購置飛機，邊疆必須配備偵察機，大城市及鐵道線之保護，則須多配置驅逐機。總之，我們今後空軍之編制，皆須按照各種特殊環境之需要，而定其從違取捨。

我們若採取潛艇飛機防禦政策，對於海岸線之保護，可以措置裕如，而不感覺威脅；但海上困難，也必一掃而空，從此也不致再啟敵人輕於嘗試之心了。自然則此種計劃，真乃我國最經濟最有效的的海防政策了。

戰後中國應側重陸軍之建設

關於海軍之建設，已有許多困難，誠如前面說得詳盡，並已提供許多意見，如何挽救這些缺陷。目前問題，即對於戰後中國的陸軍建設，應採取何種態度，我們若了解此點，便知怎樣應付當前的需要。在我們未正式討論此題之前，必須明瞭中國本身的性質及其優劣之點，然後才能知道如何措置今後的國防問題。

中國是大陸國家，而不是海島國家，故我們只宜採取陸軍主幹制，這便是陸主海從政策，如蘇俄一樣。蘇俄海軍因地理環境之限制，不能得到很好的發展。我們的地理環境，對於海軍之發展，便比蘇俄強得萬倍，但因過去對於重工業不會奠定基礎，所以戰後不能馬上從事此類工作之推動。為戰後開展軍事工業起見，也只好採取陸主海從政策，一俟渡過此種難關，再圖發展為是。蘇俄是大陸國家，各國若無強大的陸軍實力，是不能向他進攻的，所以蘇俄便以陸軍為國防的主幹。至於海軍則只企圖擔任最低限度的防禦任務便夠了。

英國則不一樣，他為一島國，且屬地遍全球，為保護其海上交通及屬地之統制，非有強大的海軍實力是不為功的，所以他的國防主幹，完全建立在海軍上面，而以陸軍為輔，這叫海主陸從政策。戰前法國情形不同，一方他是大陸國家，一方也有較長的海岸線，故他不能像蘇俄一樣，只好採取陸海兩重政策。但知他的海軍不能與英國抗衡，所以採用小型戰艦主義，並儘量發展有防禦作用的輔助艦。但在整個實力說來，還是以陸軍為主；此次法國陸軍被德國擊潰後，海軍遂亦不能起作用，而歸於最後挫敗之一途。

日本是島國，當然要發展他的海軍，然而他侵略的對相，却是中國，所以不能不側重陸軍之建立。同時他的假想敵人，一面是美國，這是海陸稱雄的國家，而另一面是蘇俄，這是陸軍國家。因此日本整個軍事建設，便採用海陸兼進主義，而中國亦做了他的犧牲的目標。

中國的情形，與戰前法國有些類似的地方；一面是大陸國家，同時有一萬三千餘里的海岸

線。中國之南西北三面是被包於大陸，而東面以至東南全是海岸，照此說來，我們應採取海陸並重主義為是。但此次世界戰爭結束之後，日本的海軍必被擊潰，而至於毀滅，是我們已消除此種威脅到了相當的程度，在此種情形之下我們大可採取陸主海從政策，而不致發生錯誤的。以上我們站在國際環境及地理條件立場上，亦應採用陸主海從主義為是。

我們再從此次中日戰爭的教訓上說，亦應採取陸主海從政策。這回國際戰爭，我們的對手幸而是海陸並重的島國，假使我們遇了陸權國家如蘇俄，如德國，一次能運用一二百師團的兵力，我們即無力抗衡了。日本係島國，海是相當強大，自無可諱言，與中國作戰，雖有相當的用處，但對於陸權國家，亦有他的限度，無法盡量發揮他的威力。日本陸軍雖稱不弱，亦因蕞爾小島，人力物力皆不充足，所以對於百足之蟲死而不僵的中國，只能作每次十餘萬人的攻擊，而無大陸國家一動即有數百萬兵力積中之閃電勢的攻擊。所以卒不能困中國，便因島國先天不足衰弱的表示，而不是中國真夠強大與他抗衡的原故。因此之故，我國今後致効的敵人是陸軍國家，而不是海軍國家。中國有句名言「兵來將擋，水來土掩」，我們要達到抗拒陸軍國家的本領，便應建設陸軍力量。此又是我們主張陸主海從又一理由。

中國海岸線，長不過一萬三千餘里，但中國邊疆與隣國交界的，少亦應有四萬餘里。此次中日戰爭，所有海岸線皆被敵人封鎖，所僅餘的滇緬路，亦非中國海岸線，而是莫屬緬甸的交界處；但敵人把仰光攻陷後，我國國際通路，從此切斷，我們縱有其他長約四萬餘里的邊疆，

皆不作用，此種不合理的畸形發展，我們非從事糾正不可，我們若要糾正此點，文委以陸軍建
設爲主幹不可。

中國戰後應向西發展，而不可向海洋發展。換而言之，我們應向大陸發展，而不可向海上
發展。我國戰後的世界是大陸世界，而不是海洋世界。三十一年九月，蔣委員長作西北考察後
，有一句驚人的名言，「玉門關是中國的前門，新疆是中國的前花園，山海關是中國的後門，
東三省是中國的後花園」。這種深刻的認識，可以確定今後中國有直向西方大陸發展的必要。
是中國應儘量建設中國西部各省，而利用四萬餘里的邊疆線，每寸據點，皆可打通陸上隣國之
交通。因此之故，我們非主張以陸軍爲主幹不可。

尤有進者，中國東部及東南各省，皆會相當的發展，且繁榮到相當的程度，此次動大向我
們進攻，已把各地摧毀無餘，關乎國本所繫的經濟工業，萬不可短蹈覆轍，又行重建海濱各省
舊，反應製定在高麗各省之軍事工業，我們爲建設大陸起見，亦應選用陸主海從政策。

中國軍備軍充應若干

總計，我們對於戰後中國應以陸主海從爲原則，誠如上兩之立論。但我國戰時陸軍何止五百萬人
高麗舊領，陸軍若干，方爲合宜。關於此點，我們應據各國戰前武裝力量，同時亦應顧及國防
需要，其擴張兵的財力，才能確定我國常備軍之數量，究竟幾何？岳國二十年，美國陸軍三十
一

萬人；英國二十七萬人；法國五十萬人；蘇俄六十萬人；日本二十三萬人。但那時中國至少亦有陸軍一百八十八萬人，以上並非不負責的估計，乃是確實調查的數目。若據當時估計數目，有總估二百四十萬人的，亦有估為二百八十萬人的。但那種數目雖相當的可觀，其實皆是水上浮萍，全不作用，日本以三四萬兵力一則可進據瀋陽，再則可席捲三省，而當時東三省却有二十萬以上的兵力，反莫可如何也。當時四川一省，亦擁有四十萬以上的軍隊，山西亦不下二十餘萬人。但戰後中國，另是一種現相，中國當然不能重蹈覆轍，反應真正以近代方法・建設科學化的武力，這才不愧此次抗戰得來的收穫。

照我國戰後需要，中國國防到底需常備軍若干，現在尚無人考慮這個問題。從前何應欽在他的徵兵制實施方案中，主張常備軍八十萬人；蔣方震在裁兵計劃中，主張五十萬人，其他主張三十萬人三十萬人不等。我國戰後應當裁兵，那是當然的事實，但究竟留多少，此却有斟酌的餘地。蔣根據以上的提供，我們還以何應欽的八十萬的主張較為合理。所以我們主張戰後中國應有常備軍八十萬人。戰時却應動員二千餘萬的戰鬥力，正如蘇俄平時有正式陸軍六十萬人，戰時可以立刻動員七八百萬至一千三百萬的人力。

日本平時徵發兵二十三萬人，編為十七師團，每師團一萬四千人。但在宣戰時第一次可以動員全體預備軍一百三十萬人；第二次再動員，可以增至三百萬人。戰前法國常備軍五十六萬人，戰時可以立刻達到五百萬人，再動員可以達八百萬人。美國平時二千二萬人，戰時可以立

列動員四百萬人，英國平時二十七萬人，戰時可以立刻動員一百三十七萬人。

以上材料，皆可借鏡，故中國平時現役兵，應不超過八十萬人，方稱合宜。但要充分預備後備兵二千萬人，一旦有事，應有能力，立刻動員數千萬兵力，這才可以對付任何外來之攻擊，作粉碎之全圖，才能確保我國固有的疆土。此即今後我國採取陸主海從應有的認識。

西安建都與陸軍建設之關係

中國建設現代化的陸軍，不是一個理論問題，乃是一個實際執行的問題。關於實際執行的問題非他，苟有幾個政治條件，必謀恰當的解決，方能產生圓滿有效的結果。否則任你們談得如何天花亂墜，亦不發生作用。須知我國戰前形勢如是，我國戰後形勢，亦仍是如是。所謂的政治條件列后。

一、政治軍事之統一

二、根據野心家之倒據

三、被殺士兵出師之籌措

現在爲了解以上各點起見，請君我們分別說兩處。以前中國不甚統一，對外是誇張國際侵略，舉物華天寶，假使我們無隙可乘，所關於一般的政治軍事，皆是統一無間，敵人必不敢輕於嘗試。惟這種相反的形勢，對內部則成野心家割據之局，因爲政治軍事不統一，所以一切法美意

現的建軍制度是否能為實現。我們若要建軍，首先要限制常備軍的數目，此點能否實施，又在我們將軍裁兵了，中國戰術不能走上建軍大道，使因不能裁兵，而限制常備軍的原故。我國戰後問題，乃是老調重彈，還是一個老道問題。此點能否做到順利無阻，又輪到萬法歸宗的政治軍事是否真實現統一的問題。

根據我國大敗痛史，告訴我們的經驗，各種裁兵良好的計劃，皆是紙上空談，每個軍事領袖都怕削弱自己的實力，凡所謂的裁兵，概指裁人家的兵，而不是裁自己的兵。此因政治軍事不統一，而裁兵的計劃，無法實現，自然現代化重質不重量的建軍制度，不能樹立。由此可知中國之能否建軍，概以我國政治軍事能否統一為先決條件。此點之能否實現，又以首都地點與政治軍事能否配合為先決條件。首都地點，能配合軍事政治，而發揮偉大力量的，莫過於西安，此所以委員長認定中國真正歷史的重心是在西安，又謂中國民族真正根據地是在西安。這可見惟有西安建都，才能統一中國政治與軍事，在此種條件之下，中國才能發揮空前的力量，而建設強有力的中央政府。以後我們才能真正樹立現代建軍制度。

第二、人心家之調理，是中央政府在北京或南京時所之得失，現在相了假使中央軍事在西安，這種形勢，立即改變。一般野心家也必覺時歛跡，不敢輕試，嘗試而遭顯戮了，此因西安建都，中國可以控制四川，東可以控制山西與河南，南可以控制華中，而西可以控制西藏。此點非不重要，妨礙全國統一的原，其結果，當可使其結果為獨裁，以至察覺某人發起湖南之義大師，其他各省的政治心

理，也就迎刃而解了。

然則西安建都，真乃根絕割據最妙的手段；亦打倒野心家惟一有效的法門。此種特殊勢力被摧毀；中國才能真實的走上建國的大道，也才能不折不扣的踏上建設陸軍的大道。

第三被裁兵員之出路。此次抗戰結束，應編遣兵員，何止五六百萬，其中一部，當然可以重返舊業，還有一部分，我們尚須為他們代謀出路，方能維係社會安甯。為建設西北起見，最好將所有被裁兵員，責成他們攜眷屯墾西北、陝、甘、寧、青、新、綏各省，無不可從事大規模之屯墾，或其他建設事業。但此點之推行順利，仍以西安建都為開展屯墾，或其他建設事業的先決條件。關中雖為首都，被裁兵員對於邊區省分，即無過於遼遠或不便之感。此種心理之穩定，便是屯墾成功，及建設西北的基本條件之一。否則屯墾事業必難於完成，西北建設，亦無法實現。

然則西安建都，不特可以改變國人從來的固執心理，亦為解決驛營建軍中的裁員問題，最有效的手段。

結論

我們對於戰後軍事建設之商榷，已經說了「車子語」，現在可以從事收束了。中國戰後海軍不能作大刀闊斧的建設，反只能採取陸主海從政策，以便貫徹軍事建設之策略。我們莊張海

防之建設，應以潛艇飛機爲主，而以巡洋艦爲輔。中國海軍建設之障礙，莫過於缺乏海軍基礎，無充足之時間，輕重工業過於幼稚，重工業原料之未盡開採，以及中國對外無野心，和我國固有的和平哲學等等，無不是我們不能在戰後開展海軍建設的原因。我國今後應側重陸軍之建設，此點之十足發現，完全以建都西安爲先決條件。然則西安建都不僅可以解決中國一切內政外交的問題，還是我們戰後軍事建設惟一有效的手段。

第十二章 都城地位與總理遺教

我國都城地位，向來不發生問題，不過因我過去站在民族生物學者的立場，發表論文多篇，評論南北建都的分別，已使國人對於這個全無出息的題目，又加一番嚴切的注意。他們的文章，是否起特殊作用，現在為時尚早，不能判明。但我們為明瞭一般現相起見，却不能不繼續深入裏，作進一步的分析。

關於都城地位的文章，我已列舉多種理由，作了逐項分析的工作，現在我們為了解總理遺教的意義起見，故即就事論事，來討論南京建都，到底是怎樣一回事，我們由此種分析的研究，或能明白當前問題的核心所在，亦未可知。

因我們要研究總理遺教，對於奠都南京的理由，故曾費了多時，把中山全集翻閱一遍，發現總理對陳炯明說到建都的地點，那時總理的用意，是想說服陳炯明來協助他北伐，以免黎氏疑慮總理奪他廣州的地盤。總理說北伐之後，將來都城不在武漢，便在南京，倘若北伐不幸失敗，亦無面目再回來。（這是在民權主義第二講，一百四十五頁——）以上是總理意在標定陳炯明的反對心理，不是正式同他討論都城地點問題，我們看總理前後的語氣，始終未嘗作過肯

定的主張。以後我又就教於龔寶明先生，他謂根據張溥泉先生的報告，總理並未指定南京作永久的首都，到底真象如何，我們現在殊難斷定，此似是一種疑而未決的局面。

關於遷都南京的文獻，只有中政會一篇宣言，或曾走遍了許多公私藏書室，皆無着落，並且轉託友人搜尋，亦無結果。當此圖書疏散之候，我們有無機緣來讀那篇大文，誠在未定之天。該宣言的內容，我們雖無法確定，但大概的意義，不難推想而知。以後我會晤張溥老，曾談及此題，他說：「總理並未肯定的指南京永久奠都，但只以統治本部十八省而論，南京建都，未嘗不可，若要統治全國，爲地點適中起見，却應定都西北云云」。他又謂：「總理在世，對於東南有興趣，對於西北興趣亦甚濃厚，經常翻閱中國地圖，常用鉛筆從東南畫到西北，並謂總理主張爲控制亞洲起見，首都應遷新疆」。我們根據張先生的言論，即知總理對於東南沒有多多興趣，但對於西北，却有充足的認識，足徵總理真有大政治家的眼光，早知中國今後形勢的發展，是在廣大的西北，而不是在狹窄一隅的東南。我們讀建國大綱中關於西北的各種聲明，即知總理對於西北之認識，比任何人都高超得多。

按張溥泉先生爲總理忠實信徒，並且異常親信，凡總理一切言行，無不知之甚詳，對於建都言論，必十分可靠。今爲了解此點起見，容我們推論南京建都之內容罷。在辛亥革命未發動之前，所有一切革命勢力，當然籲萃在東南各省，是以一擡堅然南進者。及至武漢舉義，全國風從，半壁東南，自然得氣之先，爲革命的策源地。翌年民元，政治中心，勢必樹立，一方對

對地方殘餘軍伐，一方應付國際局面。在此種交相壓迫之下，彼民元之臨時政府，於是乎應運而生。所謂政府，必有托脚之地，當時總理為應付各方需要起見，故擇定南京為臨時政府所在地。

與據齒政府既是離時，首都自屬臨時，其無永久意義，可想而知。我們應該了解當時革命勢力欲據占東南，總理在臨時制宜，與因地制宜兩個條件之下，自然指定南京為臨時首都。亦正如黃玉齡在廣州時，真好指定廣州為當時政府所在地。是南京為政府所在地，亦與廣州的意義相等，自無特殊不開創意義可言。我們亦即聽解總理當時不指定北京為首都的原因，本完全因革命勢力未達到北方，所以不便作空洞的主張。

假使當年北勢充斥了革命勢力，我們相尊總理必指定北京為臨時政府所在地。何以言之？管袁世凱不願南下，而主張在北京就總理職時，總理並沒有堅決主張南京非建都不可。不僅沒有主張，反樂於北上，而與袁世凱商討，以便採取調停的步伐。這種現相，至少可以反映政權轉移。

一、南京顯係因時因地制宜的臨時主張。

二、總理並不堅決反對北京建都。

三、只要與整個國家有利，總理實可建都，並無堅持一地之主張。
我們知道總理有這種大公無私的精神，要替人民謀福利，所以今日讀他的遺著，應該了解他的

胸襟偉大，超越千古，對於建都的言論，雖不詳細，但他以整個國家有利為前提，却是百世不磨滅的真理。我們在這樣精神感應之下，大家總應贊同。都城雖未經總理堅決的肯定某一個所在，但我們必須以他的精神出來考慮這個都城地位，方不愧為他的忠實信徒。然則我們對於今後建都的問題，應大家採取總理的精神，方能措置到恰當的好處，而使整個國家得到最有利的地位。我們若在此種原理下努力，不僅能完成總理未竟之志，且能重奠國家於磐石之安了。

由此可知總理對於都城地位，未作肯定的主張，確實有政治審慎到的眼光，留待今後之學者，可以完全作客觀的研究，而選擇最合條件的地理環境，為國家奠定萬年的基礎。
故我們建議西安建都，不僅不違反總理遺教，並且很與總理的原理相吻合。他對於西北無多少興趣，但對於西北的興趣，却特別濃厚，作大刀闊斧的主張，以地點適中而論，謂應建都西北，以控制亞洲為出發點，却該建都新疆否，本源關於控制亞洲的理論，我們對於隣國，既無領土野心，自未便有此行動。即以蘭州而論，惟一特點，即是近於全國的幾何中心涼州而已，除此之外，建設首都的基本條件，多告缺乏，所以未便都遷蘭州。這樣看來，西安之宜於建都，真無有以出其右者。雖總理再生，亦不以憑肩為謬也。但照而政。
就因羣衆心理，不推崇理智的結晶，乃是充滿感情的矛盾所反映的現象。須知我國唐朝自哀帝滅宋建國後，即遷出長安，以後歷代都城不是東都，便是南徙。哀帝廢止是西元九四零

五年，至今一九四三年，已是一千零三十八年。在如此長財的歲月裏，長安早已被人忘却，全無昔日長安水邊多麗人的調調兒了！我們在此種荒蕪環境之下，而倡導建都西安，由一般胸無點墨的俗人看來，誰不咒詛我們不傻即瘋咧！

殊不知天下的學者，無一不中了「不傻即瘋」的流毒，假使他們真是明明白朗安於現實，大家一致採取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來明日愁的態度，誰來管他長安「短安」之建都，西安「東安」之盛衰哩！因一般學者之不安於現實，故他們的見解，便超過日常見識數百年，他們距離愈遠，則學者被人誤會的機會亦愈多，所謂誤會愈多，而學者被人輕視咒詛的亦與時俱進了。甚矣哉，「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也！」

關於西安建都之暗礁，厥有數端，我們不能不明白討論。倘有力者，酷信建都西安之原理，又必運用各種可能方法，克服各種暗礁。若各種相聯的阻礙廓清，所謂首都問題，也必迎刃而解。現在為輒策入裏起見，容我們明白說明各種阻障之性質罷。

一、智識階級之一知半解。

二、東南財閥之阻撓。

三、野心家之恐懼。

智識階級之一知半解，大可阻撓西安之建都。所謂智識階級者，他們自己以為是智識階級，別人亦以為他們是智識階級，但他們的毛病，不在他們的不知，乃在他們的半解。所謂「知

者，還有些知，姑無論他們的「知」是多是少，是明是暗。但他們的半解，却是他們自作聰明，在許多似知非知，似懂非懂的事實上，強作解人。在此種頑固環境之下，他們自作主張，而使真理無法抬頭。我們對於西安建都之研究，曾列舉十八項大理由，每點皆能單獨站立，而使西安定為首都的價值，今以會合十八項而言，其理由之充足，無有出其右者。智識階級得讀愚論者，不論其知與不知，無不異口同音，稱曰：「極有道理」。但我們更進一步，敦促那些口口聲聲說：「極有道理」的朋友，作促成西安建都的步驟，却誰也不敢露面，大家好似都望風色，未便冒失的樣子。其實西安建都的提議，異常平凡，既非大逆不道，又非叛黨賣國，更非姐姐出閣，但許多口稱「極有道理」的智識階級在參議會不敢討論，到中央不敢提議，凡談到此題，好像有些忸怩不敢出口的，怪難爲情的神氣！須知「極有道理」是智識階級之一知，忸怩作態，是智識階級之半解所反映的現相。所以西安建都之成敗，完全以我國智識階級是否肅清半解爲樞紐。

我們研究羣衆心理，乃是一種矛盾現相，即所謂羣衆之一知，在理本屬於理智之表示，但在事實上，尤成之尤，皆帶感情色彩。智識階級之務明事理者，對於一知之影響，或不難領會，然往往不逾片刻，依然返其故我，且以後其所持之說，與未領會之前，毫無二致。此無他，乃舊思想之潛伏於人心，根深蒂固，成爲感情之故，所以外來的新思想，不能隨便滲透了。一樣看來，人類之言行，十有九爲此種潛伏的勢力所左右，而莫知其然了。由此種現相看來，

們對爲西安建都，仍須運用最大的努力，才能使一般所謂的智識階級，達到一知全解，由感情的地位，進入理智的場合，方能推翻舊的思想，而樹立新的行動。

第二種暗礁，便是東南的財閥，尤以南京有地皮的爲最。這些在南京有不動產的人，對於將來遷出南京，必會萬分的阻撓，若他們在政治舞台站有相當地位者，尤爲反對最力。且他們在表面上必借許多似是而非的題目，作各種反攻的企圖。對於他們心中的利害衝突，當然不敢明目張胆的提出。關於此點，我們不應忽視他們的利益，但我們亦應秦鏡高懸，鑑破他們自私自利的動機，才知怎樣對付他們的手段。同時這些財閥，亦應一本天良，爲國家奠定萬年的基礎，爲兒孫謀世世代代的安全，則應放棄一己的私利，作棄南就北的主張，大家火速促成西安建都的運動。

第三種暗礁，即是我國野心家之不安。中國自民元以來，三十二年於茲，年年叫統一，歲歲叫團結，其結果還是一個東呼西不應，南喚北不來，不是邊疆作梗於南，便是野心家醞釀於後，狡黠者利用全國矛盾而避免各種顯誅。倘國家定都西安，他們的鬼蜮的伎倆，又必全無用處，在此種情形之下，不特他們不能售其奸，且有遭裁判的危險。所以定都西安，野心家必不樂於同情，此也是必然的趨勢。

我們前面所列舉的三種暗礁，皆是今後提倡建都西安的障礙，倘無法肅清，我們即不能促此種主張之實現。並且這派人的意見，皆會假借總理遺教，爲破壞西安建都運動的煙幕，其

鄉 楓 首 楠 之 漢 寶

二二四

寶他諸君都有用益，彼此相互牽持，而我們欲達到的目標，也要受他們的搗亂了。所望全國具時識的賢豪，瞭解此種運動的重要性，不僅影響國運甚安，且遠決定中國前途，無素的最根本條件之一。

第十三章 民國以來中華對於西北態度之演進

西安督署未都城遷出以後，至今已有一千〇三十八年，似乎早被國人遺忘，在一般人的腦海內已毫無深刻的印象。在過去很遠的時代，我們毋庸追憶，只以民國三十二年對於西北態度而論，即實不解歷史事跡之一斑。由此種現象之分析，便能推論過去之相關的聯繫。我們為明瞭種種來龍去脈起見，容我們分段說明，便知內容之真相，到底怎樣。

一、放任時期的態度（民元至二十年九月十八日）

我國民元起，對於西北是採取一種放任態度。此因政府在北京時代，本身動於內戰，機構既不健全，命令不出都門，自然無暇對付西北各種屬於時代的要求。只要考察陝西政治現象，才發覺了轉折在態度之不虛。民元張鳳翽任都督，翌年即被刺。柏文蔚任陝甘籌邊使。民三陸建章任都督，以後召調充任巡按使。民五陝南鎮守使陳樹藩獨立，陸建章退走。黎元洪就總統職，陳樹藩雖獨立，旋陳樹藩管理陝西軍務，兼巡按使，後改督軍兼省長。民六省長李根元

任。不久陳樹藩仍兼署省長。民七正月胡景翼三原獨立，七月一日張鈞獨立。民十閻相文督陝，不久任馮玉祥督陝。民十一馮反對奉軍入關，聲明陝事由劉鎮華代，自行率十一師入洛。民十四馮玉祥出洋考察，任張之江繼馮爲西北邊防督辦，李鳴鐘督甘，李雲龍督陝，劉郁芬督綏，以後繼以宋哲元、楊虎臣等。

甘肅民元軍政府設秦州，由黃鐵任都督，以後袁政府派趙惟熙署都督。民三張廣建任都督，以後改督軍兼省長。民九蔡成勛任督軍兼省長，民十一陸洪濤任督軍。
新疆民元袁鴻祐爲都督，不久被戕。胡瑛爲新青屯墾使。民五任楊增新都督，以後改督軍兼省長，至民十七被戕，由金樹仁取而代之。民九新省與俄土耳其斯坦訂立通商條約，並經遠民九任馬福祥都統，青海民元任廉興爲辦事長官。

據上種種，皆取材於「中國六十年大事記」，由此可以了解北京政府對於西北態度，是完全取不干涉的放任主義，隨西北的健者自由處理，客氣時，再來一次追認的手續，不客氣時，全不報告北京政府。即以後北伐成功，遷都南京，國民政府對於西北態度略有轉變，但因軍長不及馬腹，也不能有許多不同的成績表現。這種放任的政策，可以說整整的維持到民國二十年九一八的前夕爲止。

二、呐喊時期的態度——二十年九月十八至十六年七月七日

在本階段內的態度，却有極明顯的轉變，此因瀋陽之役，全國上下，皆恐怖國亡無日，看

看東北四省，占全國面積六分之一，竟轉瞬之間，拱手讓人，所謂大好河山，任敵蹂躪，在此彼得我失之候，已引出無限的悲鳴。我們回顧西北，異常空虛，單以新疆面積而論，即超過東北四省之和，換而言之，新省的面積，至少可以抵十五個浙江。寧夏，青海，新疆，之總面積，也要大過內地十八省總面積之和。我們若以六省而論，其面積實占全國三分之一。

我們對於這個偉大而空虛的西北，實實在在寄了無限的同情，及無有止境的關切。全國上下恐怖西北將步東北的後塵；中央政府亦無不時時刻刻深懼敵騎之蹂躪西北。

在此無可奈何之候，故全國上下皆呐喊着開發西北，建設西北，到西北去，以及各種深帶誘惑性的口號。當時南京發刊的雜誌，專門討論西北的，無慮數十百種，酷似雨後春筍，無有止境的樣子。他們因為無真實的瞭解，對於西北仍只能限於喊口號為止，並沒有決心促其實實在在之兌現，這是多麼可惜的事，倘一二八之役，首都遷於洛陽之候，不再遷回南京，專意經營西北，則此次對日抗戰，必早有驚人的發展，又在意料之中。

在此呐喊期內，大家叫到西北去，我們若詳細分析，不過「只要你去，我不去而已」，在此種情緒之下，許多大人先生在上海坐不舒服而得意的沙發上，夏天抱住冷氣管。冬天開發一九四〇年式的水汀，隨口叫幾聲『開發西北』，『建設西北』，其實皆是大家採取觀足球的態度，助助威勢，並沒有真實要十足兌現的意思。當時全國上下，皆以此為很時髦的流行語，大家拿來作酒後茶餘的談笑的資料而已。所以除開喚醒人民組織幾個西北巡察團外，再沒有發生

其他進一步有效的反應。

這種態度，是羣衆屬於感情的態度，亦是政府屬於感情的態度。因為祇止於感情，所以大家沒有精詳的考慮，自然無法現之於行動，而最後終點，還是一個十足的吶喊態度而已。

三、軍事時期的態度——廿六年七月七日至卅一年三月八日

我國至廿六年七七事變，已忍耐到最後關頭，便燃起長期抗戰的火炬，而西北的軍事價值，異常顯著，因此之故，中央對於西北的軍事措置，自然要與其他戰場配合，到絲絲入扣的妙境。先有西安行營之設立，後有天水行營之擴大，再後又有軍委會西安辦公廳之設置。其他關於戰時工作幹部訓練團，以及各種關乎戰事的訓練學校，與乎各種部隊之分佈與調遣，無不在着眼於軍事時期對於西北的態度。

我們根據三十一年九月委員長在西安會議席上的報告說：『二十四年江西軍事告一段落後，我才到西南到四川雲南去看看，其後又到陝西，甘肅，寧夏。我把西南西北通盤考察研究之後，得了一個大發現，覺得我們有西南西北，抗戰一定有把握，而且覺得我們抗戰的根據地不在東南，而在西北，從二十四年來西北以後，我對於抗戰的計劃才下了堅定決心，因此可以說上次到西北來的結果，就是對於抗戰大計的決定』。

由前面的敘述，我們可以了解本時期內的軍事態度，完全是由委員長在二十四年考察西北以後所確定的，並且完全是採取一種軍事的出發點，再不雜其他別的用意可知。

四、覺悟時期的態度——卅一年三月八日至九月十四日

三十年十二月八日，倭寇燃起太平洋之戰火——珍珠港之被襲，非律賓之撤守，荷印之淪陷，馬來亞之陷落，二月十五新嘉坡之失陷，三月八日仰光之放棄，以上一串的事實，皆證明我國西南國際路線搖搖欲墜，及至仰光失守，如是乎滇緬路完全失了效用。中央在此情緒之下，自然要另找出路，一方委員長親訪印度，以便打通數千年未曾開通的希馬拉雅山。然而專靠這條路線，仍不能維持長期抗戰，因為一旦印度洋發生阻擋，甚或印度本身發生問題，勢必影響我們的作戰能力。因此之故，中央爲計策萬全計，在審慮周詳之下，自應另覓安全路線，方爲妥當。所以轉向西北之打通，這便是中央對於西北覺悟最澈底的時期，也是我國轉入正常發展最顯著最有效的時期。也是中國轉禍爲福的一種絕大的轉機。

我們再看中央對於西北注意到了何種程度，只看賢明領袖的幾句名言，便能了解一切事實的真相。他在三十一年九月西安會議席上說：「這回視察的結果和二十四年視察的結果，格外不同，覺得西北不但是抗戰的根據地，而且是建國的重要基礎」。大公報九月二十以後的社評，載着委員長在中央紀念週報告視察西北的感想，有一句畫龍點睛的話，即『西南爲抗戰的根據地，西北乃建國的根據地』。這種賢明的認識，是何等的透闢精確！

委員長尤有幾句名言，更使我們五體投地的拜服，我們不能不揭出，爲我們今後建國的方針。他在西安會議席上，勸勉高級將領，特別注意歷史之研究說：

「在西安的人，總以爲西安很普通，沒有什麼寶貴，我到西安，才覺得中國歷史的真正重心，是在西安；到了西安以後，才感到西安是中華民族的真正的根據地。」

（以上皆載三十一年九月卅日戰幹第一七六一七合刊）

前面種種名言，皆能使已經遺忘一千〇三十八年的西安，再在中國歷史上站在第一位的重要，須知西安已經被人賤視了千有餘年，忽然經了這位超越千古的偉大領袖重行評價，這真是西安之幸，也是西北之幸，更是新中國之幸。

西安是中國政治的鎖鑰，也是中國軍事的鎖鑰，所以領袖說是中國歷史的真正重心。西安是絕妙的政治根據地，也是絕妙的軍事根據地，兩樣配合得絲絲入扣，可以控制整個國家之命脈，所以叫作中華民族的真正根據地。以上是說明中央對於西北一種大覺大悟的態度。也是中央對於西北從事真正行動的態度。爲了解此種現象起見，容我們列舉數例，爲覺悟時期的剪影罷。

1、過去中央於外西北未曾重視，一方自因當地有許多阻撓，不能大刀闊斧的下手，一方亦因我們不會對他用氣力，所以一再因循，沒有結果。但時至今日，西北路線，非打通不可，故甘肅走廊，勢必由中央軍接防，方稱便利，所以令馬步青移防，前去柴達木盆地，擔任屯墾督辦。報載卅一年七月九日，馬軍長由河西率部開拔完竣，中央軍亦如是日完其接防手續。這是何等令人興奮的現相，也是中央從此重視西北的表示。

2、在此短短期內，又有第二事令人極感興奮，即是去年八月一日，全國工程師學會，在蘭州舉行年會。該會二十七年在重慶開臨時大會，討論重工業和交通事業的意見，二十八年在昆明討論了計劃經濟和促進工業化；二十九年在成都開始研究建國方略的實業計劃；三十年在貴陽探討了中國三年建設計劃和貴州建設事情。去年在蘭州開會則集中考慮開發西北方略。抗戰以來，中國工程師學會，是最令人推崇最令人注目的學術團體之一。每年大會均極隆重，上自林主席蔣委員長，下至全國民衆，無不屬望甚殷，以此種性質的聚會，居然在西北舉行，可見中央對於西北向來冷淡的態度，已轉變到熱潮日甚的青睞了！

五百二十一個工程師，聚首一堂，來討論如何建設西北的方案，這種空前盛舉，一面可以表示中央對於西北態度的轉變，一面也可以表示西北本身具了無限的魔力，才能吸引大批有才能有技術的專家，前來視察，而研究如何開發今後西北之富源，為建國抗戰之重要基礎。

3、除以上令人極感愉快之外，去年八月十五日，蔣委員長到達蘭州，以一個月之光陰，再行從事西北之考察。委員長日理萬幾，忽然躬親巡視，此可證明中央對於西北態度，不僅放棄了冷淡的神情，且已漸漸進入白熱化的境域。我們站在民族生物學的立場，在過去十餘年中無日不馨香禮祝中央對於西北態度之轉變，一面可以促成整個北方之建設，一面可以吸回大批優秀民質之北移，這些潛伏的力量互相為用，然後才能促成中國民族生理之改造。現在希望居然發現，我們除十二萬分快慰外，更希望中央從速現之於行動，使這百廢待舉的國家，在短

期內正式走上國富民強的大道。

4、令人高興的事，還不止此，在委員長未離蘭之前，報載蔣夫人代表委員長飛迪化，把三十餘年未經解決之新省問題，竟一揮手之勞，將其解決，這真是國家德威所至，許多難決之事，亦迎刃而解。這不僅表示我國抗戰中的勝利，亦是表示我們外交的勝利。

領袖此次來西北，他說：『我到西北，更認識西北的重要，以後玉門關要做中華民國的大門，新疆是中華民國的前花園；山海關要做中華民國的後門，而東三省則是我們的後花園』。我國的前花園在過去數十年中，總是糾紛百出，歲無甯日，現在竟短期之間，將其解決，這是叨委員長之鴻福，才能把他駕御就範，此是西北福音，更是中國民族復興的朕兆可知。

5、快事年年有，不如去年多，報載政院九月一日例會通過『甘肅，河西，永登至敦煌十七縣，水利工程以十年為限，每年撥一千萬元修建』一案之消息傳至蘭州，已予甘肅六百萬民眾以極度奮興。尤以此案出自蔣兼院長之交議，各方對於中央關懷西北宏謀碩劃之至意，更莫不衷心擁戴。甘肅水利林牧公司第三查勘隊，已於八日出發，渠等將遍歷河西十五縣，作初步之勘測，工作側重祁連山天然雪水之廣泛利用。

總之，我們有九一八瀋陽之事變，全國才有開發西北之吶喊，有去年三八仰光之失守，中央才有轉向西北之決心。這兩個不幸的事件，乃促成中央重建西北的動機。然則我們對此次全面戰爭，不必過分痛恨，反要採用塞翁失馬的人生哲學，來應付這個偉大無倫的苦肉計，只有

這番苦肉計，西北才能重建，也只有西北重建，整個「新中國」才能真實的誕生。我們始終認定此次殘忍不仁的戰爭爲重建西北的恩人，不僅是重建西北的恩人，也是撫育「新中國」的恩人。

須知此次將近六年的戰爭，可以抵得六十年的教育，中國不經過此次戰爭，全國民族意識，根本無法形成，中國近代化的工作，也無由着手。抗戰的犧牲巨大，但由抗戰帶來進步亦是不小。所以世界無絕對的惡，亦無絕對的善，正如我們無絕對的福，也無絕對的禍，只要我們善於運用，惡未嘗不可轉變爲善，禍未嘗不可轉變爲福。這樣看來，初則以爲我們的敵人善於運用時機，所以他們步步高升，而囊括東亞。目下敵人又要看看我們之善於適應環境，漸由逆境而轉入順境了。

五、建設時期對於人力之態度

三十一年九月十四日以後

西北各省既經過以上四個階段的演變，然後才達到現階段的成績，此種現相之難能可貴，已是大家周知的事。我們自應把握這種有利時機，而從速促成西北再建的工作。無論何人到達西北，便感覺交通問題與水利問題，應先謀解決。若把以上兩點解決，然後才能談到工業建設，以及其他各種相連一串逐步必要的條件。此種看法未嘗不對，但他們對於從事建設的人力的態度，却也不正確。

他們多忽略人力問題，以爲人力不成問題，因爲中國有的是人力。其實對於西北重建，最

難解決的是人力問題，若此點得到恰當的解決，其他一切相連的問題，皆可迎刃而解。他們忽略人力，便是他們對於西北不甚了解一個漏洞。我們常見一些談西北問題的文章，他們以為西北人力可以用之不盡，取之不竭。其實他們對於人力之不了解，所以有這種誤解。

著者歷年對於西北建設的觀感，却與普通意見不同，我以為建設西北的第一個條件，是人力問題。第二個條件，還是一個人力問題。第三個條件，仍是一個人力問題。由這種論調，我們即知人力問題，在重建西北的工程上，所站的地位，是何等的重要。若我們不察，把此點完全忽略，則西北之建設，必無由而成功。

我們所謂的西北，不外新疆、青海、寧夏、甘肅、陝西、綏遠，六省面積之和，占全國面積三分之一；但他們的人口，只有二千二百萬人。全國人口，號稱四萬五千万，以三分之一的比例計算，西北六省應有人口一萬萬三千萬人。以目下人口數目計算，西北尚差一萬萬三千萬人。所以現在的問題，如何才能解決這一萬萬三千萬生力軍的問題。此點不謀解決，我們休想完成重建西北的工作，即算勉強從事點綴，也休想維持西北建設於不墜。

對付這全國三分之一的地盤！在目下艱苦條件之下，西北人力，已盡了空前的大力，從事建設，居然有這般的成績，已屬難能可貴。若我們再把這偉大無倫的重任，專門放在他們有限的人力的肩頭，這乃是過分的奢望，也是過分的要求，更是不近人情的委託。我們一跨進西北的門戶——西安，便感覺人力問題不易解決。例如以最小的事，——家庭

工役而論，不論男女，皆無法解決。

這樣的人才，尚大成問題，則與西北建設有關的精工勞力而論，必更困難可知了。須知工程師雖為各種建設工程中不可或缺的人物，但僅有工程師，不能建設西北。所以工程師必須與各級各類的技術人才配合；同時各級各類的技術人才，又必與各級各類的精工配合；各級各類的精工，又必與各級各類的粗工配合。各級各類的建_設人力，又必與他們各級各類家庭配合到恰當的好處，他們才能死心踏地的從事建設的工作，而不存朝秦暮楚的游移不定的態度。

這樣看來，西北人力，當然有些可以就地取材，與重建西北的工作配合，但大部份技術人才，精工粗工皆須取自外省，方能應付大規模建設的要求。我們在內西北的陝甘，尚有許多百里無煙的處所，若到新疆、青海、寧夏、綏遠，便有不少千里無煙的所在了！我們在此種條件之下，而漫談重建西北，恐怕有點類似海市蜃樓了。

因此之故，所以有人主張由政府移民實邊，也有主張所有難民，皆向西北輸送，亦有人主張把交通辦好，人民自然前往，用不着強制執行，以上各種主張，未嘗不能言之成理，但有共同缺點，即曠日持久，不知何年何月可以兌現，我們若聽其自然移植，恐非三數百年，西北不能另外增加一萬萬三千萬人。倘由政府強制執行，但因人民多有安土重遷之感，真能移植的數目，必不見得很大，在短期內，仍無達到偌大數目可能。再者凡被動的移植，其移植的素質，必遠不及自動者之來得優異。須知建設西北，必須仰賴素質較高的移植，方能促成各種建設工

程之實現。若移民素質不高，雖然可以說聊勝於無，自作安慰，但與西北建設，仍無實際的助力，這又何必如此一舉呢！

尤有進者，西北建設，應為一切建設之先；西北不完成建設工程，全國雖然建設，即失了掩護的保障。根據作者的意見，對於全國的建設，若以南北為秩序，應先北方然後南方；以流域為出發點，應先上游，然後下游；其次便應由內陸而至海濱，由中心而至邊省。倘若反其道而行，我們勢必重蹈覆轍，如此次我們的海濱，南方，以及各流域的下游，大遭倭寇蹂躪的大當！這樣看來，我們為保護全國建設起見，應當火速完成西北建設。為對抗現在及將來國際威脅起見，應當在最短期內，迅速建設西北。須知國際紛擾，千變萬化，不能以為今日人家對我友好，即可高枕無憂，還須大大預防明日人家對我之敵意，才是安全的舉措。我們為保全國本身，及保障亞洲和平起見，我們應在十五年以內完成西北的建設，以及整個北方的建設，然後才能推動全國各地的建設。

然則西北建設，既是這般迫不及待，到底我們須運用什麼最迅速最有效的方法，來解決這個一萬萬三千萬的人力問題？作者一再提議最切實際，惟一無二的妙法，即運用政治手段，把全國軍事政治力量，皆配合在關中，而永遠算都西安，則所關的一切人力物力諸問題，皆可迎刃而解。並且担保短期內東南，西南，東北的人力，皆會如潮水般的向西北流動。只要國家負責指導，更能使整個西北在短期內完成建設。並且整個北方建設，也能限期完成，其他各地建

設，也不成問題可知。

這樣看來，西安建都爲火速完成西北建設惟一無二的妙法，亦是保障全國建設安全惟一

二的妙法。

第十四章 蘭州可以作戰後首都麼

三月二十日，讀者導報有一篇『戰後當建都蘭州』的文章，作者署名海濤君，用意是反駁我從前列舉蘭州不如西安的幾項理由。

本人向來站在民族生物學的立場，主張建都西安，因此而聯想到蘭州的地理環境，所以略略作了幾次比較的觀點，爲討論的基礎。當我民國廿八年寫那篇文章之時，即列舉西安蘭州各點爲優劣的比較，以作研究的大綱，初非有意惹出一些打筆墨官司的麻煩。

戰後倘中央真的決定遷都西北，則西安與蘭州兩地點，勢必有一番熱烈的爭論，這似是一個先天注定的命運。本人因爲要切實瞭解蘭州地形起見，故特別參加中央戰幹團河西考察團。昨從河西歸來，即拜讀了這篇大文，故願就考察所得各種客觀的事實，來報告留心此點的同志，想不無小補罷。

第一蘭州天然面積，南北不到十里，東西不到二十里，此非指舊日城闕而言，乃指北枕黃河，南依皋蘭，中間平壤而論，我們若以區區彈丸之地，建設代表一千一百六十萬八千八百六十公里的國家，與代表四萬萬五千萬人口的首都，此酷似一個頂天立地的巨無霸式的偉丈夫。

，而僅有芝麻綠豆般的腦袋，同一滑稽好笑！我們縱不爲國際觀瞻打算，也應使世界人士不要笑話咱們是如何低能而兼傻瓜。關於此點，我們似應再三考慮這層道理的正確性，不可隨便主張，而失掉比例之諧和，方爲上乘。倘戰後硬要把首都排在蘭州，那我們的新都必有以下所列舉的特別性，而令人有許多莫名其妙的感想了。

蘭州心理的印象：

- 一、小氣得可憐
- 二、跔跔一隅
- 三、無王者氣
- 四、缺泱泱大國的風度
- 五、可以作姨太太式的首都
- 六、無新興強國的氣魄

以上六種印象，皆是中興國家的首都，萬萬不可或有的暗示，若有任何一項，對於民族心理的影響，即有不自然的病態發展。大之妨礙民族自信心之開展，小之形成民族意識不健全的傾向。目下蘭州有一普遍的流行語，即「城小官大，車小輪大」，若戰後建都蘭州，此語又可十足發現，而使民族心理上受到不諧和的刺激了！

地理面積不夠大，不僅物質建設上，受着無窮的限制，即首都之佈署，亦無法開展。論者

謂重慶可以在山環水繞地區中，建設縱橫百里的大都市，蘭州又何必怕不能開展云云。須知大都市能在山環水繞中建設起來，這誠然不錯，但大都市不一定有資格作首都，若蘭州真能如重慶般的在環山繞水中建設起來，以上六種不調和的心理印相，仍然存在，還不見得可以減少任何一項呢！此無他，自然地理之限制，仍不能變更所在地之居民屬於心理的反應。所以重慶式的大都市不宜於作首都，亦正如蘭州式的大都市不宜於作首都。若我們說地理面積無關宏旨，這是不合邏輯的論調，也是最不科學的結論。

第二蘭州周圍的軍事險要，遠不及西安。海濤說，「我們不要一心一意的只想鎖進保險箱裏去，則一樣有人能用鋼鑽電火把你從箱內挖出來」，……不錯，保險箱雖可保險，若遇小偷，定要使用鋼鑽電火把你挖出來。須知小偷，尤以有科學知識的小偷，雖然知道如何使用鋼鑽電火，竊穿保險箱，但我們絕對不能因小偷有鋼鑽電火，就從此不預備保險箱，也不使用保險箱，反之，我們還要使用更加保險的保險箱，才是真正進取的精神。假使因為小偷有了鋼鑽電火，我們即把一切保險箱廢棄不用，那便更利於小偷，也證明我們之過於傻瓜了！

蘭州的屏障，東有六盤山，西控青海高地，南有巴蜀高原，惟西北無險可守，倘國際敵人打到猩猩峽，即可由西北走廊直取蘭州，可以長驅直入，如入無人之境；烏沙嶺距蘭州一百七十八公里，雖海拔三千公尺，但地勢平平不足以言險要。至於河西走廊共長一千一百餘公里，平地居七八，對於軍事性質之險要，可說無有。

河西之長城，簡直是笑話，可以作攔牛羊之圍牆，而絕無碉堡之價值。嘉峪關雖然雄壯，但不險要。即我們平素常聽說的『一出嘉峪關，兩眼淚汪汪』的沙漠，也不能阻敵人於千里之外，此因西北沙漠的性質不同，其中戈壁佔十分之七八，流沙佔十分之二三。所謂的戈壁，爲數寸直徑的石子所構成，其上雖寸草不生，但可行載重汽車，至於飛機坦克尤便於行駛，惟流沙爲易於流動的沙粒，乃行使汽車，飛機，坦克之大敵，但亦有方法可以克服。這樣看來，我們假使不能利用戈壁，敵人便有利用戈壁之可能。然則戈壁之有無軍事價值，亦看我們之能否利用爲轉移。以目下情形而論，他們可以利用的機會多，我們可以利用的機會少，這可見我們之受外來威脅的成分大，假使我們戰後建都蘭州，一旦西北發生國際糾紛，首都必馬上受到威脅，正如北平南京在戰爭初起時之形勢，又要趕快從事搬場，方能執行政令。爲避免此種現相起見，爲一勞永逸計，所以我們主張西安建都而不贊成蘭州建都，便是這種理由。

馬奇諾防線雖不是萬能，但我們却不能說他全無用處，法國用了千千萬萬的法郎，建設此種防線，雖未達到預期的目的，但爲聰明民族應有的舉動，任何人也不能非笑他們的不是。中國天然的馬奇諾防線不少，倘若我們不好好利用，反要好奇立異，來些似是而非的空洞理論，這便是太不智了。講句老實話，戰後的首都最好四周要有進有可攻，退有可守的軍事據點，方稱安全，否則即談不到建都的資格了。蘭州可以作西安西北角的衛星之一，但斷斷無資格作首都的根據地。

第三根據中國歷史，從無建都蘭州的史跡。海濤君謂『歷史是人創的，現在時勢變了，然可以創』新局，如果一定要以古非今，那第一次建都西安又有什麼根據呢？

根據我們研究生物與地理環境之關係，人類根本無法脫離環境之支配。在某種環境內，即產生某種現象。在我們不問建都某地有無軍事上的利益。若無利益，雖古人有此主張，亦在被打倒之列，我們絕對不會以古非今，而食古不化的。周、秦、漢、隋、唐都關中，確是他們的聰明處，我們今人應該大學特學。宋、明、元、清不都長安、是他們胡塗處，我們今人應該大戒特戒。

須知古人的經驗，是經過長時期鍛練得來，長安利於建都，是古人的經驗。古代生物與地理環境所發生的影響，也即是現在生物與地理環境所發生的影響。人類為生物之一環，根本無法脫離此種原理之支配。這樣一來，凡對於古人有利的長安建都，在同樣條件之下，現在也必產生同一的效用。因此之故，我們不能完全否認歷史的價值。

第四我們應討論的，即蘭州土質過鬆，遠不及西安之優越。故蘭州不利於建設防空洞，常有崩潰之虞。首都所在地，應有此種條件，才能完成防空的掩護，倘此點不備，即無作首都的資格。此因今後國防建設，首應注意首都之防空，若首都所在地的先天方面即缺乏此種條件，從根本上，即談不到國防建設了。

第五西北所來的國際威脅是有目共睹的。我們應防建都蘭州，對於本身利益未得到之前，

或有刺激對方神經的嫌疑。這種心理上的挑戰之暗示，是萬萬不宜有，最好在可能範圍之內，儘量避免爲是。據海濤君的意思，——我們建都西北的主要精神，是進取的，而不是退避的。到西北來是找艱難困苦的，不是求舒適安全的。他引錢穆君說的「漢高祖定都長安時，匈奴河南王白羊樓煩王，去長安近者七百里，輕騎一日一夜可以至關中」，又唐太宗時，突厥正強，鐵騎直到渭水之北岸，唐太宗匆忙中輕騎簡從與之隔水而盟」。……正因爲西北威脅大，我們更應該面對着他，絕不當躲避……

以上作風，可以在漢唐時一再重演，但絕對不可在日下國基未固時，惹起強鄰之輕於一試。須知匈奴之輕騎，非飛機可比，更無降落傘部隊之可畏。突厥之鐵騎，又非現代坦克車可比，更非機械化的部隊之壓倒一切。匈奴突厥，縱然長驅直入，即至渭北，亦未見得傷神，而至於搖動國本，但現在形勢大變，倘強隣的飛機，大砲，坦克車，以及戰鬥艦等，威脅我們的都門，整個國家，即有馬上被擊潰之可能。古人可以從容對付匈奴，突厥，令人却不能隨便對付飛機，大砲，坦克，戰艦了！時既不同，勢亦異趣，此又以古例今，萬萬不可了。

我們固應不怕事，但亦應不惹事，如新都距離國際神經觸角過近，難免不惹起新是非，然則我們像水鳥似的埋頭幹去，自然可以得到應有的收穫，固無需口頭叫着找苦吃，而非企圖安適舒服云云……

第六點我們應注意的，便是蘭州附近四百里以內，沒有方法解決由首都所引起的糧食問題

目下蘭州市有人口十餘萬，他們的糧食多是出自四百里以外的各州縣，若一旦變爲戰後首都，便有百萬至數百萬的人口之增加，漫講蘭州附近數百里無力對付，即竭全省的力量，也不是容易解決的問題。此因蘭州周圍數百里不是收成不佳的梯田，便是寸草不生的沙礫地帶。這種土壤，少數人尚能勉強維持，但因由首都而增加的人口，却絕無能力而談到自足自給了。論者謂將來交通便利，蘭州決不會感覺糧食上的困難。此誠然不錯，但一個首都之建設，當地的民食之產量，却不能不爲最重要條件之一，糧食不足，在平時當然可以由鄰縣鄰省接濟，但在非常時期，却非仰賴當地供給不可。蘭州若與自給自足之關中比較，便有天上人間的區別。

我們對於蘭州與西安建都優劣之比，已說了許多話，但從另一觀點說來，蘭州確有些條件比西安強。蘭州氣候比西安好，冬天不太冷，夏季比西安涼，雖有蒼蠅之打擾，却無蚊虫之攻擊，又城北黃河之流量比渭水大，這一種極有價值之優點，又非西安可以趕上。其他如黃河鯉魚之可口，水果之香甜，以及醉瓜之奇特，我們似不宜忽視。

尤有進者，蘭州雖非我國幾何中心，但距離幾何中心的涼州，只有五百餘里之遙，以上皆優點，可以告知主張蘭州建都的朋友。

附錄

陝西方輿紀要序

顧祖禹

陝西據天下之上游，制天下之命者也，是故以陝西而發難，雖微必大，雖弱必強，雖不能爲天下雄，亦必浸淫橫決釀成天下之大禍。往者商以六百祀之祚，而亡於百里之岐周，戰國以八千之趙魏齊楚韓燕，而受命於千里之秦，此猶曰非一朝一夕之故也。若夫沛公起自徒步，入關而王漢中，乃遂收巴蜀定三秦，五年而成帝業。李唐入長安，舉秦涼遂執籜而管鄭夏矣。蓋陝西之在天下也，猶人之有頭項然，患在頭項，其勢必至於死，而或不死者，則必而患之非真患也。往者劉曜有關中而敗亡於石勒，李茂貞，王行瑜有關中而見役於朱溫，李思齊張思道有關中而明師一臨，皆爲臣僕。夫劉曜固非石勒敵也，么麼如茂貞輩又豈知有天下之大略者哉。項羽率諸侯兵而入咸陽也，天下大勢已在掌握中；乃不用韓生之說，遂都彭城，譬猶操戈而授人以柄；然猶慮關中之能爲天下患也，分王三降王，欲以拒塞沛公，夫以三晉之強，不足以當一秦，而三秦之弱，乃欲以當一漢，則羽之計，亦左矣。劉裕之滅姚秦也，知王鎮惡之才而不用也。

，誠以鎮惡之才而資以關中之地，其勢必足以有爲；身爲篡弑之事，而授人以霸王之資，裕不若是愚也。故攜貳其權，隱授沈田子以殺鎮惡之計，鎮惡死，而關中束手而歸於赫連矣。裕因以爲甯失之赫連不可以資鎮惡也。苻堅之用關中也，能亡燕而不能并晉也。宇文邕之用關中也，能滅齊吞梁而不能并陳也。隗囂用秦隴及身而敗，赫連勃勃用關中，再世而敗。張軌據涼傳祚六十餘年，趙元昊據夏享國二百餘載。夫以區區之地，而能垂久若此者，豈非以天下之勢，恆在西北邊塞阻險，受敵一面，雖中才亦足以自保哉。隗囂既不能先收河西，又不能早圖三輔，事機已失，乃欲倔強自雄，宜其不振也。赫連勃勃非無縱橫之才，而拓跋方強，涼秦列峙，僅能拾取秦川，無暇越關河而問苻姚之舊轍矣。李唐入長安即并仁果平李軌而後東向以爭河洛，亦懼秦涼之擊其後也，諸葛武侯有言南方已定，事在中原，夫以關中之地，豈不十倍於巴蜀；武侯之賢，豈不知得關隴十倍於保巴蜀，而必先定南方者，蓋定南方，然後可以固巴蜀，固巴蜀然後可以圖關中。武侯謹慎有餘，跋前疐後之舉，斷斷不敢出者也。夫重戰輕防，千古同戒，太宗之明慮之必早矣，方荷秦之亡也，河西隴右割裂紛紜，慮無不帝制自爲者，而卒不能越河隴尺寸，何哉？夫亦地醜德薄，容有戶牖之慮，連鷄之羽，勢不能翹翔於雲霄之上耳。薛舉之東下高塘志吞關中也，亦未嘗不以李軌爲患，唐畏薛舉之鋒，切切焉通好李軌，以分薛舉之勢，使李軌能與薛舉戮力一心，雖太宗之英武，未必遂能得志於涇原也。是故李茂貞王行瑜並峙於邠岐而卒不能拒晉汴之甲，李思齊張思道連兵於鳳慶，而卒不能阻河中之師，豈惟勢分力

弱，不足以爲，亦必就爲比附；懷實安邊，夫以一隅之地，而從此稱雄，豈橫觀望，此猶三秦降主之已事，有力者出焉，未有不供其漁獵者也。嗚呼，蒲洪姚襄之時，可以用關中矣，而其人非也。諸葛武侯之才足以用關中矣，而其時非也。張凌之時，可以用關中，凌之識亦知關中爲可用，而其才非也。然吾觀自古以來，爲天下禍者，往往起於陝西，東漢當承平之際，而羌胡構亂於西垂，故良將勁卒盡在河隴間，迨其末也，封豕長蛇，憑陵宮闕，遂成板蕩之禍。馬超，韓遂，挾羌胡之士，而東以曹操之用兵，幾覆於潼關，幸而超遂亦兩相攜貳，智計不立，卒以解散耳。終魏之世，關隴有事，必舉國以爭之，故以武侯姜維之才智，而不獲一逞也。晉武帝旣笄天下，以關中勢在上游，爲作石函之制，非至親不使鎮焉。及元康之世，亂果始於關中，羌魏之亂，起於沃野，高平諸鎮，而盛於肖寶寅之徒，則亦關中爲厲階矣。女真入關中，而宋室之中原，遂不可收。蒙古入關中，而金人之汗蔡遂不可保。明初以北方爲慮，沿邊四鎮，竭天下之力以供儕之，及於晚季，廣夫悍卒，奮臂而起，縱橫蔓衍，以致中原鼎沸，宗社淪胥，此何爲者也！嗚呼！當創興之日，勢太力強，卽有桀黠之徒，亦且弭耳俛首，以就我之驅除，迨凌遲之際，庸夫牧豎，忽然思逞，初視爲疥癬之憂，而卒有滔天之禍，屢時會使然哉，亦地勢爲之也。然則陝西之爲陝西，固天下之安危所係也，可不畏哉！

評「對於『建都西安』的商榷」

武文忠

廿九年三月四日的西京日報上，拜讀了程先生博能「對於『建都西安』的商榷」一文，讀竟甚為欽佩，尤其是作善意的討論作真理上的研究；誠然如程先生所謂「真理經過辯論的階段，將更能表現出來他的真實性」，在張先生君俊尚未答覆之前，作者謹就愚見，將程先生所示各點略加說明如次：

第一、程先生說：「……廣東嬰兒死亡率兩倍于北平，北方每千人有十八人死亡，而南方是二十五人，又說北大學生體格健全的是三分之二，四川大學生體格健全的祇三分之二」，因而肯定的說，北方的人強于南方，可是他忽略了一個事實，即南方嬰兒出生率既倍于北方，其死亡率自然較高，所以要比較廣東與北平嬰兒死亡率的高低，是應當以廣東與北平兩地嬰兒生產與死亡的比率，同時比較，來判斷的，至于北平學生體格健全勝于四川學生，那我們應該知道北平學生的籍貫並不限于北方呢？……現在張先生却以佔全國人口千分之一還不到的大學生來概括全體人，這實在是可疑的」。

爲便於解答上面程先生的疑惑起見，暫把張先生原文對照于下：

「北平朱、徐、蔡三位

醫師，研究二千一百六十八對夫婦，有八千六百〇八次成胎，七千八百二十一個活孩，換一句話說即是每千個胎兒每年死亡了二百二十一個，這是北平的情形，……廣東廣州醫院周魏二醫師研究二千二百九十一對夫婦，有四千九百二十九次成胎，生而活的有四千三百三十個，他們的死亡率是每千個胎兒中有四百九十五個是死亡了……廣東嬰兒死亡在北平兩倍以上……」（見西北建設促進籌備會出版之張君俊先生著戰後應否遷都西安第三五頁與三六頁）

以上程先生對於張先生的原文，顯然有許多誤會的地方，請此便知詳情，原來嬰兒死亡的解釋，就是每年每千個出生嬰兒中死去的數目，廣東是四百九十五，而北平祇有二百二十一，所以張先生說是廣東在北平兩倍以上，這當然是沒有忽略南北的出生率之多少的，而且真正以南北出生為根據，才得出來的死亡率。至于程先生說南方的嬰兒出生率既倍于北方，不知證據在那裏？按廣州醫院周魏二位醫師的研究報告，與北平朱徐赫三位醫師研究的報告，而知廣東二千三百九十一對夫婦，只有四千九百二十九次成胎，而北平的二千一百六十八對夫婦，倒有八千六百〇八次成胎，實在是北方的出生倍于南方，同時南方嬰兒死亡率反倍于北方。但程先生却說張先生忽略了南方出生率既倍于北方云云，不知程先生是根據什麼邏輯而云然？至于北方每千人有十八人死亡，而南方是二十五人，這是張先生證明成人死亡率南北也有差別，並且這只是四十歲的人，在北方每年每千人死亡十八人，而在南方就死二十五人，這只是四十歲的成年人，而不是各組年齡的成人死亡率，這也該讓程先生注意的。

再有北平的學生不限于北方人，而四川的學生不限于南方人，誠如程先生所說的。不過北方的學校除了特殊者例外，因種種關係一定北方人多于南方人，同理四川的學校中的學生一定南方人多于北方人，所以體格健康就發生了軒輊。假使純為南方人，或純為北方人，其差異當不止三分之二與三分之一了。不特此也，即退一萬步說，就算北平的學校南方人多，而南方的學校北方人多，這更足以證明地理環境到南方，把健康的身體，弄得不健康；相反的在北平把不健康的身體，弄得健康了。如謂不信，作者是醫師，在華中時常忠告患者說：「你可以到北平西山去療養，或者到廬山去療養」。從未說你到香港去靜養吧！到廣州去休息吧！這一類的話，良以北方的氣候乾爽能使身體健康的原故。

其次死亡與體格的強弱，張先生只以氣候來解說，尙未談到政治、經濟、教育、營養、衛生以及社會其他各種複雜的原因而非忽略，這是應當向程先生申明的。

按張先生向來主張有四個因素齊頭並進，才能維持優秀民族之發展，即生物基礎，營養環境，文化環境，地理環境，張先生所講的是民族生物基礎與地理環境之調整，尙未談到文化環境，並不是他忽略也，豈以張先生之明，而能忽略此種要點嗎？

按大學生是全民族的精華，也是中產階級以上的人物，拿他們作研究的對象，是最合乎科學原理的。以他們的經濟能力與營養尚是這般壞，那普通農民健康之壞，更不可以道里計了。按大學生出自都市的固然很多，但出自鄉間的亦復不少。是大學生不僅可以代表鄉間亦可以

代表鄉村。

程先生又說：「人民才智優劣固然與遺傳有關係，但是教養是最大的關鍵，如果僅是遷移，那他的影響僅及于一代」，關於此點，程先生恐怕沒有注意生物學，所以才有這樣的斷語。須知遷移的人多半是比較優秀的，他們的子孫也必優秀，至于一代的說法，古今中外，也找不出這種事實也。人才之培養和教育，自然是有關係的，但和遺傳的關係相比較，遺傳的關係還更多。所以遷移的民族的聰明，不止一代事，不過本質雖然優越，如以地理環境的不夠好，久而久之，而將體力削弱，聰明也會因之而降低下來了。

程君謂「廣東的雨量減了廣東的熱度」，長江流域除開夏季過熱外，其餘之季沒有一季不適宜于工作，程先生對於溫度與工作效率的關係，也許少有研究的機會，所見如此，當不足怪，不過科學家用最精密的方法，測驗南方學生、工人、商人等等工作成績，以十一月半至三月半為最好，其餘月份，每天做二三小時，極其緊張的智力工作，還得不到最大的功效。這是一種科學的事實，不是一種推論。張先生在重慶研究二十個月有同一的結論，並且我們所謂工作，是繼續不斷的緊張工作，不是閒散不負責扯談半天為單位的不痛不癢的要死不斷氣的工作。

復次程先生說：「與我國同緯度的國家有美國、意大利……」但世界輿地學社發行屠思聰著的世界最新形勢圖的第二圖上以可瞭解，美國的國都華盛頓和我國北平的緯度相近，美國的南部大半與我國之南京上海同緯度；意大利的羅馬在北緯四十二度之間；至于美國除佛羅里達

省與得撒省之南角在北緯三十度以南外，其餘均在三十度與四十九度之間，並不和中國的大部分緯度的。尤有者，美國的工業多在北部，其所以不設于南部的，便是氣候的關係。

程先生又說：「我不否認氣候對於民族盛衰強弱的影響……我也不否認南方之智北方之體的說法……我也不否認我國民族有很多的缺點。但說民族的改造，就要建都就可以達到，這未免把民族改造看得太容易，也太單純了」，我們不是說建都西安，就算民族改造；乃是說著要改造民族，是應當拿建都西安作為初步的工作。張先生的改造學說，曾再三聲明要二十年後，中國才能產生出來活潑有為的青年民族。換句話說，現在上年紀的人，皆是六月天的杉木板已經過了性，我們寄了最大的希望的，還是未出世及剛出世的孩童。程先生之說，過于單純，其實是最複雜的偉業。因為建都西安，可以把南方比較優秀的民族，吸回北方比較適宜于健康的環境，而漸漸使民族由衰弱轉為強盛；亦可以把智力充實的南方人淬之以健全體魄，也把體質豐盈之北人，漸漸益之以優越的智能也。

第二、程先生說：「……筆者主觀上原也不反對建都西安，不過顧就張先生所提出的理由略加討論……」

(一) 歷史的理由 一程先生說：「秦始皇據關中之險，固資以併吞六合，混一宇內，而秦二世時關中之險自若也，卒以覆亡，將又何以自解呢？」

一國之建立，必有天時、地利、人和、三個條件互相配合，恰到好處，才能強大，秦始皇

之興盛，便是此理，秦二世時，僅有地利，而缺乏絕好的時機與優秀的人力，所以他便滅亡。程先生不察，歷史的事跡，是受地理環境與生物基礎的支配，所以他否認歷史的理由，殊不知在生物界的自然律，與物理上的自然律，五萬萬年以前如斯，五萬萬年以後，還是如斯。在秦代如斯，在現在亦是如斯，科學家根據這種古今齊一的自然律，所以他們能借歷史的經驗，來推定現在的現象，及將來的現象。張先生借歷史的事實，推論今日都城地位與民族盛衰的關係，乃是科學的事。我們縱不信歷史，但以目下北緯三十三度以南的民族，如長江流域、珠江流域、暹羅、緬甸、安南、印度、尼丹、阿富汗、猶太、亞拉伯、伊及、摩洛哥、墨西哥、古巴、台灣等等民族；無不被北方所支配與征服，欺凌，自可相信地理位置，與民族盛衰，有絕大的關係，都城地位與武功盛衰，更不用說了。

復次程先生說：「……農業時代，是需要以地域的中心為重心的，現在是工業時代，工業時代是以港口為重心的」，現在的世界，已走上工業時代，這是誰也不能否認的，但試問今日之中國，是否已走入了工業時代？想程先生不能作肯定的答覆吧。惟其打算把今後中國北部造成工業區，南方造成農業區，所以才要遷都西安。如果專門以控制港口地位而建都海港，則香港掌握了我國南方貿易，就須建都于廣州；大連控制了東三省的市場，就該建都于金州、天津。上海是華中華北貿易的關鍵就該建都于北平與南京了。同時中國還有大東溝、葫蘆島、秦皇島、塘沽、大沽、烟台、威海衛、榮成、青島、連雲港、寶山、海甯、鎮海、永嘉、福州、廈門

、汕頭、等等海濱要鎮，皆與程先生所說的港口發生關係，這些地方每處均需建一都城，以資控制，但是一個國家，照例只有一個國都，上述二十多個港口之中，孰取孰捨？何去何從？豈不成爲莫大之問題麼？

國都是軍事與政治配合的重心，絕對不是商業的重心，兩下能互相配合如英之倫敦一樣，我們當然不反對，但要國都拋棄軍事與政治的作用，專就商業的重心來建都，這恐怕是古今中外的奇聞了。德國確實取了但澤，但試問程先生德國把柏林搬到但澤去了沒有？若是搬去了，程先生以港口爲重心的話，當屬可信，否則程先生的主張，恐怕要打百分之九十九的折扣吧！

(二) 國勢的理由 程先生說：「……他們國力的增強並不是把國都遷入內地……」大戰時法國的國都原也遷移了……而不應當作「逃跑主義」，程先生的理由更欠充實了，須知英美日法意五國，除了美國面積較爲廣大外，其餘英日法意四國除非他們把國都遷到別的國去，否則他們自己根本就無多少「內地」可遷。至于法國不也會建築馬奇諾防線，來保護巴黎嗎？我國有內地可遷，就是等於天然的法國的馬奇諾防線，如不利用，硬等在敵人炮彈射程能充分達到的地點，那才算是真正的長治久安的計劃嗎？

而况張先生是主張戰後遷都西安，那時既無外力的壓迫，自動遷入西安，其非逃跑主義而知之，像過去的遷移，由北平而南京，由南京而滬贛，又遷回南京，再由南京而武漢而重慶，

才是逃跑主義咧！是故謀國之安定，應該注意此點，決不可一再忽視也。

(三) 地位的理由 程先生說：「……現代的國家不祇我們中國一個，我們立國的對象，也不應該以國內爲限，……」這一段的說話，恐怕程先生是有點忽略了立國的對象，是應該以全國領土與民衆爲對象的原則吧！如果忽略了自己的出發點，而專門遷就國際之向背，這即是次殖民地的國家，難道我們奮鬥數十年，對於都城地位之選擇，還要異國之馬首是瞻嗎？別國的首都地位是否適中，我們可以不過問，但中國都城有選擇適中地點之必要，此因一、面積太大，二、交通不便，三、防止割據，四、統一軍事，五、調和各民族之感情，有此五大理由，所以首都應在西安。程先生以爲只要電報，電話完成了，國家問題都解決了，這是把國事太看容易了。

(四) 人事上的理由：我們並不反對在臨潼建築跳舞廳，只看臨潼有沒有魔力把西安的人引誘去，紐約之所以不能引誘華盛頓，正是因爲華盛頓和紐約勢均力敵的緣故，反過來再看上海之于南京、天津之于北平，是因爲上海與天津的一切的一切，都超過南京北平，所以南京和北平的人，都到上海和天津去遊玩。再有上海天津均有租界，行爲少受法律限制並受帝國主義的保護。就算臨潼也建了跳舞廳，也不至和上海天津相同的，因爲那裏受國法的裁判。程先生說中國法治不行，政治不上軌道，所以才有上海南京天津北平的胡鬧，殊不知法治不行，政治不上軌道，是要想方法來糾正，以後才有進步，若像程先生祇說法治不行，政治不上軌道，我

們千萬年後還是一個法治不行政治不上軌道呢！我們主張遷都西安，就是一種糾正這種病態的方法。倘這種生效的方法，都不贊成，那中國真要永遠淪為法治不行政治不上軌道了！

(五)建設的理由：如果我們建都西安，則在西北的人力、財力、自然有辦法，否則天高皇帝遠，誰也不過問西北了。目下人們注意西北，是因西北為中國最重要的抗戰支點，失此便有亡國的慘禍，假使戰後遷回南京，一切東南人士，將皆各回原籍，我可担保西北又要變成一片荒涼。雖然比抗戰之前較為進步，但不久必無法保持原狀。程先生說張先生，拿政治沒有上軌道時的看法，這也未必盡然，不過須認識中國民族心理，雖不必太悲觀，但亦不可過于樂觀，軌道不上軌道，那又是另外問題。張先生的主張，確實可以促進政治上軌道，最有效的辦法。張先生的態度，是對付實際，而程先生的，恐怕過于玄想罷。

結論

我們讀了程先生的大文後，使我們對於建都西安的主張，越發增加勇氣，誠然如程先生所說的「真理經過辯論的階段，將更現出來他的真實性」，因此我們對於程先生應該表示謝意！

(完)

二十九年三月於西安